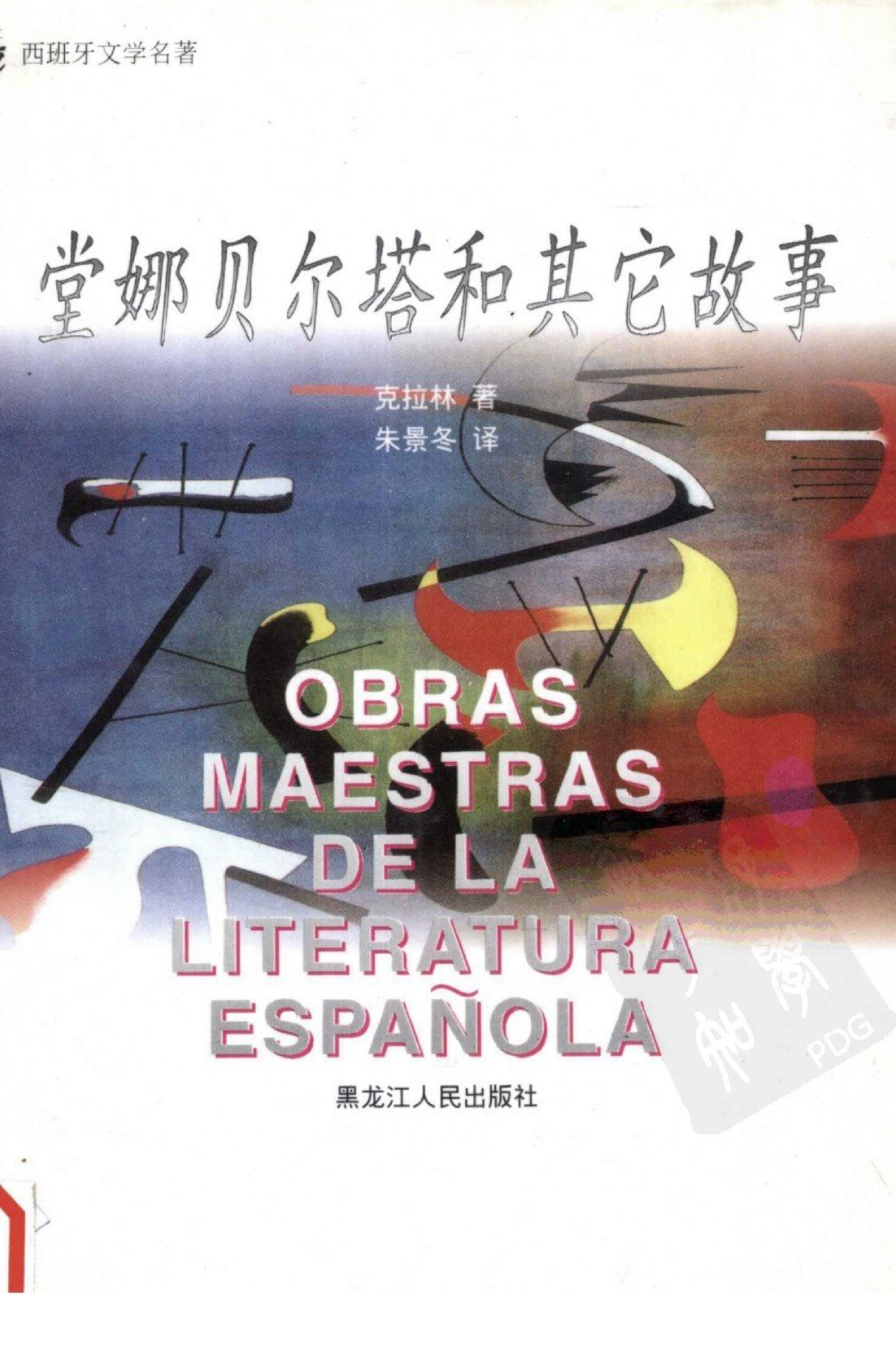


西班牙文学名著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克拉林 著
朱景冬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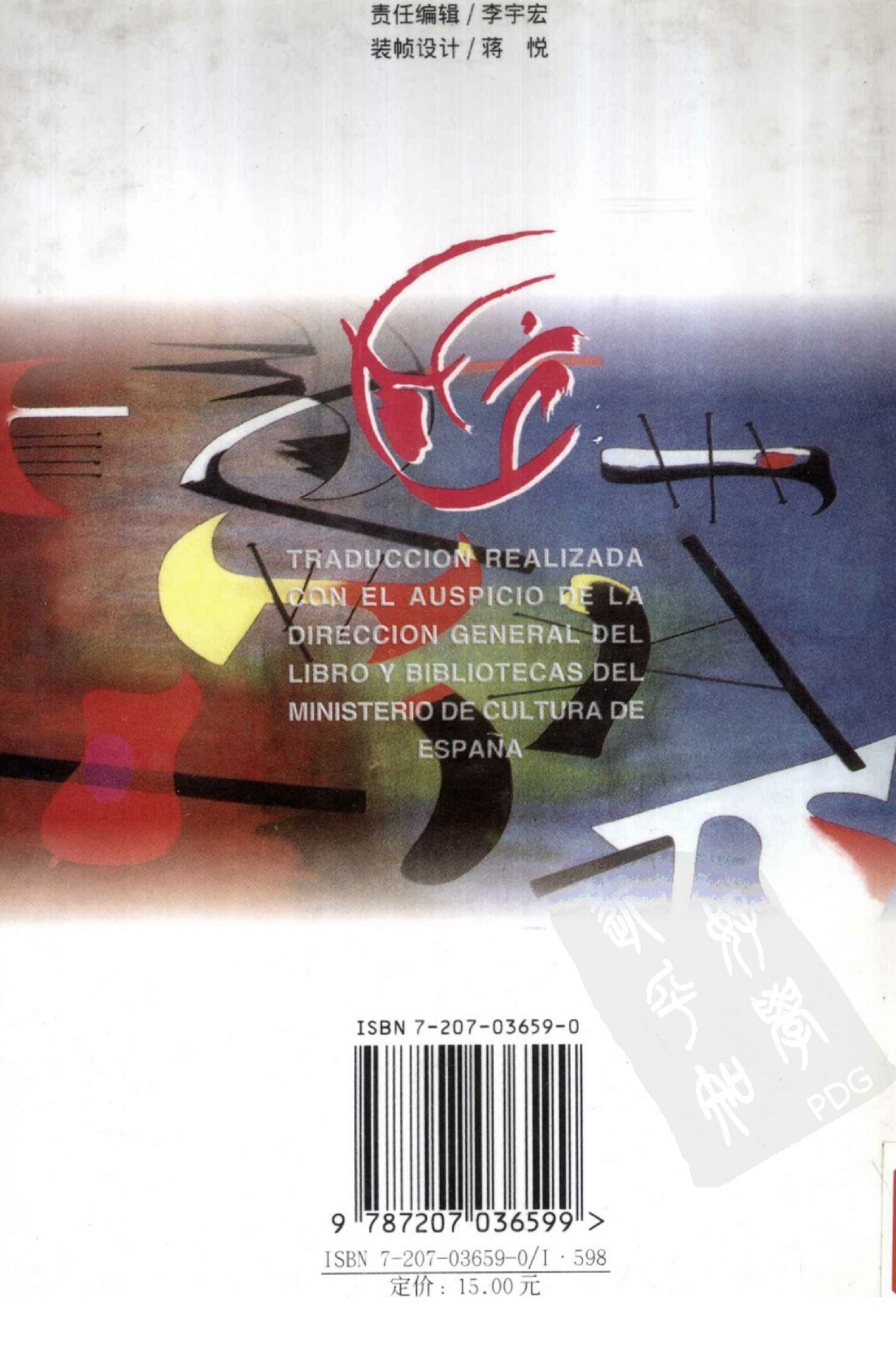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PDF
PDG

责任编辑 / 李宇宏
装帧设计 / 蒋 悦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ISBN 7-207-03659-0



9 787207 036599 >

ISBN 7-207-03659-0/I · 598

定价：15.00 元

舞
平
舞
PDG



●西班牙文学名著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克拉林 著 朱景冬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6—0039
黑龙江版权代理中心参与策划
Colección Planeada por el Centro de Asun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de Heilongjiang

LEOPOLDO ALAS, "CLARIN"
DOÑA BERTA Y OTROS RELATOS

Salvat Editores, S. A.
Madrid 1971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蒋悦
特邀编审:孙厚惠

西班牙文学名著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Tangna Bei'erta He Qita Gushi
克拉林著
朱景冬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制版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6 12/16·插页 7
字数:130 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 500

ISBN 7-207-03659-0/1·598

定价:15.00元

(缺页、污损或倒装请寄回本社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选收作者 11 篇中篇和短篇小说，它们在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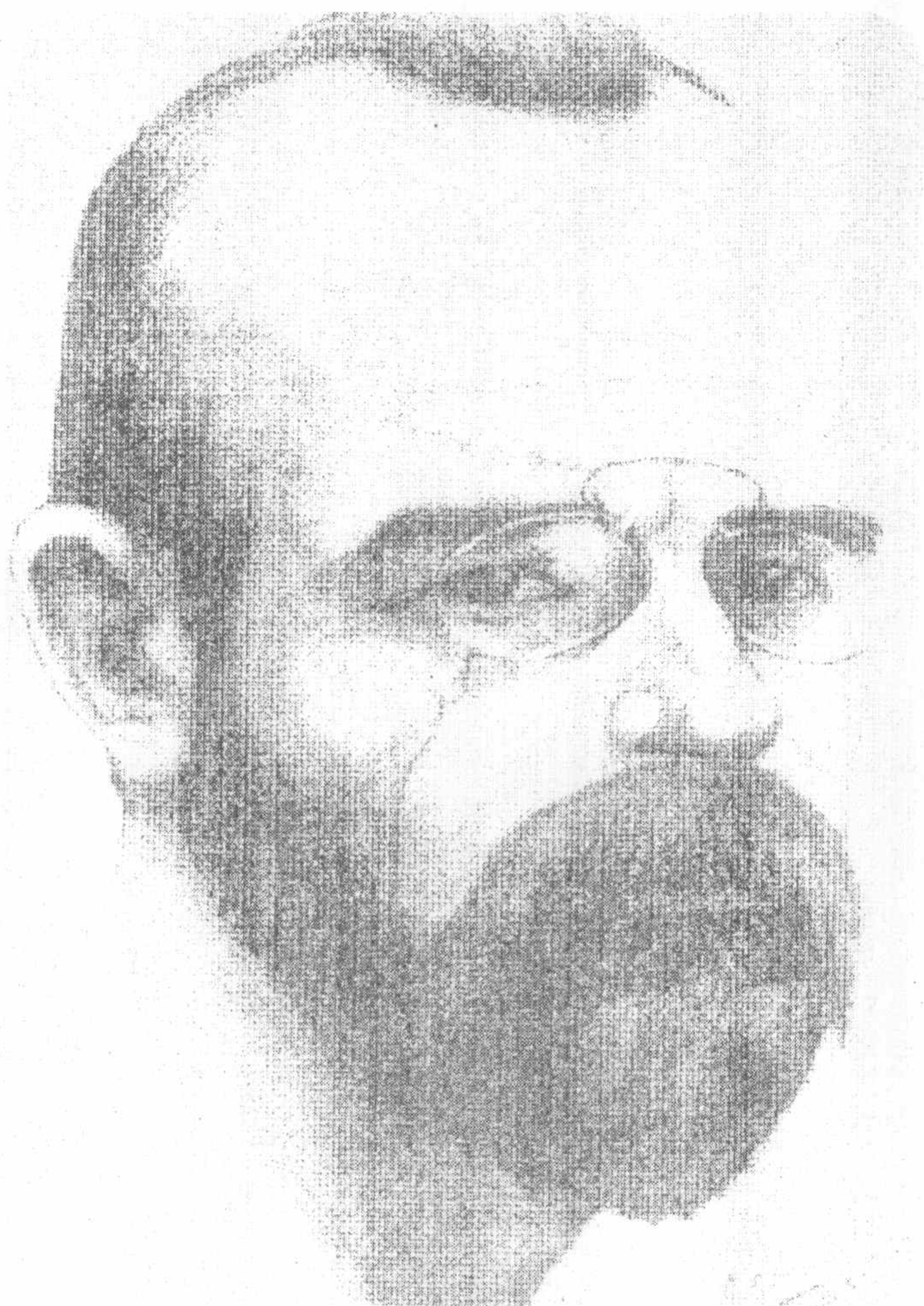
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 19 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如望族末代小姐堂娜贝尔塔的富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堂娜贝尔塔》），来自外乡的聪明而憨厚的硕士备受嘲弄的情景（《苏里塔》），死去的活人的荒唐葬礼和政客们的装腔作势的虚伪嘴脸（《我的葬礼》），面临破产的农民被迫出卖心爱的母牛的悲哀心境（《别了，“小羊”！》），身患肺病的青年男女有心相爱却未能如愿的失望和惆怅（《咳嗽二重唱》）等等。

这些作品都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凝聚着作者的爱憎情感，叙事的笔触十分生动，时而像散文一般抒情，时而像小品一样幽默，充分体现了其小说创作的风格。



译者 小传

朱景冬，西班牙、拉美文学专家和翻译家。1938年生于山东省平原县姚居庄。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随后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西班牙与拉丁美洲文学。曾于1987年赴哥伦比亚国立大学进修拉美文学。现任副研究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拉美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主要译著有《雾》、《图拉姨妈》、《布恩雷蒂罗之夜》、《蜂房》、《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玛丽亚》（合译）、帕斯诗文选《太阳石》（合译）等，著有评传《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发表论文数十篇。



莱奥波尔多·阿拉斯, 笔名克拉林
(LEOPOLDO ALAS, "CLARIN", 1852. 4. 25—1901. 6. 13)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

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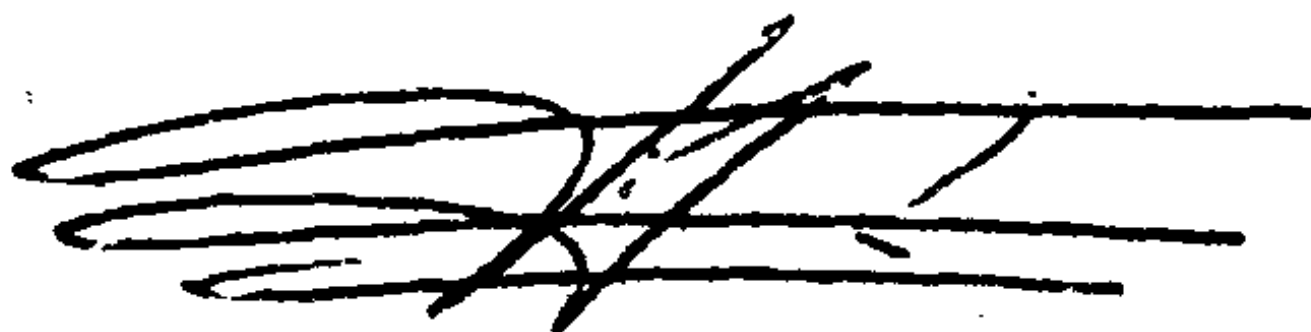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耀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诃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

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19世纪。19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19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全名莱奥波尔多·恩里克·加西亚—阿拉斯·乌雷尼亚，笔名克拉林（意为“号角”），19世纪西班牙著名作家，以《庭长夫人》（1884—1885）和《独生子》（1891）等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文艺评论、随笔、讽刺小品、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文学史上赢得光辉篇章。

阿拉斯 1852 年 4 月 25 日生于萨莫拉，1901 年 6 月 13 日逝世于奥维多。他把短暂的一生献给了家庭、大学课堂、新闻事业和文学创作。他生前曾多次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误解，精神和肉体上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因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1859 年，年仅 7 岁的阿拉斯即随父母移居省城奥维多，在那里读完中学。1869 年，考入奥维多大学法律系，在校期间曾参加推翻伊莎贝尔女王二世的革命，从此成了共和派。

1871年6月，获得民法与教会法规硕士学位，同年进马德里中央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同时学习哲学与文学。这时，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名流，如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等。

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他这个外乡人来说，马德里渐渐由陌生到熟悉，由冷酷到亲切，最后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文学协会的活动，文学茶会的切磋，编辑部的工作和大学的教学，使他忙得不可开交。1875年4月11日，他首次用“克拉林”这个笔名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从此他的名气便如日东升，迅速成为无人不晓的作家。

对克拉林来说，1882年是最幸运的一年。他与名作家阿曼多·帕拉西奥·帕尔德斯合作，出版了文集《1881年的文学》一书；他和雍容华贵的奥诺弗雷·加西亚—阿古埃列丝小姐结为伉俪；他被任命为萨拉戈萨大学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不久又被任命为奥维多大学罗马法与历史教授；回到省城奥维多，他如鱼得水，旧地重游，踌躇满志。他的前程，正如他的朋友和同窗阿道夫·波萨达指出的，“在精神最为抖擞的时刻，他开始了重建内心世界和在文学与哲学上走向辉煌的伟大时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了他的宏篇巨制、著名长篇小说《庭长夫人》的构思和创作，并于1885年问世。这部小说以奥维多城（作品中的贝图斯塔古城）为背景，以女主人公安娜和贵绅子弟之间的风流韵事为主线，暴露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官僚政客的腐化堕落以及神职人员的虚伪贪婪，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西班牙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被认为是上世

纪西班牙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但是,小说又被认为是最接近法国左拉自然主义的作品,其主要表现是:故事本身(通奸)是自然主义作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情节进展缓慢,细节描写不厌其烦,人物介绍不厌其详;内容详尽地展示了西班牙外省的宗法社会生活的无聊、虚伪和落后,在作者的笔下,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主要不过这三件事:赌博、聊天、想女人。然而,小说也不乏批判现实主义内容和倾向,无情暴露了那个时代西班牙政治、经济、思想、道德、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尖锐矛盾,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19世纪60—70年代西班牙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克拉林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独生子》写的仍然是外省的没落贵族的生活。女主人公埃玛出身贵族,享尽荣华富贵。但她精神空虚,虽花天酒地,恣意挥霍,可依然感到百无聊赖,在孤独寂寞中以折磨丈夫取乐,甚至和歌手私通,生下了“独生子”。小说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无情地鞭挞了封建贵族的伪善嘴脸、道德的败坏及其阴险、狡诈、专横、暴戾的本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和《庭长夫人》异曲同工,展示了那个时代西班牙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上流社会的腐朽与堕落。

克拉林还是19世纪西班牙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对短篇小说的爱好不亚于长篇小说。他一生只写了2部长篇,短篇小说却写了5本,即《毕帕》(1886)、《老爷和其他,都是故事》(1893)、《道德故事集》(1896)、《苏格拉底的雄鸡》(1901)和《苏蒂利斯博士》(1896)。此外,还有一本中篇小说集《堂娜贝尔塔,乌鸦,欺骗》(1892)。

对克拉林来说,短篇小说创作绝非业余消遣的产物,更非偶尔从事的活动,而是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精力和大量的时间而结出的硕果,从选材到写作,无不精益求精,因而受到历代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短篇都充满情趣和教益,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或以朴素的风格,或以讽刺的笔调,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实,颂扬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劳动者的美德。

为了使读者在广阔的书海中捕捉和了解克拉林小说创作的精华,出版家不断将其部分佳作编选成书,使之广为流传。《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便是其中之一,1971年由西班牙著名的“萨尔瓦特”出版社作为它的“基本丛书”之一种推出。这个集子共选收克拉林的中篇和短篇小说11篇,在作者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19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刻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如望族末代小姐堂娜贝尔塔的富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堂娜贝尔塔》),来自外乡的聪明而憨厚的硕士备受嘲弄的情形(《苏里塔》),死去的活人的荒唐葬礼和政客们的装腔作势的虚伪嘴脸(《我的葬礼》),面临破产的农民被迫出卖心爱的母牛的悲哀心境(《别了,“小羊”!》),身患肺病的青年男女有心相爱却未能如愿的失望和惆怅(《咳嗽二重唱》)等等。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凝聚着作者的爱憎情感,叙事的笔触十分生动,时而像散文一般抒情,时而像小品一样幽默,充分体现了克拉林小说创作的风格。

克拉林作为一个共和派战士和主持正义的作家,在其短

暂的一生中，刚直不阿，战斗不息，同腐朽的封建贵族势不两立，同保守势力而强搏！ 为后世树立了为人和为文的榜样，他的号角将永远回荡在人们的耳际和心中。

朱景冬

1995年7月25日于北京

◎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珍藏本)◎

①	侯爵府内外	埃·帕·巴桑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8.00元
②	三角帽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尹承东	译	定价:13.50元
③	橙园春梦	维·布·伊巴涅斯	著	申宝楼	译	定价:18.00元
④	海鸥	菲·卡瓦耶罗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00元
⑤	雾	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6.00元
⑥	甜蜜女郎	哈·奥·皮孔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50元
⑦	图拉姨妈	米·德·乌纳穆诺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5.00元
⑧	高山情	何·马·德·佩雷达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90元
⑨	阿尔玛	贝·佩·加尔多斯	著	王银福	译	定价:18.00元
⑩	塞维利亚的石貂女	卡·索洛沙诺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5.50元
⑪	抒情诗与传说	古·阿·贝克尔	著	尹承东	译	定价:17.00元
⑫	佩菲塔夫人	贝·佩·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6.50元
⑬	民族纪事	佩·安·德·阿拉尔孔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6.00元
⑭	歌妓与舞女	拉·佩·德·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9.60元
⑮	卢卡诺伯爵	堂胡安·曼努埃尔	著	申宝楼	译	定价:15.00元
⑯	梦	佛·德·克维多	著	李德明	译	定价:14.00元
⑰	瘸腿魔鬼	路·贝·德·格瓦拉	著	尹承东	译	定价:12.50元
⑱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克拉林	著	朱景冬	译	定价:15.00元

[上列图书均办理邮购业务,欢迎来函选购。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 邮编:150008 联系电话:(0451)2308067]

◎西班牙文学名著·卡塔卢尼亚系列◎

- | | | | | | |
|--------|--------|---|-----|---|-----------|
| ① 茶花大街 | 梅·罗多雷达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3.50元 |
| ② 樱桃时节 | 蒙·洛依克 | 著 | 李德明 | 译 | 定价:15.50元 |

[上列图书均办理邮购业务,欢迎来函选购。汇款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邮编:150008 联系电话:(0451)2308067]

目 录

堂娜贝尔塔.....	(1)
苏里塔	(65)
我的葬礼.....	(111)
别了,“小羊”!	(122)
咳嗽二重唱.....	(134)
顶替者.....	(142)
不完美的已婚女.....	(152)
奇里帕的皈依.....	(160)
两个学者.....	(170)
沙丁鱼的葬礼.....	(181)
“青蛙”.....	(193)

堂娜贝尔塔



西班牙北方有一个地方，无论是罗马人还是摩尔人都始终没有到过那里。倘若那个寂静的绿色藏身之地的所有者堂娜贝尔塔·德·隆达利埃戈稍微多了解一点历史的话，她准会起誓，无论阿格里帕、奥古斯托还是姆萨、塔里克都从来没有把他们那大胆的脚步踏在她那个角落的土地上过。那片土地总是铺着浓密、鲜嫩、多汁、黑黝黝、亮闪闪、像丝绒一般松软的绿草。那个完全属于她的角落像她一样对世界上的声音一无所闻，因为它被掩藏在数不清的树木和茂盛的草地的浓郁的绿色之中，就像她由于患病而裹在黄色法兰绒衣服里一样。

堂娜贝尔塔那个布满树叶和野草的角落，受希洪行政区卡雷尼奥市政府皮埃·德尔·奥罗教区管辖；在教区内，堂娜贝尔塔的城区以萨奥宁这个名字著称；在这个城区里，那片草木繁茂的洼地叫苏萨卡萨；在洼地里，有一块名叫阿伦的大草

地。在草地的西北端，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茂盛的花草，岸上长着高大的杨树、欧洲白桦和烟囱般的锥形树。这种锥形树的深色树叶从地面开始成螺旋形环绕着树干。

小溪没有名字，也不配有名字，甚至连洗礼用的水也没有；但是苏萨卡萨的主人们出于对地理的虚荣心，几百年来一直把它称作“河”；而同一城区其它地方的居民由于蔑视隆达利埃戈家族的权势，便把这样的河称之为河沟，并且竭力地羞辱它，鄙视横穿这条来自阿伦大草地和略萨的清澈小溪。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他们过河，但却不想去架桥。他们已不是罗马人，因为据说罗马人是不去那里的。他们连那种用空心的、半腐朽的、一接触到河边的湿土便返青的树干搭的桥也不用。对这种原因不明、可疑的心态，对这种受到岁月惩罚的民主的胜利，堂娜贝尔塔总是痛苦地抱怨，不仅因为他们过河不用桥（河床上只有一块巨石，一个硅石小岛，人们光着脚或穿着带钉子的鞋，久而久之把石头都磨光了），羞辱了那条河，而且因为在他们的脚下，水灵灵的鲜花枯萎了，肥沃的阿伦的绿油油的小草刚长出来就死了，为那一片纯净的绿草留下一条条伤痕，就像胸前交叉佩戴的绶带。那些伤痕是用脚踩出来的。不过，关于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还是留待以后讲吧。我要接着说，在稍远稍高的地方（因为山坡从这里开始），在没有桥也没有渡口的“河”那一边，就是略萨。这是那一片玉米地的名字。田地集中着这样那样的条件，暂且搁下它不提。当玉米秆长高，它们那柔软的长矛似的叶子成美丽的曲线下垂并在主干上随风摇动时，绿色的玉米地就像微风吹拂的波浪起伏的大

海。在那片绿色海洋的彼岸，有一座“宫殿”，一幢并不高大的白房子，那是隆达利埃戈家族的祖居——房舍和它的庄园以及附属设施：贴着宫殿的小教堂，压榨场（今天变成了草场），用石块铺底和石柱架成的栗子仓，还有一个正方形的白鸽子房。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一座茅屋——它位于宫殿所在的山坡上，距宫殿 30 步远，享有庄园的雇工房的荣耀——，就是波萨多里奥^①。



堂娜贝尔塔和伊莎贝尔孤独地住在宫殿里。她们两个，另加一只猫。猫跟阿伦的小河一样没有名字，因为就它这么一只，唯一的一只猫。房东住在雇工房里，他是一位老人，跟堂娜贝尔塔一样耳聋，和一个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几乎是个白痴，但是能像个有力气的仆役一样帮他干活。另外还有一个仆人，脾气很暴躁。耳聋的老人脾气很坏，动不动就辞退工人。庄园由他分管一半，就是整个庄园也值不了多少钱。土地不是最好的，草盛豆苗稀，几乎什么也不收。堂娜贝尔塔虽然贫穷，但爱干净；她那种几乎是想象的权势的尊严，一部分便是由于来自心灵的那种整洁习惯。堂娜贝尔塔在内心深处把清洁的观念

^① 波萨多里奥，西班牙文意为“住宅，宅院”。

和孤独、孤单的观念混为一谈；她怀着愉快的心情过着一个佣人般的生活……在家里缝制衣服，洗衣服，洗很多的白衣服，还在家里和面做面包——每隔五六天和一次面。这种活计，需要有比她自己的、甚至也比衰老的伊莎贝尔的肌肉还要结实的肌肉，但房东的傻女儿一直帮着她干。不过，缝衣服的活儿，得由她们自己干，由两个年迈的妇人干。漂白衣服的活儿，等衣服从河边拿回来，也得她们自己干。山坡上的大果园里晾满了衣服，白茫茫一片。耳聋的堂娜贝尔塔从一览无余的斜坡小房子前面带笑容地默默地观望着，多谢上帝，她脚下的雪白的亚麻布和也如洗过的、环绕着衣服的绿色，铺展在密密麻麻的房舍上，一直延伸到略萨和阿伦；阿伦草地仿佛被一位细心的理发师剪过了，那副样子几乎像一个仔细刮了脸、用肥皂洗过并散发着香气的人。是的，仿佛有人割了它的草，然后擦上肥皂，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草地并不平坦，有点凸起，颇似向下神秘地伸向河边的锥形树。堂娜贝尔塔千百次地渴望有一双巨人的手，每只手每天都能像牛一样干活，用它们抚摩阿伦的脊背，恰似抚摩那只猫一样。当她的心情不佳时，她的目光会停留在穿过草地的两条小路上。那些卑鄙的痕迹是可恶的平民百姓的足迹，他们出于妒忌，出于捣乱，出于纯粹的恶意，而无缘无故地、毫不必要地坚持着那种共同的恶习，损害着隆达利埃戈家族的尊严。

从这里不能再去任何地方，萨奥宁就是世界的尽头。无论是猎人、军队、强盗，还是狡猾的罪犯，从没有横穿过苏萨卡萨。公路和铁路留在远方，通不到这儿来；连市镇的道路也得

从那片周围长满草木的住宅旁边恭敬地绕过去。车轮的吱嘎声总是从远方传来，堂娜贝尔塔却一点也听不见……讨厌透顶的居民非要破坏那般宁静的环境不可，非要踩出一条条路来污染那片绿色地毯不可。那些小路就像是那片鲜嫩的草地上的脓疮。人们在小路上留下了大鞋的脚印和赤脚的脏脚印，就像侵犯隆达利埃戈家族的绝对领地时留下的卑劣痕迹。从何时起贱民们可以经过那里了呢？“从很早很早以前起，”见证人们上百次地说。“撒谎！”堂娜贝尔塔反驳说，“从前的隆达利埃戈家的人太宽厚了，竟然允许长疥疮的人们用肮脏的脚后跟把阿伦的青草踩死！”隆达利埃戈家的人不愿意打搅任何人。他们和族外人结婚，通常和亲戚结婚，既不使血统混杂，也不使继承权混乱，不准为门第和草地抹黑。当然，她，堂娜贝尔塔，不可能记得横穿她家的田产的小路是从何时出现的。但是她的心灵告诉她，那一切准是从古老的制度灭亡后，从世界上有了自由主义者之类的人后发生的。

“从这里不能再去任何地方。这里就是天涯海角。”堂娜贝尔塔说。她有一些古怪的地理概念，有一张荷马的世界地图，那是她想象的。她认为大地有个顶端，那个顶端就是苏萨卡萨、阿伦草地和波萨多里奥所在的萨奥宁。

“不管是摩尔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践踏过阿伦的草。”她有一天对她最忠实的伊莎贝尔说。伊莎贝尔10年前就是隆达利埃戈家的女佣人，摩尔人和基督徒们也没有玷污过她，因为迄今为止她仍然像母亲生下她那样贞洁。坠地后，她已度过了70个寒冬。

“无论是摩尔人还是罗马人，都没有践踏过阿伦的草！”晚上，堂娜贝尔塔坐在烛光下，面对安在地上的炉子里的炭火重复说。伊莎贝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毫不怀疑。过一会儿，她跪在地上重复女主人在前面背诵的祷词时，也是这么坚信不疑。无论堂娜贝尔塔还是伊莎贝尔，都不知道有关摩尔人和罗马人的大事情，仅仅知道他们从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也许她们不完全相信西方帝国的彻底灭亡和格拉纳达的攻战。尽管堂娜贝尔塔更为精通人文科学，但她还是多少把它们同光荣的非洲战争、特别是得土安的攻战混为了一谈。总而言之，她们既不相信那一切久远的事件，也不相信事实上也已遥远的阿拉伯人和罗马人的统治。归根结底，对她们二人来说，罗马人和摩尔人不过是一切陌生的东西、遥远的东西和敌对的东西的象征；所以，当某个罕见的谈话者冒昧地对她们说法国人同样不曾到过、也没有理由到过苏萨卡萨时，她们便耸耸肩，好像说：“这一切都跟摩尔人和罗马人的情况一样。”因为在隆达利埃戈家的人身上遗传的这种癖好，对堂娜贝尔塔来说，来自法国人入侵以前的传统。



啊！自由党人！这种人确实到过波萨多里奥。前面曾提到伊莎贝尔的贞洁未受过玷污。读者可能认为堂娜贝尔塔是

个寡妇,或者说她的贞操是不言而喻的。她是贞洁的……但不是处女,只是未婚。如果伊莎贝尔处在她的女主人的情况下,是不会那么贞洁的。她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她的女主人面前,她绝不表现道德上的任何优越感。那是一次不幸,为那次不幸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隆达利埃戈家有四兄弟和一个妹妹贝尔塔,从小就都是孤儿。老大堂克劳迪奥尽父亲的职责。保持血统的纯洁性是他们的一种信仰。大家都很善良、和蔼,就像贝尔塔一样。贝尔塔走到哪儿都面带微笑。大家都做积德的善事……久已如此。他们为平民百姓担心,像基督的兄弟那样爱护百姓,而不像隆达利埃戈兄弟。他们那种贵族的孤独,既包含着美好的、心甘情愿的禁欲主义,也包含着对门第的忧虑心情。家里的藏书室便是这些倾向的象征:所藏的书几乎全是关于幽居修行和醒悟忏悔的宗教书籍和纹章学图书,四处挂着十字架,还有金器、银器和印在羊皮纸上的红标志。一切可疑的迹象表明,在三四代人以前,隆达利埃戈家族有一个人遭到一个邻居暗杀,死在离波萨多里奥约3公里远的马特利亚一座森林里。从那以后,即使在分发施舍物的时候,全家人也提高警惕,以防万一。隆达利埃戈一家的最大罪过是把他们所保护的百姓想得很坏。乡民们呢?也许有一天依附于波萨多里奥后会毕恭毕敬地接受恩惠,但私下里却嘲笑那种日趋没落的权势,只要不担当什么责任,便以种种可能的形式表现他们的不敬。在这方面,新法律、特别是新政策多少帮助他们。对皮埃·德尔·奥罗教区的居民来说,公众自由的象征(他们当然不这么说)是对隆达利埃戈一家的日益强烈的蔑

视态度，是法律意识的加强。这种法律意识，由于市政府分配的苛捐杂税，在星期五的修路会议上规定的强制性的繁重劳役，萨奥宁、特别是苏萨卡萨地区农村警察的失职，以及其他千百种总是来自市政府、法律、新秩序、腐败风气的暗中伤害，而有力地鼓舞着他们。

至于对水果、青草、木柴等等的掠夺，这不能直接归罪于法律，因为法律绝不会准许人们夜晚爬梯子溜进隆达利埃戈家盗窃；不过，如果不是法律，便是法律的代表、市长、法官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官员以其愚蠢的表现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在种种情况下帮助了居民。他们那种态度使得他们永远也碰不见犯罪的人。这全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幸运的是，隆达利埃戈一家的领地在地理上令人疏远：既然它的性格——家族的性格——使他们远离了庶民，那么它的住宅的位置也就很像是一个世外桃源；土地的裂痕、周围的密林和那里没有通向任何地方的道路，就成了它被人遗忘的原因。由于受到忽视，就造成了它所渴望的安宁。“好吧，”波萨多里奥的兄弟们心里想，“世人，村民，蔑视我们，我们也蔑视他们，这样就相安无事了。”然而，只要有会，隆达利埃戈家的人便在周围地区施舍衣食。

兄弟几个都是单身，他们虽然厚道、快乐，但是为人冷淡、寡情。他们崇拜的东西是纯正的荣誉和纯洁高贵的血统。在妹妹贝尔塔身上，一定存在着纯洁的圣殿。但是，虽然从外表看贝尔塔和兄弟们一样，白净、粗壮、和蔼、安静、富有表情、嗓门大、爱活动，但她心里具有他们没有的柔情。二哥略有文学修养，经常把一些译成法文的小说带回家来。大家都阅读那些

小说。小说在男孩子那里留不下痕迹，在贝尔塔心里却引起了灾难。在城乡的众多男女居民中间，浪漫主义纯粹是一种闲谈的资料，充其量是沉溺于恶习的借口；它在波萨多里奥却有一位真正的女信徒，尽管它是通过读起来很吃力的小册子辗转传播到那里的。兄弟们从来也不认可在波萨多里奥存在理想事物和纯粹感伤主义的温床。即使在不幸事件发生后，他们也没有找到它的原因，没有想到浪漫主义。而把不幸归咎于偶然、机会和背叛，它们也有过错；从最坏处想，也许会想到淫荡，但是贝尔塔方面是不会的；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无辜的爱情，没想到一颗心在遇到它所喜欢的火时会熔化。贝尔塔没有正视她内心深处的全部真实的感情。情况很简单，就像她读的书里写的那样：一切发生得都一样。上尉来了，是一位基督徒们的上尉；他受了伤，逃出来的；他在庄园门前受了重伤；狗吠叫起来；贝尔塔出来，看见了血，看见他面色苍白，他穿着制服，一双和蔼的蓝眼睛祈求帮助，也许还有友爱；贝尔塔收留了这个不幸的人，把他藏在家里不用的弥撒室里，甚至考虑是否该告诉她的哥哥们，他们跟她一样也是卡洛斯派，如果他们的人到这里来找他，他们也许会把他交给他们的人。不管怎样，他毕竟是个自由党人，一个黑人。她想得对，做得也对。她把她的秘密说了，哥哥们赞成她的行为。伤员从弥撒室的木板台子上转到家里铺有羽毛垫的最舒适的床上。对此事，大家都守口如瓶。匪帮来了，他们不知道这么近会有一个这样的敌人，他曾为白人带来灾难。贝尔塔用自己的双手热情地照顾了他两个月，从第一天起就爱上了他；哥哥们任凭她去照顾他，

爱他，任凭她像妻子一样去侍候危在旦夕的丈夫；当然，他们希望有一天病人会离开波萨多里奥，一切感情就会结束。对年轻的上尉来说，隆达利埃戈家的小姐是个难得的好人，每天晚上他都感激得流泪。哥哥们在外面放哨，妹妹由一个老妇人和已是个水灵灵的大姑娘的伊莎贝尔陪伴，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守着他。

当上尉能够下床和在果菜园里散步时，当时在家的隆达利埃戈两兄弟（其他两兄弟，最大的和最小的，进城办事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把这个“黑人”当成了极好的朋友，因为他可以帮助他们排除无可奈何的烦恼，卡洛斯派分子和这个自由党人之间的同情心日益强烈；上尉为人坦诚，亲切，想象力十分丰富，他喜欢别人，也令别人喜欢他；此外，他还鼓励血气方刚的隆达利埃戈两兄弟从事有益的娱乐活动，比如持枪进攻（他进行指导，并不积极参加），下国际象棋，打牌，晚饭后在回荡着说话声和脚步声的波萨多里奥的客厅里点上古老的大蜡烛高声读书。他的语调优美、柔和、有节奏，像催眠曲使两兄弟甜蜜地进入梦乡。



终于有一天，自由党人觉得应当对隆达利埃戈兄弟们说明他该离去了，因为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可以回前线去找他的

战友们了。他将把他的灵魂留在那里，他的灵魂就是贝尔塔，但是他必须起程出发。隆达利埃戈家的兄弟们不赞成他走，他们转弯抹角地让他明白，愈是拖延归队去同卡洛斯派进行斗争的时间，就愈能更好地报答隆达利埃戈一家对他的周到照顾和救命之恩。此外，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和他在一起有多么愉快啊！彼此快活地住在一起，可以忘记政治仇恨，忘记那片森林外面的一切。而那片森林是苏萨卡萨的田园风光的绿色屏障。上尉被说服了，他比应该待的时间又多待了些日子。一天，他的肉体的力量和爱情的力量终于达到了那种令人愉快的、却十分危险的协调一致的程度；当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机会诱惑他时，他便克制不住地跪在了贝尔塔面前。而她，面对此情此景，不知说什么好，便哭起来；当狂热的吻灼烧她的口唇和心灵时，她无力反抗，只能哭泣，为爱情和恐惧而流泪，一切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她那一天没有失去贞操，而是在后来。那是在大果园里的一棵散发着香气的桂樱树下，天色已是黄昏，麻木不仁的兄弟们把她和他丢在家里去打猎了。对正在康复的、渴望早日回前线の上尉来说，这种运动还是相当吃力的。

一只孤单的夜鹰在附近的灌木丛中婉转歌唱。这只夜鹰就像可敬的主教休格斯·迪格尼斯的妹妹、高尚的圣女杜尔塞利娜沉醉于爱情时听到的那一只。“唉，那只鸟儿的歌唱多凄凉啊！”圣女一边说，一边伴随鸟儿的歌声沉浸于对上帝的默念。贝尔塔的心情就是这样的。那只夜鹰使她全身瘫软，无力进行抗拒。一首使一切充满爱情和宽厚的长诗在她的心灵

中激荡，她丧失了善与恶的概念。没有什么恶。她为那只鸟儿的歌声而陶醉，身不由己地倒在了上尉的怀抱里，上尉在此扮演了没有邪念的特诺里奥^①的角色。倘若那个下午被贝尔塔救活的这个自由党人不出来听那只鸟儿歌唱的话，她也许会发誓成为第二个杜尔塞利娜，发誓爱上帝，只爱取了耶稣这个亲切名字的上帝，生活在孤寂的修道院里或像圣女杜尔塞利娜那样生活在尘世，生活在人间，不过，要在苏萨卡萨那个世界，那里比修道院还凄凉。不管怎样，肯定就在那一天，那个时刻，在那棵桂樱树下，听着那只鸟儿的歌声，贝尔塔为无比深切的爱哭了，把她的生命献给了她的信仰。当情况可以允许上尉考虑关系到他的崇高幸福的婚姻问题时，他对自己保证说，作为恋人和男人，他要尽快回到波萨多里奥来，丢掉武器，向他的妻子、向她的哥哥们提亲。哥哥们也许不同意“把妹妹嫁给一个好斗的自由党人”。天真无邪的贝尔塔明白，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事情并非不可补救。她保持沉默，不仅是因为害怕祸从口出，而是因为害怕揭穿甜蜜的秘密。上尉保证回来结婚。很好。这并不多余，但是幸福已经留在她的心中，她可以等100年。上尉像个胆小鬼，逃避死亡的危险。出于礼貌，为了尽到礼数，他要回到他的旗帜下去，准备幸存下来，请求退役；他的生命不属于他，他想，是属于贝尔塔的贞操的。

但是，谋事在凡人，成事在英雄。一个下午，就在贝尔塔和圣女杜尔塞利娜的夜鹰歌唱的那个时刻，自由派上尉听见了

^① 特诺里奥，指堂胡安·特诺里奥，即西班牙古典戏剧中的唐璜。

铜号吹起的战歌。那就像一种至高无上的爱。光荣的牺牲在
一道战壕里召唤他，他的士兵期待着冲锋陷阵的榜样，上尉为
他们做出了。在神圣的勇气支配下，他不顾一切，把肉体交给了
枪弹，把灵魂交给了上帝。在一生中，这位勇士只有两次是
幸福的，但两次都带来了不幸，为某个人造成了痛苦。这一切，
用隆达利埃戈兄弟们可以懂得的语言来说，就是意味着一个
无耻的自由党人玷污了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恩惠、他们的友
谊、他们的信任、法律 and 美德，盗走了他们的荣誉，逃之夭夭了。

他们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贝尔塔也不知道。她不知道
她的意中人再也不能回来找她履行对教堂和世人许下的诺
言，因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天性使得他过早地为他的旗帜献出
了生命。

在得到幸福的第二天，上尉就离开了萨奥宁。关于他在那
里干的不光彩的事情，人们直到不幸的贝尔塔由于哥哥们的
惊讶和恐慌以及她自己的惊讶和恐慌而得了一场病后才知道。
她那种病经过一次神秘而隐蔽的洗礼仪式（可能是一件不
名誉的事情）后才祛除。受到惩罚后，贝尔塔开始明白她的过
失。她的儿子被抢走了，当了强盗的哥哥们让她一个人和伊莎
贝尔等几个佣人住在波萨多里奥。一直没有分的家产分了。贝
尔塔分到的东西，除了应该得到的那一点点外，还有整个苏萨
卡萨的收益权，包括波萨多里奥：既然她在那里造了孽，玷污
了祖居，就把那个不干净的地方留给她，她住在那里比住在任
何地方都更不为人知。当她放弃了盼望她的上尉回来的念头
后，她非常明白，对她这个名声不好的姑娘来说，世界就只是

那个不光彩的角落了。那个角落被周围的几乎淹没了它的绿色丛林遮蔽着。许多年过去后，隆达利埃戈兄弟们才开始忘记那件事，但是仍不原谅。两个兄弟含着怨恨死去：一个死于他疯狂参加的战争，另一个死于数月后迁徙的途中。双双都为他们的事业耗费了全部的家产。剩下的两兄弟也把他们的财产贡献给了堂卡洛斯，但是没有让自己的肉体迎击枪弹。他们活到了老年，不时地去拜访发生“不光彩的事情的地方”。当然他们不再这么说它。他们曾守口如瓶的秘密已大大减轻那件丑事为他们带来的苦恼；日益迫近的死亡使隆达利埃戈兄弟产生了更为现实的严肃想法；人到老年会默默地原谅久远的青年时代走过的邪路。老年由于患病，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贝尔塔几乎不假思考就原谅了自己，但是她仍然住在那个强迫她住的地方，她由于喜欢、由于习惯而同意住的偏僻地方，就像洛佩的十四行诗里写的那只由于不忍看到一个女人哭泣而飞回来的鸟儿一样。贝尔塔甚至已经不了解波萨多里奥外面的生活。除了对她当年那次渐渐被遗忘的、她为之留下污点和罪孽的奇遇外，她还关心家庭，还努力去同整个社会、同平民进行各种接触。但是，虽然贝尔塔原谅了自己的过失，在内心深处她却不会原谅抢走她儿子的哥哥。那时她很年轻，虽然生孩子时她感到无比痛苦，但她认为儿子是合法的；可是，当理智的成熟使她感到应该对她从前受到指责的可怕罪孽采取宽容态度时，母亲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她不但不能原谅她的哥哥们，也不能原谅她自己。“是的，”她对自己说，“我应该提出抗议，应该要求把我的爱情之果归还我。我应该不惜

一切代价去找他，哥哥们对我肯定说他死了时我不能相信。”

当贝尔塔想到反抗，调查儿子的下落，了解他们对她说他已死了是不是欺骗她时，为时已晚。或者实际上他已死去，或者至少他下落不明。在这一点上，隆达利埃戈兄弟的表现特别狂热残酷，不惜将现实变成绝对抽象的概念。这几个善良、宽厚、和气、温顺、无可挑剔的男子不过是迫害一个孩子的四个希律^①，他们想到的只是家族的耻辱。那个孩子是自由党人的儿子，叛徒的儿子，卑鄙的人的儿子。让他留在身边，照看他，冒着同私生的侄子的关系被人发现的危险，隆达利埃戈兄弟觉得这一切太愚蠢了，这就像用家丑的金属铸一口钟挂在波萨多里奥的屋顶上，白天黑夜撞击，把家族的耻辱、家人的无可补救的永恒羞耻传向四方。太荒唐了！“该死的儿子”被送给了几个雇佣兵，匆匆忙忙地交给他们，毫无安全保证，除了永远打消人们可能去查找孩子的身世的念头外，他们没有做其他任何考虑；他们所做的仅仅是给他装了许多钱，保证他有饭吃，为的是使他尽快消失。他消失了。踪迹涂去了。有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名誉，有的是出于利益和贪心。一切踪迹都不可能查到了。当良心谴责活着的隆达利埃戈兄弟，要求他们去寻找丢失的孩子时，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了。这些宽厚的人的利益和私心使他们得意地想出了可怜的孩子死了的谎言；他们这样撒谎，起初是为了惩罚不顾廉耻的妹妹，可她仍然勇敢地要求他们把她所犯的巨大罪孽的果实还给她；后来他们说谎，

① 希律，《圣经新约》中的残忍的犹太王，杀死过许多男孩。

是为了让她不要过分痛苦，陷入绝望，尽管对扼杀她这个母亲的幸福的刽子手恨之入骨。隆达利埃戈家剩下的两兄弟，两年后死在波萨多里奥。对即将死去的大哥，贝尔塔什么也不敢问。他虽处弥留之际，但头脑清醒，能够说话；贝尔塔站在床前，只是紧紧地盯着他，连用眼睛询问都没有，不过她心里在想念儿子。危在旦夕的大哥有时也望一望贝尔塔的眼睛，但是对不用问就应做出的回答却保持沉默，双唇不动，眼睛也无表示。然而贝尔塔猜想，他也在想念死去的或失去的孩子。过了一会儿，她泣不成声地亲自将那双把秘密带走的眼睛合上了。最后一个哥哥死时，被孤单地抛在世上的贝尔塔一下子扑到咽气的哥哥的干瘦的胸膛上，绝望地询问她儿子的情况。询问时，她悲怜自己的痛苦，祈求上帝和兄妹俩谁也不认识的父母的佑助。“他死了吗？他死了吗？你肯定知道，对吗？对我起誓，奥古斯汀，以你即将面对面见到的上帝的名义起誓！”最小的隆达利埃戈兄弟奥古斯汀望了望妹妹（已经看不清她的面孔），像即将告别人世的灵魂通常做的那样流下了眼泪。

贝尔塔孤苦无依，只有伊莎贝尔和那只猫跟她相伴。她迅速地衰老，简直变成了一张羊皮纸，开始过着干硬的橡树皮般的生活。她的内心也枯竭了。但是，两种感觉却像两颗晶莹的钻石一样留在如此干枯的生命中。在她身上，它们像某种癖好，具有自动性，像钟摆一样在她的灵魂中嘀嗒嘀嗒地运动着。孤独，与世隔绝，波萨多里奥、苏萨卡萨和阿伦的纯洁和清洁……钟摆由此而变成那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的老妇人（她是那么苍白、单薄）的老鼠般的活动。她耳朵聋，脚步轻，在坡

地里爬上爬下，晾晒衣服，命令割草、修剪树枝和清扫篱笆。但是在这些活动中，当看到她的土地上的纯正绿色作物、苏萨卡萨的凄凉和偏僻时，她忽然想起那个自由党人，她的上尉（或者背叛，或者没有），她那死去的或丢失的儿子……年已 70 的不幸妇人为她的儿子哭泣，她一向怀着一种抽象的爱心爱着他，没有什么想象力去想象他；她怀着老奶奶的温和的柔情爱她的儿子，为他哭泣——温和，但是顽强。机械思考的钟摆由此而变成痛苦的灰心、阴影和精神上的冷漠。她抱怨人世，抱怨命运，抱怨她的哥哥们，也抱怨她自己。对她的生活的这种变化，伊莎贝尔只了解一半：明显的、现实的、具体的。就跟她的哥哥们在世时一样，对她那颗极其脆弱、极富诗意、极为柔嫩和痛苦的心灵来说，贝尔塔依然处在绝对的孤独之中。蜡烛立在钟形炉灶上，两位老妇人在烛光下缝衣，看上去就像两具木乃伊，她们就是木乃伊；不过，一个妇人即伊莎贝尔，在平静地睡觉，另一个即贝尔塔，肚子里像装着一只小老鼠，精神失常。有时候，贝尔塔在谈上一个小时的琐事后便沉默一会儿，对伊莎贝尔的话语不作回答；然后默默地用一双流露着精神痛苦的小眼睛望着女佣人……她觉得，她面前的这个女人，不像个女人……是个长着老象牙的纺纱工，她一点儿也猜不透她心中的痛苦，猜不透在她的脑海里盘旋的痛苦的思想。

五

8 月的一天下午，夕阳已不灼人。在斜射的阳光下，倾斜

的果园里晾的白衣服闪着光芒，每一棵野草的顶端都燃着钻石般的火光，被钐刀割过之后，剩下的草茎像一根根钢尖儿。这时，堂娜贝尔塔怀着无缘无故从心中涌出的快乐情绪观赏过眼前的一片白茫茫的衣服和绿油油的草木后，哼起一首浪漫的歌谣曲子。那是她在纯真的少女时代学会的。每当她心情不那么过分忧伤，伊莎贝尔不在面前也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就愉快地回忆起歌谣曲子并唱一回。如果女佣人在面前，她那种由来已久的伤感情绪使她感到害羞。但是，在完全孤独的时候，耳聋的妇人使用经常走音的忧伤调子唱一支可以称之为浪漫主义音乐的民歌。她耳朵听不清，但心里听得到。几乎唱不出的歌词跟乐曲一样伤感，而且总是表现强烈的、令人不悦的激情，或者表现牧歌式的纯洁爱情所具有的田园诗般的平静感情。

堂娜贝尔塔从梨树和苹果树枝间望了望伊莎贝尔是不是在树下，发现她没有在那里碍她的事，于是她把她的保留节目中的珍珠抛向了天空。她一边手执喷壶弯着腰向辣椒秧上洒水、清除着树木和灌木上的蜗牛（她喜欢同时干几件事情），一边用颤动的声音唱道：

来吧，牧羊女，到我的茅屋来，
丢下山包，丢下草丛，
丢下你那欢快的羊群，
和我一起走向大海……

她走到果园的边缘，停在面对橡树、松树和栗树林的小门前，直起腰板，思忖着。她忽然想从那里出去，然后再拨开欧洲蕨和欧洲黑莓爬到山上去。她多年没有想过这种事了。但是，此时此刻冬天的阳光使她觉得心灵热乎乎的，肉体要求她进行一次冒险，干一件大胆的事。她曾多少次对着那座被掩藏在阴暗树丛里的小门，梦想她少女的幸福、喜出望外的事情、富有诗意的事情、理想的事情、前所未有的事情从那里进来啊！后来，当她期待她的有血有肉的梦，期待她的不曾回来的上尉时，也是在那座小门前等待着的。她拿出钥匙打开门锁，拧动门把手打开门，出门上山。才走了几步，她就不得不用手拨开带刺的灌木，坐在神圣的地上。对她来说，爬山坡是非常吃力的。此外，那些高高的欧洲蕨和带刺的植物也拦着她的去路。她坐在阴凉里，接着唱道：

一起坐在我的小船上……

灌木丛中传来一阵簌簌声，声音离她很近时她听见了，她像一只孤寂中受惊的小鸟儿一样停止了歌唱。她站起来，扬起头来看，看见面前站着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肤色黝黑，体格强壮，胡子浓密，头戴柔软的圆顶毡帽，上着夹克，下穿一条过肥的长裤，虽然显得邋遢，但是衣服的质地很好、很考究。总之，她觉得他是一个从京城来的青年，尽管衣冠不整。他的肩上斜系着一条皮带，皮带上挂着一只箱子。两人面对面站着，默默地望着。堂娜贝尔塔看到陌生人终

于问候她了。她听不清，只是对他点了点头。她不害怕。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她感到惊讶，且有点不快。这么一位仪表不凡的少爷，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怎么会停在苏萨卡萨山林里呢？倘若他不再到别处去，如果这是最后一站……！一个行人穿过她的领地，这让她感到不快。但他们达到了相互理解。她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她是个聋子，是面前看到的那一切的主人。他呢？他是谁？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尽管她对他不十分礼貌，可是两人都知道对方富有同情心；她更加明白：那位先生很敬佩她。不过三言两语，彼此就像好朋友一样了，两人那种美好的和蔼态度压倒了粗暴的怀疑态度。当几分钟后二人走进小门时，堂娜贝尔塔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他是个有名的画家。他把他的最后一幅杰作挂在马德里，让半个西班牙去赞扬它，同时让评论家们纷纷称赞他的调色绘画技巧，而他自己却避开人们的奉承和喝彩，独自带着他的灵感和孤独跑出来，踏遍夏日他喜爱的阿斯图里亚斯的谷地平川和陡峭崎岖之地，寻找光线、色调、大地的绿色和天空的灰色的效果；仔细地捕捉着海滨那一重重豁壑的自然美的全部奥秘；最后披荆斩棘，穿越各种各样的密林，比罗马人和摩尔人还勇敢而幸运地来到萨奥宁树林和苏萨卡萨小山，就仿佛到达了神奇奥妙的中心。

“这一切，您喜欢吗？”堂娜贝尔塔问画家，对他微微一笑。两人坐在客厅的一张沙发上。那客厅，走路和说话会产生回声。

“我喜欢，夫人。很喜欢，非常喜欢，”画家回答，其声音和

表情能让她更好地明白他的话。然后又低声说：

“我也喜欢您，了不起的老妇人。”

的确，著名艺术家非常高兴。同堂娜贝尔塔的相遇，使他懂得了自然风景中有了一颗心灵会赋予它怎样的价值。是苏萨卡萨使他在发现了它的密林和绿色原野后，想起了加亚雷^①所歌唱的：

或天堂……

你属于我……

由于这位枯瘦的妇人出现在小山上，苏萨卡萨突然具有了戏剧性和精神意义。她那干柴般的形体像绘画上的人物，她身上的颜色可以概括为：蜡黄、棕褐、灰白。她面色蜡黄，头发灰白，眼睛和衣服棕褐。堂娜贝尔塔渐渐地、不知不觉地选用了枯树叶色的晨衣和披巾，而她那一头稍微髻曲的长发，干燥时呈现出某种颜色——不是银白，而是让人联想某种古老的~~颜色~~，比纯洁的白色惨淡些，像漫长白天的黄昏时迟迟不肯将地平线让给黑夜的那种灰色。画家觉得这位具有这种种颜色和葱形画般的形体的女人，简直就像一座象牙微雕的复制品。他觉得她是从一把古老的宝扇上走下来的。照他想来，她身上是应该散发檀香木香味的。

画家接受了堂娜贝尔塔常常高兴地请他吃的巧克力糖和

① 胡利安·加亚雷(1844—1890)，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

罐头甜食。二人在果园的一棵月桂树——另一棵月桂树的儿子或孙子——下乘凉，谈了许多。尽管在交谈中他竭力想待在阴影里更好地观察，而让全部光线落在讲述自己身世的老妇人和她的领地上，但是堂娜贝尔塔的好奇心和把自己的痛苦与希望告诉心灵聪慧的人们时让人感到的舒畅心情，却使画家自己一时忘记了他的写生而回忆起了他自己。他也讲述了他的历史。他的历史是一系列的梦想和一系列的绘画。他的绘画表现了他的性格，表现了丰富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但却神秘莫测的、几乎是神圣的大自然，以及温柔的、真诚的、忧伤的或勇敢的、总那么朴素的、端庄的……和健康的人物。他画过一个发生在一眼泉水边的爱情故事。观众也爱上了他的科隆格莎，但是等他即画家春天回来，大概为了和她结婚时，却看到她正患肺病死去。这件往事使画家无比伤心，为了替自己着想，他决计不再提自己的过去。出于联想和强烈的好奇心，他鼓起勇气，千谨慎万小心地问年迈的妇人是否也有过爱情，结果怎么样。面对那份热情，面对那位满脸胡子、肤色黝黑的天才画家微笑着的脸上表现出来的纯洁，面对一个曾很忠诚的恋人的那种痛苦，堂娜贝尔塔觉得心中又焕发了青春，仿佛一个幽灵——她的爱人——的显现使她的内心充满了神秘的光辉。于是，她怀着刚才驱使她唱歌并让她到山林里来的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决定讲述她的爱情故事，虽然讲得不那么艺术，而且省略了那件不名誉的事情，但是阅历丰富的画家对她的讲述进行了综合，并对她在讲述关于隆达利埃戈家族的情况时发现的含混之处进行了分析，终于猜到了某种与被隐瞒

的真象非常相近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当她问他在她看来上尉是不是一个叛徒，或者是否死在战场时，他便能够评价那种对自由派有利的叛变行为的价值，并根据她描绘的上尉的性格而倾向于认为堂娜贝尔塔的情人没有回来过……因为他已不能够回来。两个人沉默了，想着各自的心事。堂娜贝尔塔想：“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和别人谈这些事！”确实如此。从她的嘴里从没有吐露过那些话，那是她心灵的全部历史。画家停止思索，突然说：

“现在我好像明白了您的上尉永远不回来的原因了，夫人。像他这么精神高尚的人，一位具有像您给我描绘的那种品德的男士，要不是光荣的牺牲先把它的光荣授予他的话，他一定会回来履行他对他的恋人的许诺的……照我的理解，您的上尉没有回来……是因为他去要求完全退役时，遇到了绝对要做的事情：使命。我尊敬的朋友，就从他的伤口流的血来说，他是无愧于和您相识并成为您的恋人的；由于流了血，那位上尉失去了他的爱情。就像您想的那样：他没有回来，因为他像英雄一样死了……”

堂娜贝尔塔想说话，她那双小眼睛神秘而发疯地闪动着，但是画家伸出一只手，继续说：

“说到这儿，我们的经历则大同小异了，听我讲讲我为什么画最后这幅画——人们怀着独特的和惊奇的心情称赞它，其实它并不值得人们那么赞扬——后，您会明白，我自认为，我觉得，我的上尉和您的上尉的表现一样，这是不无道理的。我也有一位上尉。他是我的亲爱的朋友……就是说，我们交往

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他的死亡、他的光荣而壮丽的死亡把他变成了我作为画家的眼中的知心朋友，我很想把一颗心画在一张脸上。夫人，我最近的一幅画，就是人们用来包鹰嘴豆和甘蔗糖的报纸（您不愿意从那上面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介绍的那一幅，很可能是我的作品中不太差的一幅画。您知道原因何在吗？因为我突然看见了他，在现实中第一个看见了他。几年前，第二次大战期间，尽管我已为人所知，受人尊敬，但还没有获得人们所说的……声誉，我便答应了——因为这对我的钱袋和计划来说是合适的——一家外国画报提出要我做的记者工作，为报纸作画，反映时事、西班牙风习，主要是战争。凭着这份工作，凭着我对强烈的激情的巨大兴趣和我搜集可信的素材用以创作我所梦想的表现军人的英雄气概的宏伟作品的渴望，我去了北方战场，决心从近处观望战斗中发生的一切最严重的事件。这样，我自身的危险便为我提供了我所希望的接近事件的机会。所以我去寻找危险，不是为了冒险，而是为了距离壮烈牺牲之地更近。据说，甚至著名的作家们也说，在战争中，谁也看不见任何伟大的东西、富有诗意的东西。对一个画家来说……这不是事实，至少对我这类作家来说。噢，对，就在那次战争中，我认识了‘我的’上尉。他允许了我做也许军纪不准许的事情：有时让我待在只有战士才应该待的地方。我的上尉是一位勇士和游戏者，不过他玩得很好，荣誉感很强。在他身上，游戏就像一种美德，因为他有许多优秀品质，这使他有可能会参加战斗。有一天，我对他谈到他的大无畏的精神，他皱起了眉头。‘我不大胆，’他说，情绪不高，‘也根本不勇敢。我

差不多有责任当个胆小鬼……至少我应该为我的生命着想。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而属于一位债权人。一位战友，一位军官，救了我的命，是我自己要寻死的，因为我平生第一次赌了我没有的东西，输了一大笔钱……我没有钱给对手。我的战友发现我绝望得要自杀，便跑来帮助我，我用他的钱付了赌债……这样，我就欠下了钱，欠下了生命和人情。但是，后来朋友对我说，我当时不可能把那笔钱还给他，随着那笔钱他已把他的荣誉放在我手上……他说，你活着，要凭着工作尽可能地攒钱，来偿还我；今天我能够支配并用来救你的命的那笔钱，总有一天我必须交出来，如果交不出，我就会名誉扫地。你要为帮助我弄到那笔钱和挽救我的名誉而生活。两个人的名誉，他的和我的，就都取决于我的生存了；所以，画家先生，我要躲避子弹，必须躲避子弹。不过，我有两个癖好，即打仗和赌博：由于我既不应赌博，也不应死去，所以当我能够体面地提出的时候，我将提出退役的要求；与此同时，在这方面我得十分谨慎。”夫人，这就是“我的”上尉对我讲的大概情况。我注意到，第二天，在一次战斗中他就不那么勇敢了；但是，几个星期后和敌人遭遇，他又勇敢无畏了。不过，我没有再对他说我认为他勇敢的话。直到我画我那张画的日子终于到来……”

画家打住了。他喘了口气，用他的方式思考着，也就是说，他在想象中重画着那幅画，但不是根据他的杰作，而是根据现实提供给他素材。

堂娜贝尔塔惊奇地听着画家讲的关于那幅名画的故事，她感谢艺术家的声音，使得她没有漏掉一个字。她知道，在一

个灰濛濛的寒冷的白天，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把那位上尉带领的士兵推向了绝望的境地，最后不是可耻地逃跑就是壮烈牺牲。当大家就要逃跑时，那位赌徒，就是欠着债权人一条命的上尉，视死如归地冲向敌人，就像他把他的全部赌资掷向一张牌一样。死神像一个火与血的光环一样环绕着他，他带领着他的许多士兵走向死亡和荣誉。但是在此之前，有一瞬间像一道闪电刻在画家的脑海里，充满了他的想象。在那一瞬间，赌徒上尉独自出现在一座多面堡的顶上，像一尊神一样闪耀着光芒。而在下面和较远的地方，士兵们却犹豫不决，脸上显露着恐惧和迟疑。

“那个人的表情，我以绝对的准确性奇迹般地捕捉下来，纳入我的构思。那种表情异乎寻常，它不同于一切古典和陈规；画上没有可以表现战斗热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的正统线条，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在那双眼睛、那副额头、那张嘴和那双手臂上，有痛苦，有内疚，有盲目的激情和巨大的冲动。显而易见，那个战士将壮烈地倒下，就像不可阻挡地坠入某种迷人的诱惑的深渊一样。观众和评论界非常喜欢‘我的’上尉，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那张面孔和整个表情的完美性；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那幅画的精髓，我的画笔画出的最优秀的东西；人们从中看到一种神秘的、强有力的精神上的斗争，虽不理解，却也赞叹，并在解释他们的赞叹时进行猜测。我不知道我的成功秘密何在。夫人，那一天我在那个消失在硝烟、鲜血和恐怖中的人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个，随后一切都陷入了黑暗。其他的士兵终于逃跑了，他的英雄主义毫无用处……

但是我的画将保留着对他的纪念。人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上尉死了，没有履行他不再冒险的诺言……”

“‘我的’上尉就是这样死的！”堂娜贝尔塔激动地叫起来，同时站起身，像受到启示似的伸出一只手。“对，我的心对我喊，他也是为了光荣牺牲而离开我的！”

堂娜贝尔塔从没有说过先知的話，也没有做过先知的表情，这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哭起来，哭得很伤心。画家吓坏了，这使他想起历史上的一座把泪水洒在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陌生的伟大美德和无人知晓的伟大痛苦的无名尘土上的雕塑。

吹来一阵寒冷的微风，老妇人哆嗦了一下，站起来，打了个手势让画家跟她去。他们回到了大厅，堂娜贝尔塔歪在沙发上，又哭起来。



伊莎贝尔静静地走进来，把放在靠壁桌上的银烛台的蜡烛全点着。她觉得没有人吩咐就把昏暗的客厅用蜡照亮的做法，对改变房间的气氛是个真正的启示。夜色悄悄地降临了，画家和堂娜贝尔塔都没有注意。堂娜贝尔塔双手掩面，免得让伊莎贝尔看到她伤心；画家则低着头在宽敞的大厅里踱步，试图平息内心深处强烈的激动情绪。但是走到靠壁桌前，烛光引

起他的注意，他抬起头，望了望四周，在对面的墙上看到一位少妇的照片，少妇的梳妆属于40多年前的时髦打扮。他看了半晌才看清那张面孔。但是，当人物的整个形象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眼前时，他却觉得全身像被鞭子抽打了一样哆嗦起来。他抬手指着照片问伊莎贝尔，那位夫人是谁。伊莎贝尔也用手平静地指了指仍然用双手掩着脸的老夫人。伊莎贝尔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客厅，这是她不明白主人们为什么悲伤时尊重他们的方式。画家面色苍白，似乎怀着恐惧继续欣赏照片，不知不觉两颗泪珠已夺眶而出。当他重新在吱吱作响的欧栗树木板铺的地板上踱步时，这样想道：“这些事情在纸上画不下。此外，由于这些事情具有偶然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分，所以诗歌也写不下。只有广大的世界容得下……只有善于感受它们的心容得下。”他停下来打量堂娜贝尔塔，她平静多了，不哭了，但是她把双手交叉着放在瘦小的膝头上，用暗淡无光的眼睛望着地。死去的爱人像幻影一样又从她那颗萎缩的、僵滞的心上掠过，也像花园里的一阵香风飘过她的心头，然后吻了一下墓地上的大理石。

“我的朋友，”老夫人说，同时站起来，用树根儿似的干手指抹去最后的泪痕，“时间在谈论我的往事中很快流逝过去了，您……您没法到别处去投宿了。天黑了。要是有人说闲话，我感到抱歉，”她微笑着说。“但是……您只能留在这儿吃晚饭，在波萨多里奥过夜了。”

无需恳求，画家爽快地答应了。

“我会交房费的，”他说。

“什么？”

“明天我照着这一张画一下。画一张草图，然后我回家去画一张跟这一张一样的……至于和本人的相像程度……如果有相像之处的话。”

“据说是这样，”堂娜贝尔塔打断他的话说，同时十分谦恭地耸了耸肩，那种可怜的冷漠表情很可笑。“据说，”她继续说，“她和我依稀记得的贝尔塔·隆达利埃戈，如同两滴水一样相像。”

“好的。毫不夸耀地说，就绘画而言，我画的像不会比这一张差……并完全忠实于人的相貌。”

说到做到，第二天早晨，在最后一代隆达利埃戈咽气时躺卧的胡桃木床上睡觉的画家早早地起了身，让人把那张画像拿到大果园里，在露天里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和堂娜贝尔塔一块吃了饭。她不看他时，他细细地打量着她。喝完咖啡后，他继续他的工作。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画完底稿后，他收拾好绘画用具，用热烈的拥抱和他的新朋友告别，顺着阿伦大草地走去，走到远处，像挥动旗子一样挥动着一条白手帕，作最后的告别，然后消失在密林里。

堂娜贝尔塔又一次陷入了孤独的沉思。不过，那另外几个人的情况又如何呢？“她的上尉”肯定没有回来，因为他不能够回来；他并非像她的哥哥们说的那样是个心地很坏的人；他是个英雄……是的，他和另一个上尉，即画家的上尉，那个为了赢得荣耀甚至拿名誉冒险的赌徒一样……自从一种预感使她确信她的情人是个英雄，死于战场，所以不能回来找她的那一

天起，堂娜贝尔塔的内疚，除了内疚还有怀念，变得愈来愈强烈了。既然如此，他会怎样要求她对他的儿子负责啊！为了找到他们的“爱情的果实”，她做了什么呢？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她不胜恐慌，她恐惧地想起了那些日子：她居然相信开始秘密地调查她儿子的下落是在她的耻辱柱上钉钉子^①。而现在……想做什么都太晚了！……儿子，或者确实已经死去，或者已经永远失踪。连他的踪迹也不可能梦见了。她自己在内心深处也忘记自己是母亲了……她已是一位祖母。一种朦胧的意识告诉她，她不能像从前那么有力地感觉什么了，日常生活的琐事、平凡的事情时不时地转移她对她的痛苦和忧虑的注意力；不错，它们会重新产生，但是存在的时间很短。遗忘和回忆的频繁节奏，简直使她头晕目眩。她自己甚至这样想：“难道我老糊涂了！这不只是一种感觉，而且也是一种癖好。”尽管如此，有时她还是想，特别是在晚饭后，睡觉前，在伊莎贝尔端着的油灯照耀下在宽敞的厨房里走动时。她想：她心里有一股潜藏着的能量，如果有必要，她可以做出巨大的牺牲，做出绝对自我牺牲……“唉！我到哪里去找我那活着也好、死了也好的……儿子哪！为了吻他那光秃的骨头，什么岁月我也能献出来，即使不是生前的岁月，因为我已经不能奉献生命了。在炼狱里会度过多么光荣的岁月啊！或许因为我像一座坟墓，一颗破碎的灵魂，或许因为我预感到了死亡，总是不由得思想，想象我在寻找、找到了我儿子……我找到的是他的尸骨，不是他

^① 意思是说，在原有的耻辱上增添新的耻辱。

张开来拥抱我的双臂。”在想象诸如此类的痛苦的事情时，堂娜贝尔塔意外地收到了画家八天后由一名信使送来的讯息。信使是一个村民，他把一个很大的包裹交给堂娜贝尔塔。包内有画家的一张名片和两幅油彩画像。一幅是贝尔塔·隆达利埃戈的，它和波萨多里奥客厅内靠壁桌上方那张肖像如出一辙，只是由于真正的艺术所使，画像被理想化了，充满着表情和活力。看到新画像后，她几乎认为客厅的肖像不是她自己的。堂娜贝尔塔突然用40多年前的镜子照了照……画家寄给她的另一幅画像下端用小红字写着标题：《我的上尉》。画像只画着一个人头。堂娜贝尔塔看到这张画像后惊呆了，恐惧地大叫一声。这位“我的上尉”也是“她的”上尉……“她的”上尉，画像和她本人，和40年前的贝尔塔，和就在旁边的贝尔塔融合在一起……她把两幅油画并排放在一起作比较，看到了画家在客厅的肖像和她记得的他的杰作上的“上尉”之间的酷似程度；但是此外，特别是她看到了在那张面孔的某些器官和表情，同她能够回忆起的、像滴水穿石一样用雕刀雕刻的、活生生地存在她脑海里的那个形象的器官和表情之间另一种更明显的相似。总是埋藏着的、死去的唯一爱情，在她的想象中塑造了一个固定的、牢不可破的、以独特的方式和那种花岗岩雕像相似的形象。花岗岩雕像，被一代又一代走到石雕的圣母像或圣人像脚下哭泣和祈求的信徒们吻得溜光闪亮。画家的“上尉”仿佛是她脑海里看到的另一个上尉的肖像的修复。她脑海中的那个肖像；由于时间的流逝，由于她那种隐藏着的、长久的、模糊的崇拜而已变得有点朦胧不清，并由于昔日的爱情

的牺牲而变得像布满了烟雾，就像教堂的圣像被燃烧的蜡烛和香熏染了一样。就在这时，伊莎贝尔来叫她，发现她面色苍白，神色异常，几乎要昏过去。但她只是说：“我感到不适。”随让女佣人扶她躺下。第二天市里的医生来了，检查了一下，耸了耸肩，没有开药方。“是年纪大的缘故，”医生说。三天后，堂娜贝尔塔又在家里奔忙起来，比任何时候都灵活，一双眼睛像发烧似的闪着光。伊莎贝尔吃惊地发现，第二天黎明，一名信使拿着一封用火漆封好的信离开了波萨多里奥。小姐给谁写的信呢？在世界的远方有什么事情值得她关心呢？女主人的信是给画家写的，她知道画家的名字和他在夏天通常逗留的城市的名字；但是她就知道这些，连画家住的简陋客栈所在的教区的名字也不知道，更不知道那段时间他究竟在家里还是像往常那样正远游他方。

4天后，信使回来了，既没有回信，也没有把小姐的信带回来。在省城，经过三番五次的努力，千百次的查问后，终于找到了店主，收下了信；店主保证把信交给画家，并说在一个星期内画家会回到那个客栈来的。马上去找是徒劳的，画家可能在很近的地方，也可能远在20里外。一天天过去了，堂娜贝尔塔徒劳地等待着画家的消息，几乎都急疯了。而在这时，她那封字里行间包含着她的贞操的秘密的信，天晓得落在了谁的手里。一个个忧愁的星期过去了，记忆力极弱的可怜老妪渐渐把写给画家的信的内容忘记了。她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她含蓄地向他供认了“她的罪孽”，并就她最钟爱的事情请求他告诉她关于“他的上尉”的情况：他叫什么，他是何人，还有他的身

世和家庭。此外，她还希望知道是谁把那笔他生前未还的钱交给不幸的英雄的，如何找到债权人的……最后，真是发疯！她还打听那幅画——那幅杰作的情况。那幅画还属于他吗？卖了没有？“价钱可能是多少？”卖掉她的一切东西，付清“上尉”所欠债权人的钱后，她所剩的钱够买那幅画吗？是的，这一切，她在信里都谈了，只是她不记得是怎样谈的。但是她确信无疑的是，她不会翻悔。在床上，在她不得不卧床的那几天里，她就采取了这个发疯的决定：决不后悔。是的，是的，她采取了决定，她要偿还她“儿子”的债务，她要购买那幅表现她儿子的视死如归的画。那幅画包含着她儿子失去生命时的完整肉体。她远不知苏萨卡萨洼地、波萨多里奥住宅和阿伦草地能卖多少钱，远不知她儿子的债务和那幅画的价钱。不过，这不要紧。所以她想知道，所以她才给画家写信。她之所以采取那种发疯的决定，理由很简单。她的不幸的儿子活着时，她没有给过他任何东西；现在，他发现他死了，她便想把一切都给他；她儿子的名誉就是她的名誉；他所欠的债就是她欠的债，她要偿还，她想去乞讨；还清债后如果还有钱买画，她就买画，她可以饿死；因为这就仿佛有两个上尉的坟墓，仿佛恢复了他的名誉。此外，还因为有可爱的儿子的忠实形象和另一个可爱的形象的映像。堂娜贝尔塔觉得她那个十分有力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决定肯定是从一种无形的、异乎寻常的冲动中汲取了力量。那股冲动像支配一切的古怪物体一样闯进了她的头脑。她想：“这就是我终于发疯的原因；不过，这样更好，我感到更愉快，不那么忧虑了；这个决定是一个支柱；宁肯忍受由此而产生的

肉体上的痛苦，也不遭受我从前那种不堪忍受的内疚的‘滴答声’和同一种思绪的翻来覆去的折腾……”为了振作精神面对她的勇敢决定，为了实现她的毫不费力的牺牲，出于自己的愿望而不是由于那种不可抗拒的、自认为不属于她的强烈冲动，堂娜贝尔塔全力激发她的母爱，寻找母亲的柔情……但是无济于事。她的精神疲惫了。能够使她变得温柔的形象，进入不到她的脑海里来，她不知道“做母亲”是怎么一回事。她想象她那幼小的、被遗弃的……得不到保护的无辜儿子的样子……但是办不到。她看到的儿子是一位在弥漫的硝烟中站在多面堡上的上尉……是画家送给她的那张只画着头部的画。“这就仿佛，”她对自己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想恋爱……却不能够一样。”但是，她的决定是绝对的。她要在画家的帮助下或不要他帮助去寻找那幅画，要看到它，啊，对，在死前要看到它！她要寻找债权人或他的继承人，把儿子的债务偿还他们。“好像有两个灵魂，”她有时对自己说，“一个灵魂在随着肉体渐渐干枯，是想象中的灵魂，是像诗画一样可以感觉的灵魂；另一个灵魂更为深沉，更为纯洁，哭而无泪，爱而健忘甚至也不心跳……这个灵魂是应该让上帝带到天堂去的灵魂。”

几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画家的消息。堂娜贝尔塔决定独自行动：不到最要紧的时刻，分别的时刻，决不让伊莎贝尔知道任何事情。别了，萨奥宁！别了，苏萨卡萨！别了，阿伦！别了，波萨多里奥！

女主人接待了一位来访者，这使伊莎贝尔大吃一惊，像被扎了一根毒刺。

退职的公证人、积极经营的高利贷者、田间的老鼠、巧夺市政府财物者、产粮的田产和各种不动产的贪婪收购人普马里埃加先生来到波萨多里奥，面带那副曾经使当地所有的穷人流下血泪的永恒笑容，打听隆达利埃戈小姐。这位先生住在离萨奥宁城区数公里的首府。他是骑马来的，下马后总是笑嘻嘻，让人拿草喂马，但不要喂新草。他又想了想，还是自己去了马厩，亲自把食槽装满了饲草。

当堂娜贝尔塔面色苍白，用颤抖的但决心牺牲的声音接待他时，他的胡子上仍挂着一些干草，眼镜片上仍粘着一些干草。她没有绕圈子，直截了当谈正事，谈生意，把做出那项古怪的决定的令人伤感的原因告诉普马里埃加先生也许是荒唐的，甚至是一种羞辱。他为什么要知道呢？但这是因为堂娜贝尔塔为了使口袋里有钱，需要用好价钱卖掉一切值钱的东西：苏萨卡萨和它的阿伦草地，包括波萨多里奥住宅。房子、房子的附属物、附近的田地、树林、草地等等一切……但要给现钱。要是有人借给她钱，她可以把上述产业作抵押；她不想付太多的利息，因为她希望很快地死去，普马里埃加先生可以拿走一切；如果他不愿意做这笔生意，她就卖掉，把一切都卖掉。

当普马里埃加正要为隆达利埃戈小姐的几乎是异乎寻常的决定感到惊讶时，他想到，更为有益的当然是进而考虑这笔生意的好处，不要大惊小怪。感到惊讶没有益处，尤其是在对方提出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时。所以，就像准备卖给他的几棵苹果栽子或秋季的牧草一样，普马里埃加完全投入了这笔生意的谈判，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感到丝毫的好奇。

根据他的习惯，在阐述他的理由证明抵押贷款的优越性时，他总要把立约人甲和乙叫来。“放债人乙，抵押人丙，产业主丁……”普马里埃加先生说。他特别憎恨人格，决不把“对方”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同类，而是一个字，必须取消的一种表格的内容。经过对其产业多年的努力管理而获得一定经验和某种狡猾手段的堂娜贝尔塔，像一只苍蝇被粘在蜘蛛网上，但是她满不在乎。普马里埃加竭力想欺骗她，让她看到她不一定按他提出的办法丢掉苏萨卡萨洼地，她却假装落入了陷阱。她明白，经过这样的冒险，普马里埃加会成为隆达利埃戈的产业主的，但是她的牺牲正在于此。她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那个刽子手把她钉上十字架。她就这样决定了，她渴望和期待殷勤的、甚至谄媚的和奴性十足的犹太人说出的……这只田间的老鼠必须交给她一大笔钱，成千上万的银币。普马里埃加把数目确定下来时，堂娜贝尔塔觉得心脏高兴得直跳，高利贷者付给她的比她所希望的多得多，她不相信她那些已经减少和贫瘠的田产居然能带来如此巨额的银币。

当普马里埃加离开波萨多里奥时，帮助他上马的伊莎贝尔和管家斜眼瞧他，发现他仍然面带笑容；但是此外，他那双活泼的眼睛还放射着火光，火光穿透了他的眼镜玻璃片。过了一会儿，普马里埃加走到可以俯视萨奥宁的高处停下来，调转马头，观赏眼前的景致和他的“新的占有”的美丽景象。他总是把凭借有水印的文件和登记册赋予他的一切铁锚、利爪般的支配权变成归他所有的东西，称之为“他的占有”。3天后，普马里埃加又来到波萨多里奥。这一次由他安排的新公证人和

几个见证人与技术员陪同。他们都是他的欠债人。事情并不像堂娜贝尔塔希望的那么简单,那么快。她本想把所有的羊毛留给普马里埃加先生的冷剪刀去剪,可他却希望得到千百种保证,并凭借合法的仪式和诸多麻烦手续使对方不知所措。堂娜贝尔塔所坚决反对的是要她去首府。这可不行。直到搭火车去马德里的那一天……她一直不想离开苏萨卡萨。一切终于办妥,堂娜贝尔塔看到了她那只保存着古老的秘密的箱子里装满高利贷者“借给”她的成千上万的银币的时刻。她很明白,她永远不能告别波萨多里奥、阿伦和其它的一切……她怎样偿还别人给她的那笔钱呢?既然她只想再活几年,她该怎样偿付利息呢?也许会出现奇迹。只能如此。如果奇迹降临,苏萨卡萨将仍然属于她。这种希望总是不坏,至少是一个安慰。

是的,她把一切都失掉了。但问题是她必须偿还她儿子的债务,必须买那幅画……然后饿死,如果必要的话。

那么伊莎贝尔呢?普马里埃加非常清楚地暗示过,为了抵押的财产的安全,他需要一位勤奋的管家对抵押财产进行看管;让管家暂时住在庄园里,他没有什么不便;但是波萨多里奥的钥匙和宅第及其附属部分的管理问题……他宁可亲自来负责。这样一来,伊莎贝尔就不能留在波萨多里奥了。在提出把她带走之前,女主人犹豫不决,是因为花费的问题,必须节省,尽可能减少开支,她不知道她的钱够不够还债和买那幅画。一切可以不花的钱,必须省下来。把伊莎贝尔带走就是多了一张嘴,多了一个客人,多了一个旅行者,几乎增加一倍的开销。尽管如此,由于堂娜贝尔塔指望在送礼方面省下这笔费

用来，所以还是对女佣人说她决定把她带到马德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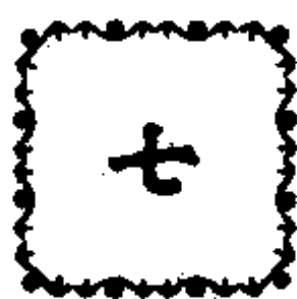
伊莎贝尔没有勇气表示同意。她没有像女主人那样发疯，她看到了危险。已经有太多的不幸落在她头上，她不能再去寻找别的不幸，最大的不幸，确定无疑的死亡。她要去马德里！她经常想这类像来世一般如此遥远而渺茫的事情，她不相信存在着离苏萨卡萨那么远的地方……马德里！火车……那么多人……那么多的道路……怎么可能！请女主人原谅吧，她爱她，忠于她，但不能随她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要求她采取勇敢的行动，可是她不能到那里去。伊莎贝尔像圣彼得那样，拒绝了她的女主人，逃脱了她的理想的疯狂举动，把她抛在危险中，让她留在十字架下。如此这般，倘若堂娜贝尔塔正在走向死亡，伊莎贝尔将感到无比遗憾，但她不能伴随她进入坟墓。这样，她便在通往马德里的路边上离开了女主人。女佣人在邻近的城市有几个亲戚，主人不在的时候她将到那里去，尽管她不愿意，因为普马里埃加先生要把波萨多里奥的钥匙拿走。据伊莎贝尔说，那是违背上天和人间的一切法律的。

“难道您不是主人吗？他有什么理由在这里发号施令？”

“别说蠢话了，伊莎贝尔。他愿意怎样就怎样，因为他给了我钱。这个家就像他的一样了。”

堂娜贝尔塔心里感到，她这个和她相处这么多年、相处整个一生的同伴，在最关键的时刻丢下了她，让她自己去迎接危险。不过，她原谅女佣人的脆弱，她必须以自己的全部勇气和不可动摇的决心离开自己的家，走进那座由道路、城镇、嘈杂声和陌生的“敌对的”人构成的迷宫。可怜的老妇人叹了口气，

对自己说：“既然伊莎贝尔不跟我走，我就把猫带走吧。”当女佣人得知猫也跟她去时，她像询问似的恐惧地望着它。尽管这是事实，但是她觉得硬把这只可怜的动物带走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不能像她那样说不愿意。可是，如果猫知道被置于的境地，她确信它也不会愿意跟随她的女主人去的。但是，虽然猫是她抱到女主人家里来的，她也不敢反对女主人把它带走；严格说来，猫是她的。不过她却不能把猫带到她的远方亲戚家去：多两张嘴吃饭是让人受不了的。它不能独自留在波萨多里奥，更不能和普马里埃加在一起，他会把它饿死的。她决定，还是让猫跟着女主人堂娜贝尔塔去马德里吧。



一天早晨，伊莎贝尔从她那张贞洁的床上起来，走到厨房的一扇窗前，把一只手举到眼睛前遮着阳光，望了望天空，脸上现出不快的表情，用更加不快的声音反常地自言自语，禁不住叹道：

“旅行的好日子！”她随即又想，但没有说出来，“这是最后一天了！”她点上火，打扫了一下，接着去打新鲜水，煮了她喝的咖啡，然后又煮了女主人喝的巧克力饮料。好像家里什么异乎寻常的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她照规定的方式敲了敲堂娜贝尔塔的卧室的房门，用这种惯常的方式告诉她，早餐已经做好

了。她，伊莎贝尔，好像那天早晨一切并没有结束，好像一个小时之内将要发生的事情对她来说并不是一种世界的末日，所以她照样干她的家务活儿，但是这一次她干的大部分活计已毫无用处，因为这天夜里将没有人在波萨多里奥睡觉了。

她刷水罐时，那只猫从跟厨房的地势一样高的果园旁门里跑进来，身上满是露水，洁白闪光的皮毛上粘着潮湿而灰暗的早晨的“葡萄蔓”。伊莎贝尔怀着疼爱、妒忌和同情的心情望着它。

她自言自语道：“可怜的小东西！你还不知道等待着你的事情。”猫很被动，还没有做旅行的任何准备；对它来说，很久以来所过的那种生活，它肯定认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要搬家了，它是难以理解的。它开始舔前一天晚上的剩菜盘子，对它来说好像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堂娜贝尔塔悄悄地走进来，看见巧克力饮料放在揉面板上，她像往常那样开始在那里喝饮料。旅行的准备，包括最后一件小事，许多天以前就做好了。就只等告别后动身了。在共同生活的那最后时刻，女主人和女佣人几乎没有讲话。一个小时后，普马里埃加先生来了。他用一种谁也不敢表示感谢的热情态度负责办理一切。他要把堂娜贝尔塔送到萨奥宁车站，最近的车站，托运行李，扶她上二等车厢（为了省钱，堂娜贝尔塔不愿意坐头等车厢）……我们该走了。在马德里，有一家廉价客栈的老板在等着她。普马里埃加先生给他写了信，感谢他接受他送去的一个客人。他去马德里时，总在那里落脚，尽管他那么有钱。

脚夫和普马里埃加进了厨房。普马里埃加租了他的一头驴，让堂娜贝尔塔骑着它去车站，车站离波萨多里奥有10多公里。女主人和女佣人一声不吭，那天早晨简直像彼此恨之入骨，仿佛在前来送她的人面前默默地抱怨这种分离。主仆二人感到无比心酸，浑身无力，不禁放声大哭，拥抱着哭了很久。

那只猫不再舔菜盘子，惊异地望着她们。在那个家里，这种现象从没有发生过，亲热的感情是不用表达的。大家彼此相爱，但不拥抱抚爱。大家让它过得也很舒服，但是不会亲它，也不会对它甜言蜜语。它蹭到老妇人们的裙子下，怒冲冲地望着普马里埃加先生。

堂娜贝尔塔要求普马里埃加先生等一等，然后从果园的旁门走了出去。她爬上坡，走到最高处，站在那里观望她的产业。密林随风摇曳，闪着湿润的光芒，仿佛在低声呻吟。有一些麻雀在尖叫。即使那个严肃的告别场面充满诗意，也不能使堂娜贝尔塔得到安慰。面对她那熄灭的、忧心的想象力，大自然没有那份常常使忧伤的幻梦者感到莫大欣慰的人格化的同情心。无论阿伦、略萨，还是树林、宫殿，都不对她说什么。它们无动于衷地待在那儿，不会想念离去的人；它们的打算和伊莎贝尔一样，只是更加明显些；如果问问猫愿意不愿意走，它也会表现它自己的打算的。没有关系。堂娜贝尔塔觉得她的土地不爱她，但是她却无比地爱它们。是的，是的。在世界上，人们不但爱人，而且爱物。阿伦、宅边的田地、果园和波萨多里奥，它们本身就是她心灵的一部分，无需把它们同人类的爱心联系起来。对大自然，应该像真正的恋人相爱那样去爱它，尽

管你轻视它。崇拜偶像，崇拜石头，崇拜没有感觉、不知报答的东西，是至高无上的崇拜。最优秀的信徒是仍然跪在没有上帝的祭坛下的信徒。麻雀在叽叽喳喳地尖叫，仿佛在说：“对我们，你有什么话说吗？你走了，我们留在这儿；你疯了，我们没有疯；你要去寻找你儿子的画像……你并不确信那是你儿子。愿你和上帝同在。”但是堂娜贝尔塔原谅那些小鸟儿，归根结底，它们是小小的鸟儿。她甚至也原谅绿色的阿伦，它更加无情地对她保持着沉默。树林在呻吟，它倒是说话了，但是话不多，像个小孩子，哭累了，把呻吟变成了旋律，拿它的痛苦来开心；在大自然面前，她以决定性时刻的洞察力发现，树林呻吟并不是因为她要离去，平常它总是这样呻吟的；灰暗而潮湿的早晨的寒气，是自然界中多次出现的令人讨厌的千百种形式之一。树林像往常那样抱怨贴着土地生存的一切可恶的东西，抱怨那些在世界的空中旋转、像拴在链条上一样受着重力束缚的东西。她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像囚徒一样出现在她面前，抱怨它们所受的监禁，但是它们仍然爱它们的监牢。她是自由人，她可以打碎锁链，并且已打碎……但是她的心灵有一半仍然抓着锁链不放。

“别了，永别了！”堂娜贝尔塔对自己说。她想赶快下去，却没有移动。她心里还经受着世世代代告别家乡的隆达利埃戈家族成员的痛苦。父亲、哥哥、祖父祖母……都涌入她的胸中和喉咙，使她难过得透不过气……

“喂，堂娜贝尔塔，我们要误火车了！”普马里埃加在坡下叫道。她听到的声音仿佛是说：“你要错过绞刑架了。”

普马里埃加和脚夫，刽子手和他的助手，已在院子里等候了，还有堂娜贝尔塔必须骑的、用棍子打才走的驴。

那只猫装在一只筐里。



天亮了。以偷偷走动的猫一般静悄悄降下的一团团的雪，一层层、一铲铲地撒在整个宽敞的太阳门下，几个小时以前就把喜欢熬夜的行人的足迹盖没了。家家户户的街门已经关闭。只有一家的门虚掩着，那是商店的店门；有一张放着油煎饼的桌子，有人想把它抬到露天里去，现在被抬进了内务部门洞里。站在卡门街一个街角上观看那幅景象的堂娜贝尔塔，不明白为什么在那里炸油饼，或者至少为什么在内务部的门廊里卖油饼；但是这时，桌子已经消失，两个门卫也随之撤离，其中一个好像是电报系统的人。广场陷入孤寂，只剩下堂娜贝尔塔和大雪。年迈的妇人一动不动，穿着木拖鞋的双脚陷在喧软的雪中，雨伞张开着，仿佛包着一层白布。“跟那里一样，”她想，“阿伦一定也是这样子。”她去做黎明的弥撒。教堂是她的藏身处，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类似家乡的东西。只有凭借宗教的联系，她才感觉到她同京城的人联结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她对自己说，“大家都是天主教徒，都是兄弟。”这个想法，多多少少打消了所有的陌生人使她产生的恐惧感。她觉得他们不

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整体，是一群人，是许多人。弥撒跟她在萨奥宁、在波萨多里奥的附属教堂里做过的一样。神父讲的也一样，做的也一样。老是进行劝诫。天天听弥撒就是为了这个，但是起那么早是为了别的事情。目睹马德里的凄凉景象，她觉得自己和它亲近了些。她感到大街不那么敌对了，大街更像小巷了。树木更像真正的树了。她本想到郊区走走……但是那地方太远了！她的腿脚是那么软弱无力，乘车又那么贵，那么危险！……她终于有那么一两次走到那个“村落”的边缘，还以为它没有尽头呢……但是她放弃了这样的发现，因为“田野”并非田野，而是一片荒漠，一片棕褐色！什么都是干枯的！她的心缩成了一团，感到无比痛心。与其看到这种景象，知道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荒凉的地方，她还不如死去。对苏萨卡萨来的不幸老人来说，那个充满生机的绿色角落距离真正的世界、真正的土地那么远，由于这大片的石头和尘土而远远离开了凉爽的空气、绿草和枝叶，是非常可惜的。望着荒凉的景象，她觉得给她的印象如同口嚼泥土，手抓干土，双手直抽动。她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有时在半路上不得不克制自己，免得呼救，免得求人大发慈悲把她送回她的波萨多里奥。尽管她如此悲伤，在街上走时还是面带笑容，恐惧地冲着人群微笑。她对人群很礼貌，并想奉承他们，赞扬他们，免得他们伤害她。她把人行道让给所有的行人。由于她耳聋，使用眼睛推测碰到的行人是不是对她说什么，所以她才微笑，才热情地点头致意，并低声向人道歉。人群肯定同情这个整洁、快活、身穿烟草色丝绸衣的可怜老妇人，许多人也对她微笑，把平坦的路让给她

走；没有人抢她的东西，也没有人想诈骗她。尽管如此，她还是害怕。看见她出门之前停在门厅里画十字，人们毫不怀疑，对这位老妇人来说，上街愈来愈需要鼓足勇气了。

她害怕人群……但尤其害怕被车马撞着，踩着，轧着。每辆有轨车，每辆双轮马车，都是一头扑向她的野兽。她像基督教的殉道者冲进竞技场一样，不顾一切地穿过太阳门。她觉得兽力有轨车像一头谨慎的怪物，像一条危险的长蛇。她觉得断头台像暗中滑动的轮子似的东西，像一把在两条铁轨上滑动的刀子。车轮声、脚步声、钟声、笛声和喇叭声在其神秘的昏暗的声音空间里混杂在一起，可怕地进入她的脑海。当兽力有轨车从背后开来，根据几乎是猜想的信号，根据其他行人面临危险做出的某种反应，根据有轨车的震动，根据模糊不清的声音而发觉它逼近时，堂娜贝尔塔便紧张而敏捷地躲到一边。这对一位年迈的妇人来说似乎是不可能的：她给猛兽让开路，转脸望着它，还对有轨车微微一笑，甚至不由自主地对它鞠个躬。这纯粹是奉承，因为她在内心深处是憎恶它的，特别是由于它的背信弃义和阴险狡诈。它是怎样向她扑来啊！它是多么野蛮、狡猾、残忍啊！……许多行人把她从巨大的危险中救出来，把她从马蹄下或车轮下拉出来；用双手把她救起来，推她一把，免得被车轧着……她多么感谢他们啊！她是怎样地转向救命恩人竭力用手势和言语称赞他、感谢他啊！“您救了我的命。先生，如果我中点用的话……我是聋子，聋得很厉害，请您原谅，不过凡是我能干的……”路上那些救过她的人转身走开，不听她讲话。“既然有这么多好人把我从死神的利爪里救出

来,我为什么还那么怕他们呢?”许多人对她漠不关心,让她挨马踩,让她被车轮子轧为两截也不肯伸给她一只手,也不喊一声提醒她,她并不感到奇怪。她和那些陌生人有什么相干?离开萨奥宁,更确切地说,离开苏萨卡萨,她在世界上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她才那么感谢人们帮助她躲过了马车祸和电车祸……她也愿意为别人服务。她觉得大街上的活动就像每天进行的战斗。马德里的一切居民,漫不经心的,勇敢的,都参加了:碰撞的战斗,躲避车祸的战斗。在那种有着无穷无尽的危险的日子里,她也想帮助她的同类;他们尽管那么陌生,那么不相干,但他们毕竟是她的同类。走路时她总是睁大眼睛,用眼睛代替耳朵,全神贯注地留心自己的脚步和别人的脚步。在每个路口、每条石铺路上和每个广场上,都会发生马车和马造成的灾祸(这是她的想法),存在最大的危险;逢到这种横穿马路的可怕时刻,她总是加倍注意,像想到自己一样想到其他人;当她能从那样的一次灾祸中救出一个小孩、一个老人、一个像她这样的老妇人,不管是什么人时,她高兴极了。一天,在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她在帝国大街人行道上看见一个醉汉摇摇晃晃,不停地打着趔趄穿过太阳门;与此同时,有轨车和出租马车、公共汽车和双轮马车、马匹和搬运工来来往往,像乱箭穿空……那个醉汉竭力地克制着醉意,不慌不忙地走着,已完全不再弯来弯去,而是模仿各种轨道和横道走路,做梦也不会梦见有危险,不会梦见横冲直撞肯定造成死亡的齐射的乱箭。堂娜贝尔塔看见他忽而前进,忽而后退,奇迹般地躲避着每次不幸,对司机和骑马人傲慢的喊声听而不闻……她双手

合十，站在人行道上为那人祈祷，就好像站在岸上为一个眼看着溺死的落水人的生命祈祷一样。

直到看到醉汉被一个警察抱住安全无恙后，她才松了一口气，只是不知道把他带到哪里去。毫无疑问，是上帝，是守护神在关心着京城的醉汉们的命运和危难！

那种对嘈杂声、交通、碰撞和车祸的经常的担心，成了缠绕着她的一个念头，一种癖好，一种永恒的不断重复的眼前的具体感觉，这使她不情愿地离开了她的重要思想，离开了她那种求索者般的折磨人的生活。是的，她必须承认。她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人群、马车和有轨车带来的危险，而不是她的“案件”，不是她同那些反对她到马德里来实现她的愿望的阔佬们进行的非凡的斗争。不知为什么，也不知怎么回事，自从离开波萨多里奥以来，她的思想和心情发生了混乱，她考虑和关心自己多了，她觉得自己很可怜，还恐惧地想到了死。如果稍微离开波萨多里奥而在看来似乎是陌生的同一个大地上走几步就感到痛苦不堪，动身去另一个世界那该有多么可怕啊！自从上了火车后，她就发疯地渴望返回去，下车，跑回家找她的佣人伊莎贝尔和她的树林、草地、宫殿……被她抛在远方的一切。她丧失了距离概念，她觉得已经穿越了无比远的空间；她相信，照原路返回去不花几百年是办不到的……她的头痛极了！她觉得其他人，那些来历不明的、漠不关心的、上下她坐的二等车厢的、向她要票的、为她服务的、用马车把她送到一家客栈的人都一闪而过！她迷失了，迷失在了广袤的世界、无边的世界、布满幽灵的世界里！她觉得大地上有那么多人，每个

人都失去了价值。这个人的生命，那个人的生命，都毫不重要；其他人也肯定在这样想，这可以从他们那种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样子看出来；他们永远在交谈，永远在分别。那种生活的奔忙，那种混乱的人群，使她想到她在树林里和夏天的河边躲避的一群群蚊子。

在马德里过的这几天，她不想动地方，也不想以什么方式开始努力调查了解她需要知道的事情，推动她到京城来的事情。那是一种真正发疯的举动。她一时想到自己的处境，想到自己别在桌子上恶心死，别在面对一条称作院子的脏巷子的卧室里痛苦死，别在狭窄、肮脏、又硬又破的床上冻死。她病倒了。卧床8天，她有了些精神；稍微好些后，她起了床，在她毫不怀疑是人世间的地狱里辨别方向。客栈的女店主成了她的朋友，她的外表显得挺慈善；由于贫穷，她不能成为一个完全慈悲的人。堂娜贝尔塔开始打听、询问……她走出客栈。这时街头的危险的热潮已经开始。但是，最后在恐惧中，在“战斗”中，她还是了解到一点情况：她寻找的那幅画存放在一幢对公众关闭的别墅里，由政府保管着，直到做出决定：是归一位大臣所有，还是让一位美洲阔佬先带到马德里他的府第，然后也许再带到哈瓦那他的宅邸。她知道这一切，但是不知道画的价格，也不能看到那幅画。她要办这件事，要想办法看到那幅画。

那天早晨下着雪，天气寒冷。对堂娜贝尔塔来说，那一天是庄严的。在客栈一位房客的影响下，她被恩准去看那幅名画。那幅画没有向公众展出，而是在郊外一间冰冷而凄凉的客厅里铺在地上准备打包运走。可恶，多么巧啊！如果那天看不

到,就永远看不到了。必须冒着大雪去……这没关系。如果那天允许车辆通行,她将破例叫一辆出租马车。她要去看“她的儿子”!为了做好准备,为了赢得天意,保佑她的大胆意图顺利实现,她要先去教堂听晨弥撒。大雪中的太阳门冷清、寂静,是好兆头。“家乡也会是这样的!多干净的‘床单’!多么洁白无瑕!没有一条小路,没有覆盖着白霜的土路,没有痕迹……很像阿伦的雪,没有人踩过。”

九

在阴暗、寒冷、凄凉的教堂里,她坐在一个她认为是自己的角落里。祭坛上的烛光和大厅的灯光为她的心灵深处带来一股亲切的家庭的温暖。神父用拉丁语低声讲道的声音夹杂着哮喘病的咳声,在她耳畔愉快地回荡,给她一种家乡的感觉。祭坛上那些隐隐约约可见的神像,以他们的沉默讲述着上天和人间的团结精神、永恒的信仰与世界的统一。在恐惧、沮丧和绝望的时刻,堂娜贝尔塔忘记了这些思想。她精神振奋,有了勇气,走出教堂决心为她的事业斗争,去寻找“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债权人。

匆忙、无味、随便地吃了中饭后,时间就到了。她拿着介绍人的名片独自离开客栈,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把远方的那幢大房子的地址告诉车夫。听见他咒骂,看见他犹豫不决,像寻找

借口拒绝去那么远的地方，堂娜贝尔塔便微笑着用信服的口吻说：“按小时计费！”片刻，一匹可怜的又黄又瘦的马便一步一步拉着她沿街向上走去。堂娜贝尔塔手里拿着介绍人的名片，克服了在门口遇到的困难，接着从一个大厅走到另一个大厅，忍着寒冷，听着许多锤子钉箱子发出的单调而枯燥的声音，之后来到一位衣着不整的胖先生面前，他好像负责那种砰砰作响的混乱的装运艺术品的工作。那些画要运走，大部分已经运走；墙上几乎一幅也没有了。脚下必须留神，不然就会踩着铺在地上的画：那块地毯价值成千上万枚银币！摊在矮木板台子上的画很大，有一些已成为名画。胖先生看了看堂娜贝尔塔递给他的名片，又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老妇人。当她笑咪咪地指着自己的耳朵告诉他她是聋子时，他的表情显得不快。无疑，他觉得为了接待这个如此微不足道的、随便由某个自认为是朋友却不过是相识、无关紧要的人介绍来的人，稍微提高一点声音讲话要花很大的力气。

“那么，您是想看看巴伦西亚那幅画啦？差一点您就看不着了，老太太。再过半个小时它就回‘它的家’了。”

“它在哪里？它在哪里？是哪一幅？”她颤抖着问。

“这一幅。”

胖先生用手指着摊在他脚下的一幅巨大的、显得很脏的灰布。

“这一幅，这一幅！可是……上帝啊！上面什么也没有！”

胖先生耸了耸肩。

“上面什么也没有！……”堂娜贝尔塔恐惧地重复说，用目

光、表情和发抖的声音祈求着同情。

“当然！这样的画布在地上是看不到什么的。不过，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您应该早些来嘛！”

“没有人向我介绍。公众不能进这个地方。它是对外关闭的……”

下流的胖先生又耸了耸肩，然后向一群工人走去，吩咐他们干活，把年迈的妇人丢在一边。

堂娜贝尔塔独自站在那里，孤零零地面对着脚下那一堆乱七八糟、污迹斑斑的东西。

“我儿子在这儿！是这个……是这种灰色、黑色、白色、红色、蓝色的东西混合成的像烛花似的东西！……”

她像求救似的四处望着。

“啊，当然！凭着我这张漂亮脸蛋，你们不要把画重新挂在墙上……画，都没有框……”

4个穿肥罩衫的男人没有注意老妇人，走到那幅画前，一边说着堂娜贝尔塔不可能懂的话，一边动手小心地把画拿起来，放到更方便的地方打包……

60多岁的可怜妇人惊异地望着他们，猜测着他们的意图……当其中的两个工人弯下腰卷画时，堂娜贝尔塔叫了一声。

“看在上帝份上，先生们！等一等！……”她叫道，同时用手像钳子似的抓住一个黄头发、面善的青年人的罩衫。“等一等！……我想看看他！……只看一眼！……天晓得我能不能再看见他在我面前！”

4个工人吃惊地望了望她，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她准是疯了，”一个工人说。

这时，轻易不哭的堂娜贝尔塔像得到安慰似的觉得眼睛里涌出了两颗泪珠。两滴晶莹的眼泪孤独而庄重地从她那消瘦的面颊上滑下来。

工人们看见她流眼泪，不再笑了。

她肯定没有疯，怕是有别的原因。面善的黄发青年告诉她，他们做不了主，那幅画不能在那里存放了，因为它已换了主人；他们得把它运到主人家里去，买画的是美洲非常富有的一位先生。

“是的，我知道……所以……我得看看中间那个人的像……”

“上尉的吗？”

“是的，不错，是上尉的。我的天！……我从我的村子，从我的家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为了看看上尉……他的画像要是被送走了，我怎么能知道我可不可以进那位阔佬的公馆呢？等我想办法得到允许进去时，谁知道画像是不是被带到美洲去了呢？”

工人们终于像离开大厅的胖先生那样耸了耸肩。

“喂，请你们，”堂娜贝尔塔说，“等一下……行行好吧！我可以使用这架梯子……是的。如果你们把梯子给我搬近一点……我没有力气！……如果把梯子搬到这幅画前……放在这一边……我……可以爬……牢牢地抓着……我能够爬三四五级……我当然能！……从上头可以看得清楚点……”

“您会跌下来摔死的，老太太。”

“不会，先生。在我家的菜园里，我就是这样爬上去摘水果的，晾白衣服的……我不会跌下来的，不会。行行好！帮我一把吧。从梯上回头往下看，准能看得清楚点……请帮我一把。”

黄发工人很同情她，其他人则不然。他们不耐烦了，动手收拾画。与此同时，他们的同伴迅速地把梯子搬过来，一面抓着梯子不让它动，一面用手扶着堂娜贝尔塔。她颤抖着赶紧爬，一蹬一蹬吃力地爬那架发滑的破梯子。她爬了5蹬，用全身的力气抓着梯子，扭转脖子，欣赏那幅美丽的画……画在晃动，因为工人们已开始把它抬起来。在烟雾、鲜血、石头、泥土、制服的鲜艳颜色中间，她看见一个人像，那个肖像像波动的幽灵，像在梦中；那个人用崇高而可怕、勇敢而恐怖的眼睛望了她片刻……这是“她的上尉”的肖像，她在波萨多里奥门口遇到的、身上也溅着血的上尉的肖像。是的，这是她的上尉，和她本人、她的大哥的样子混合在了一起；他是一个移植在她心中的丈夫身上的隆达利埃戈家族的人：她的儿子！但是像出现了一道闪电，他“噼啪”一动，像被抬去埋葬一样躺着……在碎石和砂土中间，在尸首和刺刀中间，他手持利剑张着双臂前进。她不能凝视那个形象。那个形象那么苍白，那么波动，消失在另一些污斑和形象中间，她几乎没有看到它……但是那张面孔的表情，那种目光的魅力，却牢牢地留在她的脑海里……那幅被工人们带走的画消失时，堂娜贝尔塔的眼睛模糊了。她失去了知觉，晕了过去，眼看要跌下来，那个扶着她吃力地爬梯子的富有同情心的工人抱着她下了梯子。

这也是一幅画：看上去，就像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下来的

画面。



堂娜贝尔塔被抬进她坐过的那辆计时收费在门口等她的马车，回到客栈后很快就苏醒了，只是还没有力气下地。她又躺了两天。后来进行了紧张的康复活动，又开始了新的调查，托人了解“她的上尉”的主人住在哪里，设法得到允许进他的家门看那幅画……谈谈买画的……重要问题。

关于弄到那幅杰作的意图，堂娜贝尔塔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帮助她寻找推荐人的人也一无所知。她害怕客栈的人知道她相当富有——竟能花上千上万的银币买一幅画；她害怕总是随身带着的钱被人抢走。她从来不听人劝告把钱存在银行里……她不明白这一点。别人会诈骗她，最牢靠的还是她自己加倍小心。她把钱缝在衣服里，胸衣里；这样最保险。

由于耳聋和习惯，她和世界断绝了联系（尽管她跑遍了马德里的每条中心大街），无法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她不看报，也不相信报——，甚至也不知悉一件对她的事情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事件。直到她终于走进画的主人、她的对手的公馆，她才知道。那是一位和她年纪相当的先生，身体健康结实，待人和蔼可亲。他花钱办好事，竭力让人理解他的富有；他赈灾济民，却不懂得什么是灾难；他感受不到他人的痛苦，却要设

法减轻它；他救灾扶贫，是出于当然，却非出自内心，他的心思全被自己的幸福占去了。堂娜贝尔塔让他觉得可笑。他像装运画的那些工人一样也认为她疯了。但是，她的疯让人开心，无害，有意思。“诸位想想吧，”他在他举行的银行界和政界的要人茶会上说，“诸位想想看，她想买我收藏的巴伦西亚的最后一幅画！”对这样一番话，他们总是报以哄堂大笑。

巴伦西亚的最后一幅画是这位美洲显贵使用金钱的力量和外交手段从政府手里夺来的。为了让老实厚道的发展大臣让步，承认金钱是万能的，他甚至托外国人从中说合。此外，司法机关和慈善机构也站在这位富豪一边。遵照画家的遗嘱，巴伦西亚的继承者即医院如果让美洲人买下那件艺术珍品，会赚更多的钱，因为政府付不出画家生前确定的画的价格，而海外的阔佬考虑到那是画家死后出售的，便按照画的定价如数付了钱。由于画家的死亡，交付的价款增加了2倍。那年秋天，画家被一场大雨淋湿患了感冒，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邻近港口的一个阴暗的镇子上死去。从法律上讲，给最富有的人以优先权是有点不合理的，但是严格说来，为画付钱多的人把画拿走又是公平的。

在参观美洲人的私人博物馆的最初几天，堂娜贝尔塔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后来她才认识这位百万富翁，并同他谈了话。在某人的介绍下，他允许她进入他的公馆，但他不知那人是谁，也不知她的来意是什么。他手下的人让她进了公馆。在走上地毯前，她仔仔细细地擦了鞋。她面带笑容，散发了小费，像听弥撒一般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地观赏着同一幅画，即客栈

里的人称为“案件”的那幅画。

那幅画被镶在金框里，挂在那间豪华的大厅的墙上。墙上挂着许多其它艺术精品。堂娜贝尔塔觉得那幅画完全不同了。现在她尽情地欣赏着，仔细察看着这位英雄的容貌和表情。他死在那一堆血淋淋的光荣的泥土和尸首上，头上环绕着战火和硝烟的光环。她猜度着画家想表现的一切。但是……她不能够确切地认出她的儿子。她要根据光线，根据她自己的精神状态，根据他吃饭、喝水的样子，来猜测那幅名画上的上尉是不是她和她的上尉的儿子。当她第一次感到她的信念动摇而产生疑问时，她不寒而栗，一股死亡般的冷汗从她的脊柱上流下来。

如果从内心里不再相信画布上的上尉是她儿子，她该怎么办呢？她为什么把全部财产交出去呢？为了一块她不知道是不是她儿子的肖像的裹尸布的画布，她为什么要陷入贫困的深渊呢？如果那不是她儿子，她干吗要努力寻找债权人或他的家庭，要把那位英雄的债务偿还他们呢？

由于怀疑，由于担心自误，她把她的波萨多里奥、她的碧绿的阿伦交给了贪心的高利贷者！由于怀疑，由于担心，她同意到马德里来，冲向地狱般的街道，每天投入同马车、马匹和行人的斗争！

她按照得到的准许，又去了几次美洲人的公馆。有时她到那里后，整个上午和下午都站在那幅画前。小费起了作用，下人们很愿意接待她。她离开那里时，回去观看的愿望变得越发强烈。她怀疑时，更加渴望回去观看，以便巩固她的信念，同时

出神地盯着那张面孔、那双眼睛，想把他心中的秘密掏出来。他是不是她的儿子？“是，他是，”她的心灵有时这样说。“可是，没有良心的母亲，现在你还不认我吗？”他那微启的口唇好像大声说。有时他的口唇紧闭不语。堂娜贝尔塔的心灵说：“谁知道，谁知道！相像也许是偶然的，是偶然和感觉。是我疯了吗？至少，我是不是老糊涂了呢？不过，他不是有点像我的上尉，有点像我，有点像所有的隆达利埃戈家族的人吗？是他！……不是他！……”

她想起了圣徒，神秘主义的圣徒。上帝也经常诱惑他们。为了考验他们，把他们抛在严酷的精神荒漠中，上帝有时忘记他们。

圣徒们胜利了。尽管他们心灵的太阳昏暗了，被云雾遮住了，他们仍然保持着信仰和爱心……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祈祷，为的是让上帝回到他们身边来。

堂娜贝尔塔终于感受到“对怀疑的信仰”的崇高而朴实的快乐。为不可置疑的东西牺牲，算什么光荣！什么胜利！勇敢在于不为其信仰，而为其怀疑付出一切。她在怀疑的情况下爱她信仰的事情，就像儿子病倒或犯了罪时母亲更爱他一样。在她看来，“软弱的、病态的信仰”比盲目的、强烈的信仰更伟大。

自从有了这样的感受后，她那种为得到那幅画而敢撼天动地的决心更坚定了。

当在美洲富翁的博物馆大厅里第一次遇到他时，她就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第一天她没有把她的骇人听闻的意图告诉他，甚至也没有问他那幅名画的价钱是多少。在她提出的第

二次会见中，她严肃地对他谈了她的想法，她要买下那幅画的无比强烈的愿望。

她知道在此之前国家为买那幅画准备付多少钱。她的钱够这个数目，并且还剩余几千比塞塔；如果找到债权人，她还能偿付儿子的债务。堂娜贝尔塔焦急地等待着百万富翁的答复，并没有介意他表现出的惊讶神情，这她早就预料到了。这时她才知道她的画家朋友为什么不回复她派信使送给他的信；她知道，她儿子的同事、改变了最后一个隆达利埃戈家族成员的晚年生活的那位可爱的著名艺术家、树林中的那个幽灵……在他的一次为探索大自然的旅行中死在了那里的土地上。

由于画家的死亡，“她的上尉”那幅画现在不知值多少万银币，即使整个苏萨卡萨的面积再增加3倍也不足购买那块寥寥几尺长的画布的！

可怜的老妇人趴在海外富翁的十分平坦的肩上哭了。富翁平易近人，善于表露慈善家的风范……善良的妇人肯定疯了，但是她的痛苦并不因此而有几分虚假，她的冒险也并不因此而少了几分趣味。他对待老太太和气，试图像对孩童一样哄她。当然，他绝不把那幅画卖给她。不是因为她能够付给他多少钱，而是因为画本身的价值。不错！可是政府会说什么呢？此外，尽管他认为老实的妇人能够支配她答应付的钱，但是同意她的恳求就等于害了她，会使她倾家荡产。这是败家，是发疯。不行！

堂娜贝尔塔哭得很伤心，同时苦苦地哀求。她心里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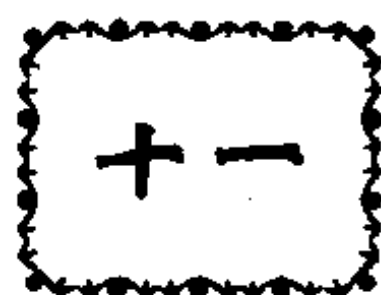
作为其唯一财产的主人，他有足够的耐心容忍她，但是没有足够的慈悲心肠对她宽容。然而，她希望上帝创造奇迹帮助她；她指望从那块巨石上取出水来，要把百万富翁胸中滚动的那块卵石变软。这样，只要那幅画还没有被转移到美洲，他就会暂时同意让她天天去看画；有时他也得允许她看他，看富翁，跟他讲话，跪下来求他……他什么都答应，但肯定不会认输，因为这是荒唐的。

堂娜贝尔塔走过来走过去，从车轮和马蹄带来的危险中穿行；她越来越精神恍惚，越来越虚弱……对办不到的事情也越来越固执。她已经出了名，在美洲人的朋友圈里她是有名的疯子，在某些街道上经常过往的行人都知道她。

马德里一半人的脑海里，都装着这个面带笑容、性情快活、脸色发黄、身穿雪茄色的衣服和过时的外衣的老太太的形象；她躲着公共汽车，藏在门廊下，用千百种表情亲切地和人群交谈，人们却不肯驻足听她说话。

一天下午，隆达利埃戈家族的这个成员得知那位哈瓦那富翁要启程，并带走他的“博物馆”，当即面色如土，可是却没有哭——这很不容易——，用坚决的声调请求她的刽子手跟她最后谈一次话；当着“她儿子”——死去的沉默的见证人的面……对他吐露了她的秘密，即随着她给去世的画家写的那封遗失的信在世界上传播的秘密。这样也不行。画的主人既不心软，也不相信她这种新的发疯行为。但是，他承认那并不全是她编的纯粹的故事，不全是疯女人的纯粹臆造；他猜想，这位妇人可能真的有过一个非婚生子，可是她又怎能肯定画

上那个肖像的原型是她儿子呢？堂娜贝尔塔争取到的一切，仅仅是允许她参加摘画并包装运走的隆重而悲哀的仪式，允许她去和她的上尉、她猜想的儿子诀别。百万富翁还答应她一件事：一定替她保守这个秘密，但是不妨碍她对画像的人物原型进行调查、辨认，只要老妇人讲的事情不是纯粹的编造。第二天，即最后一天，堂娜贝尔塔去告了别，心情比较平静了，这不是因为她屈从了，而是因为她仍然怀着胜利的希望。无疑，上帝想进一步考验她，不到最后一刻是不创造奇迹的。“啊，奇迹一定会出现的！”



那天夜里，堂娜贝尔塔梦见，从她的故乡的港口附近一个遥远的村子，即她的画家朋友去世的地方，随着风的翅膀奇迹般地飞来一位公证人先生：他身材矮小，非常矮小，几乎是个侏儒，说话的声音像知了，手里挥动着一张黄纸，叫喊道：“喂，先生们，等一等！这是最后的遗嘱，真正的遗嘱。原来那一份无效。堂娜贝尔塔的画，作者不是留给医院的，理所当然的是送给她的上尉、他的朋友的母亲的……所以，美洲的百万富翁先生，请您收回您的钱，把画留下来……还给它的合法主人堂娜贝尔塔·隆达利埃戈。”

她醒得很早，想起那场梦，心情很是不快，因为那项决定

虽然对实现她前一天盼望的奇迹非常有利,但是她不能相信。唉!根据她一生的痛苦经验,她十分清楚,梦见的事情是不会应验的!

她去餐厅要巧克力饮料,在那里遇到一件讨厌的事情。事情发生得非常不是时候,尤其是因为它打消了她需要去向冷酷无情的克雷索^①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看看是否出现奇迹的兴致。

遇到的事情是,客栈女主人堂娜佩特罗尼拉把那个永恒的、把那两个和平的女人分开的唯一问题,即猫的问题,摆到了桌面(餐室的桌面)上。女主人对她说过了,她不能忍受它,它像只野猫。由于受到那两个老妇人对它的溺爱,由于它那些作为独立、任性、顽皮、孤僻,总之是野蛮的乡村猫的习惯,女主人实在不能忍受它了。鉴于没有大果园可以去玩耍,它便把整个客栈包括大厅弄得脏乱不堪;它打碎杯子、盘子,撕破椅子、帷帘、地毯、衣服;它偷吃美味甜点和肉食品。必须采取措施。要么让猫和它的主人离开客栈,要么它的主人同意把猫永远关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它逃不出来。堂娜贝尔塔表示反对,坚决卫护她最好的朋友的自由,但是最后还是让步了,因为她不愿意在一个对她来说那么重要的日子发生家常的麻烦事。伊莎贝尔的猫被关在阁楼上一个堆放杂物的、安全的牢笼般的地方,因为天窗上加了一层铁丝网。由于附近没有人住,所以被禁锢在那里的猫的叫声不会打扰邻居们的睡梦,谁也

^① 克雷索,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的末代王,特别富有。这里指那个美洲百万富翁。

听不见,即使它变成虎来吼叫,要求回露天去的权利,也无济于事。

堂娜贝尔塔走出客栈,由于发生猫的事件而烦躁不安,无精打采,同时回想着她做的那个梦。要是能实现该多好啊!那天是节日,那个时间街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她心里十分恐惧。由于冰冻,路面又光滑又干燥……天色还很早,必须消磨些时间。她走进教堂,听了两次弥撒,然后去商店为猫买了一只脖圈,打算在脖圈上绣上几个词首字母,万一它丢了,可以辨认出来。……时间终于到了。她在圣赫罗尼莫街,凭借礼貌和谨慎而胆怯的推挤,穿过马路,在帝国大街路口的人群中开路前进。穿过阿尔卡拉街的紧要关头到了。她用了一刻钟才下定决心。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趁着一个空档,提起衣服,跑了过去……她安全无恙,在像浪头一般吞没她的人群里,她到达蒙特拉街,不慌不忙地沿街上行,因为她累了,觉得此刻比任何时候都疲劳。也许是虚弱的缘故。那杯巧克力饮料她是伴随着关于猫问题的争论咽下去的。在穿过圣路易斯街时,她想:“应该到下面去穿过,那里马路窄一些。”她走进富恩卡拉尔街,这是她最担心的街道之一。她觉得那里的有轨车轨道像剃刀一样贴着她的肉体;轨道紧紧地挨着人行道!从街口一幢古老的大房子前经过时,和往常相反,她竟然一时忘记了危险,忘记注意别被撞着。她想:“卡诺瓦斯先生大概就住在这里……这个人可以为我创造奇迹,可以给我出个真正的主意……我不知道……总之,他能教给我一个可行的办法,让那个美洲的先生不得不把那幅画卖给我……据说,这位堂安东

尼奥权力很大……上帝啊！权力大应该用在这上头，用在法律办不到的正当的事情上。”她这样思索着，不知不觉地向前走了几步。就在这时，她听见一阵叫喊似的嘈杂声，看见几个人把手伸向她，觉得背部被撞了一下……衣服被踩住了……“是兽力有轨车，”她想。为时已晚。是的，是马拉有轨车。一匹马撞倒了她，踩着了她，一个轮子从她的腰部轧了过去。有轨车在轧过女人后的不远处停了下来。人们只得倍加小心地把她从车轮之间救起来。她已像死了一样。没有过10分钟，她就真的死了。她没有讲话，没有叹息，什么也没有做。她被放在人行道上，几分钟后，警察来了。人群围上来观看死者。有些人认出了她是那个常在街上来往、总对人们微笑的老太太。一位年轻、活泼、善良的记者突然难过起来，他回忆了一下，对围观的人群说，这位不幸的老婆婆曾在市政府旁边的马约尔街上发生的一次类似的车祸中救了他。尸体不令人厌恶，也不可怕。堂娜贝尔塔仿佛睡着了，因为她熟睡时就跟死了一样。她的面色像发黄的象牙，灰白的头发成波浪形，其它一切，包括靴子，是烟叶色的。只有一道血迹，一小股血从苍白而狭窄的口唇角上流出来。人们的心情明显的是同情，而不是惋惜。这个老太婆孱弱不堪，不管怎样，不会活很久了。她会很快腐烂的。几分钟后，痛苦的痕迹就在人们心头消失了。交通恢复正常，尸体被抬走，有轨车不见了，车祸事从街头传到法院，上了报纸。隆达利埃戈家族的末代成员、波萨多里奥的女主人堂娜贝尔塔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在特图安街一间顶楼的一个存放杂物的角落，那只猫被

它的主人抛在了那里。它没有别的名字，它在苏萨卡萨有过幸福的时光，它是乡村的老鼠的猎手，是非凡的植物学家，喜欢捕捉蝴蝶和在古树的阴凉里午睡。女主人死后，它被所有的人忘记了，在顶楼里蹿蹿跳跳地活了许多天，最后像一位乌戈利诺^①一样死去，连一块瘦骨头也没啃。它曾听见附近孤寂的顶楼里有老鼠，但是连一只老鼠也未能捕捉来充饥。它先是狂暴地发怒，打响鼻，蹿跳，乱抓，狠咬门板、墙壁和铁窗棂，后来累得浑身无力，无可奈何地倒在一个角落里，死去了。死时也许梦见了它不能捕捉的蝴蝶，但是正是那些蝴蝶在4月间鲜花盛开、嫩草丛生、小溪（周围的人和先生们称之为“河”）畔有着令人愉快的树阴凉的阿伦，使它白天过得惬意快乐。

^① 乌戈利诺，13世纪意大利比萨王，被敌人关在塔里饿死。

苏里塔



“你叫什么？”教授问。他戴着一副茶色玻璃眼镜，留着鲜栗色的、两端上翘的硬髭。

在教室的深处靠近屋顶的最高的板凳上，一个像树上的叶子一样颤抖的声音回答：

“苏里塔，愿为您效劳。”

“这是你的姓，我是问你的名字。”

一阵沉默。在以惯常的开场白开始的令人厌倦的课堂上，从教授同一个陌生学生的对话中看到些许戏剧性，可能还有喜剧性，而这个学生却有着一副似爱哭的孩子的声音。

苏里塔迟迟不作回答。

“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吗？”教授叫道，同时用面部上那一对黑洞寻找着胆怯的学生。

“阿喀琉斯·苏里塔。”

一阵哄堂大笑。久久的笑声显然是嘲弄那个迟钝的学生，

从而扰乱了课堂的秩序。

“你说叫阿喀琉斯？”

“是的……先生，”坐在高处的那个学生回答，声音里流露出后悔的心情。

“你是珀琉斯的儿子吗？”教授十分严肃地问。

“不，先生，”待老师的玩笑引起的笑声停下来时那个学生回答说。然后他微微一笑，仿佛嘲笑他自己、他的名字、甚至他的父亲似的，又带着一脸的苦笑说：“我父亲是阿尔卡里亚人。”

又是一阵大笑大叫和踢板凳的声音，同时无数的纸团儿在空中有趣地旋转着，向珀琉斯的儿子的鼻子飞去。

不幸的苏里塔平静地等着“暴雨”过去，就像一个全身湿透的人望着大雨倾盆而降一样。他是艺术学士，攻读完了公证人课程，现在正在完成哲学与文学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这一切意味着必须学习大量的课程。在教授第一次点名后，在每一门课的课堂上，他都会受到类似的取笑。由于他叫阿喀琉斯而受到多少次嘲笑啊！虽然他总是设法拖延羞怯的回答的时刻，但他知道那个时刻还是会到来。他只好以他从塞尼加^①那里学习的全部禁欲主义哲学等待着。对塞尼加的哲学观点，他几乎能背下来，当然是用拉丁文。教授居然问他是不是珀琉斯的儿子，这是个新问题，他觉得很有趣。

众所周知，这位教授是马德里的杰出人物。在往年他上学

^① 塞尼加(4? —65)，西班牙拉丁哲学家。

的巴伦西亚,大学的教授先生没有这样的风趣言谈。

从我们根据诗歌材料对他的想象来看,苏里塔并不像打败赫克托耳^①的胜利者。

苏里塔的形象完全具有史诗性,也完全值得荷马歌唱。他的身材又矮又瘦,他的面孔可以当伞把,可以绝妙地代替狗头。应该长髯,可他却没有,干瘪的脸上则是布满了发白的干胡须。眉毛还密一些,他常常紧张地皱着眉。这一切,加上那双不断眨动的黄色小眼睛,以及阿喀琉斯面孔上那种富有特点的表情,使他的面孔和眼睛成了一种理想的目光反射器。事实上,他像永远被一种非常强烈的光芒照得眼花缭乱,那光线从正面刺激着他,伤害着他,迫使他低下头,痉挛地闭上眼,皱着眉。苏里塔就这样生活着:被一切想使他眼花缭乱的东西照得眼花缭乱,他敬佩一切、相信一切他认为的伟大的东西,他看到了那些引人注目的杰出人物,他接受他的许多老师对他讲的关于古代、进步、过去、未来、历史、哲学、信仰、理念、诗歌、政治经济学、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的发明中的一切好东西。除了他,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伟大的。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毕达哥拉斯^②发现的天体的赞歌。只有他,阿喀琉斯·苏里塔,由于智商不够高而被剥夺了品尝那种快乐的权利。但是,作为补偿,他从“相信别人听到了天堂的赞美诗”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① 赫克托耳,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在特洛伊战争中作战勇猛,曾烧毁希腊人的舰队,后来被阿喀琉斯刺死。

② 毕达哥拉斯(580—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戴眼镜的教授还不曾说他的俏皮话，苏里塔就原谅他了。

并不是他喜欢别人嘲弄他。不，他感到很难过，他很愿意让所有的人高兴。但是，轻也好，重也好，嘲弄人让别人感到不快，是另一回事。这样做，在《伦理学》^① 第二部第三章第四节中是禁止的。

视力差的教授对《伦理学》第二部第三章第四节有不同的理解，那天下午他想继续拿阿喀琉斯开心。在到了提问的时候，他转身对苏里塔说：

“喂，阿喀琉斯·苏里塔先生，请你回答，为了使我们的内容有其基础，你认为知识是什么？”

阿喀琉斯站起来，脑袋撞在屋顶上，石灰剥落了，撒在了他的头发上和耳朵上。（一阵笑声。）

“知识……知识……是……我在巴伦西亚学过形而上学……”

“好的，那么……请你说说：在巴伦西亚知识是什么呢？”

课堂上一阵哄堂大笑。教授却板起令人发笑的面孔。他在非常开心的时候总是这样。阿喀琉斯很难过。（老师嘲弄他，这不是一位名人该做的事。）

当老师为了制止他的玩笑引起的混乱而提问其他学生时，苏里塔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他更加明确地感觉到，他不得不以很不利的方方式衡量这位戴眼镜的名人。在巴伦西亚时，他曾多少次品味这位学者的著作啊！他总是认真地研读，一直深入到他的思想的精髓里。

^①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的著作(1677)。

能够这么读书的，也许连5个西班牙人也没有。而现在，这位名人并不了解他，却因为他的嗓音细弱，因为他曾在巴伦西亚上过学，因为他叫阿喀琉斯，因为他的曾做过埃尔莫西利亚的抄写员的父亲的过错而嘲笑他！

不错，在他身上，阿喀琉斯是个可笑的名字。但这是他父亲为他干的蠢事，然而他又欠着父亲多少情啊！多亏父亲他才喜欢上了经典作家，懂得了尊重当局，敬佩应该敬佩的事情，在上帝的造物上看到了上帝，相信美的东西无所不在，相信诗歌像伟大的霍维利亚诺斯^①说的那样是“热情的语言和智慧的创作”。阿苏克卡的拉丁文教师啊！你的儿子不背离你，也不背离你卖弄的学识。他的精神经典般的正确性正是来自你卖弄的学识。对大自然想暂时用来支撑他的虚弱而扭曲的肉体来说，他的精神是有力的、相当有力的食品。

不过，苏里塔继续思索：这位教授嘲弄他，其用心就那么坏吗？天晓得！也许他是个幽默家；是的，先生，他是哲学修辞学的著作常常提及的那类天才人物之一。只是阿喀琉斯从来也不曾真正明白后来被译成一切语言的英文humour^②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既然比他有学问的人这么说，那一定是好事情。一些德国美学家（德国人！当个德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说幽默是智慧的最高表现吗？当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不能为任何好事情效力时，他仍然有资格嘲笑别人吗？毫不疑问，教授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一个非凡的天才，一个随心所欲

① 霍维利亚诺斯(1744—1811)，法学家、百科全书派学者。

② humour，意为“幽默，诙谐”。

嘲笑他的幽默家。当然，谁能想到，他叫阿喀琉斯，并曾在巴伦西亚读书呢？



他已经 30 岁。到 15 岁时，他开始帮助父亲教拉丁文。27 岁上，他在瓜达拉哈拉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来，有三年的时间他教有钱人家的游手好闲的孩子学习修辞学、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一位富有的先生把他带到奥维多，为他的儿女们当家庭教师。在那里，他有机会攻读了公证学课程。25 岁时，人们发现他在巴伦西亚假借老师身份为美洲的两个孤儿、学法律的学生当贴身仆人。每获得一个新的学术称号，苏里塔就换一个主人，但总是以教师的身份为之当仆人。似乎他的命运就是不断地重复背熟别人应该知道的功课。最后，他知道了那些比他富有得多的人不知道的一切。苏里塔给他们上课，他们不肯学；但是他们升迁了，他却原地未动。

这些想法并不是苏里塔的。阿喀琉斯继续想道，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到发迹的时候。27 岁时，他开始攻读哲学和文学。据他说，这是他真正的爱好。“现在轮到我学习了，”不幸的人儿说。这么用心学习，他却没有长大；他的面色永远是苍白的，仿佛是他读的发白的书页的反光。

停止教修辞学和为学生刷衣服后，苏里塔靠什么生活呢？

靠他的节约。对阿喀琉斯来说,这是一种信仰和一种家庭传统。埃尔莫西利亚的抄写员,曾以托里奥的美丽字体抄过整部十一章诗体的《伊利亚特》的人,不仅是人文主义者,而且是个吝啬鬼。他保存着一夸尔托^①,让它“下蛋”;阿苏克萨的拉丁文教师的钱有时会下两个蛋。由于耳濡目染而形成家庭道德观念的阿喀琉斯,从小就像是第二种天性一样养成了节约的习惯。他认为法定收益的思想和整个发展繁荣的思想一样,同创造的法则分不开。正如土地——或如苏里塔说的德梅特拉^②——从自己肥沃的怀抱里产出一切果实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节约也能生产它的合法儿子,即收益。对幼小的阿喀琉斯来说,挥霍一个夸尔托,就像使一只绵羊流产或把小羊羔压死在羊肚里,或者像毁坏一棵树,盗取它用来为新结的果实供应养分和使之具有健康的色泽的神秘浆汁一样,是一种野蛮行为。

当阿喀琉斯长大后读《小小的一分钱》的作者巴斯蒂亚写的《辩护辞》时,他激动地哭了。巴斯蒂亚对他来说是一位传播节约福音的圣约翰。

科学告诉他的事情,他早就猜到了。然而,这位学者又是何等雄辩地证明它啊!收益的信仰!节约的信仰!多么和谐的百分比!……这便是他在幸福的家庭里掌握的东西。“阿苏克萨的拉丁文教师不但是一位金蒂利亚诺^③,而且也是一位

① 夸尔托,西班牙的古铜币。

② 德梅特拉,意为“土地”。

③ 金蒂利亚诺(35—96?),西班牙拉丁修辞学家。

下意识的巴斯蒂亚！”苏里塔赞扬他父亲的记忆力，说他父亲心里有一座祭坛，把钱有息借贷给他的同学。由于他是个禁欲主义者，所以就像个苦行僧似的生活。他几乎不吃饭，不穿衣，住的客店是巴伦西亚最便宜的；美洲学生给他的工钱，他几乎全部省了下来，就像从前把奥维多的富翁给他的薪水省下来一样。当苏里塔既不当教师，也不擦皮鞋，而真正决心独立地进行学习时，由于他的节约和父亲的遗产，他积攒下了一笔多达2 300 瑞尔的钱财，并偷偷地把钱投放在了危险的信贷单位，但正是因为有危险性，所以付给他的利息数额很可观。然而，由于他的顽强努力，由于他经常的需要，也由于欠债人还给的钱数目很小，所以他拿到的利息是现金。为了收取一个比塞塔的利息，他必须三番五次地找欠债人，给他施加压力，压得他喘不上气来，并对他发火，这样总能收到利息。他一个比塞塔一个比塞塔地，甚至一个银币一个银币地收取他的利钱，通过那笔分散到四面八方的资本得到利息。在收入的2 300瑞尔中，他每年节余300 瑞尔来增加资本。注册不需要他花钱（需要他花钱的是痢疾），因为他可以凭借学习获得注册费。他的打算是要国家给他付学杂费。所以他必须获得名叫“光荣注册”的奖金：他必须努力学习，使得任何一位同学也不能想到和他争夺奖金。他总是如愿以偿。他唯一的牺牲是肠胃和眼睛。他用2 000 瑞尔交住宿费，买衣服和鞋袜。他的野心是去马德里。但他掩藏着，几乎从来也不承认。他真正担心的是那些名人，他也管他们叫“那些杰出人物”。尽管他对知识的偏爱和对家庭教学的回忆使他倾向于人们通常所谓的反动思想，

但是关于杰出人物，他更敬佩所有党派和学校的杰出人物。他对卡斯特拉尔^①的演说同对阿帕里西^②的抱怨一样感到惊愕。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在近处听到和看到所有那些在中央大学、文学协会甚至在艺术发展中心讲课的学者的话，该多好！当在马德里学习的巴伦西亚大学生回来时，他就杰出人物们的习惯、形象和举止向他们提了许多的细节问题。他阅读了一切能弄到手的新书，对种种现代理论不甚了了时便感到绝望。

在科学或文学方面落在人后，他觉得是最可笑的事情。让他立刻喜欢的有成就的作家，总是把不追随他们的思想的人称为白痴、疯子和旧脑筋。尽管心灵召唤他倾向传统的学说和最纯粹的唯灵论，但当时已在西班牙风行的藏红色封面的书却把不幸的苏里塔的头脑搅乱了，此类书用千百种法语语汇告诉人们，思想是一种大脑的分泌物。

疑问像地震一样进入他的心灵，他的五脏六腑痛苦地忍受着信仰的震动。有许多次，他为某个十分可爱的学生擦皮鞋的时候，他的思想在一个关于“我”的存在的疑问的拷问台上经受着折磨。“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吗，苏里塔先生？”一位刚刚在马德里读完文学博士学位必修课程，带着一手提箱哲学问题到来的哲学家问他说。

苏里塔独自思考着：“今天的‘我’是昨天的‘我’吗？现在擦皮鞋的人是昨天擦皮鞋的人吗？”为了使鞋显得更亮，他收缩着嘴边的肌肉，对着牛皮用力吹气。

①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作家、演说家。

② 阿帕里西(1815—1872)，西班牙作家、演说家。

吹出的气是热的。这使他想起阿纳克西梅内斯的理论和整个爱奥尼亚学派的理论。同现代的唯物主义连结在一起的古老唯物主义重新出现在他的头脑里，用精神的、永生的和超感觉的东西的崇高否定折磨他。不幸的小伙子因这些疑问而遭受着深切的痛苦。正如苏里塔说的，在文学方面，“他的思想也经历了一次革命”，他无意中仿效了杰出人物的风格。他，是在懂得修辞学的抄写员能够教授的最优秀的风格中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们的复杂修辞学已经完结。根据他从书本里谈到的，根据马德里来的学生告诉他的，现在诗歌是客观的或主观的，除了一切外国的哲学琐事外，艺术有本身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所有这些和其它许多新事物，他不能梦想其它事情，只渴望坐在京城中心大学的课堂上，面对面听著名教授讲时髦的哲学，讲超验的错综复杂的文学。

他渴望企盼的这样的一天到来了。苏里塔进了京城，在找客栈之前先去读哲学与文学博士必修课程的大学注了册。前面已经提到，他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他住的客栈里（每天交 6 瑞尔，不供应正菜），他碰到一位皱着眉头、沉默寡言、不爱整洁的哲学家。此人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房间通过一个靠近屋顶的小窗和厨房相望……对面再没有别的东西。

这位成年的哲学家，至少是个哲学家，寡言少语，对饭桌上其他房客的胡言乱语，不愿意把自己想到的蠢话掺和进去。第一个晚上，苏里塔就请他允许他在床上看书至黎明前。两个人的简单单人床之间，只放得下几乎散架子的胡桃木小脏桌；

油灯必须放在床之间(因为煤油散发难闻的臭味);由于灯光可能使不熬夜的哲学家感到不快,所以苏里塔觉得必须得到他许可。

哲学家才 34 岁,却像个脾气暴躁、对人冷淡的老者,脱衣服时望着已经躺在被单下的苏里塔,用宽宏大量的态度回答说:

“先生,您尽管看吧,看到几时都行,灯光不妨碍我睡觉。可是这对您却不好,熬夜会有害健康,看书会使人增添偏见。”

由于缺乏信心,苏里塔没有反驳。但是对他提到的偏见却不能不感到惊异。他渐渐地,但并非不费力地让哲学家屈尊对他谈了某种见解。当然不是在中午或晚上的餐桌上,而是睡前在卧室里。

苏里塔注意到堂西普里亚诺先生——这是哲学家的名字,他从来也不知道他的姓——的判断力,三言两语就判定一个学者,半句话就判定另一个学者。有一天,苏里塔禁不住问他在什么时候学习了这么多为做一个能够处理一切问题的法官需要知道的东西。

堂西普里亚诺莞尔而笑,说:

“您该知道,苏里塔硕士,我们不看书,而是通过思考本身学习,面对我们自己,掌握意识中产生的一切,以便及时了解。但不是为了知道它,而是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

哲学家没有再说话,躺下了,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

那天夜里,苏里塔无法集中注意力看书,每过几分钟就把书放下,在床上坐起来望着哲学家睡觉。

他开始感到从书本里寻找知识有点可笑,而其他人只顾睡觉打鼾,醒来却什么都知道。

有几次他看见堂西普里亚诺在大学的回廊里,但是他知道他不是学生,所以他不能去查看他在那里做什么。

有一个夜晚,他的信心比平常足,便大胆地问了他这件事。

哲学家对他说,他也去上课,但不是为了拿学位,也不是为了拿文凭,而是为了在科学上和他的同类看法保持一致,如果苏里塔认为有益的话,也可以这样做。

阿喀琉斯回答说,他拿学位只不过是毫无兴趣的学习和对别人所讲的东西持有相同的看法而已。

几天后,苏里塔开始成为像堂西普里亚诺那样的克劳泽派哲学家。他和他一起去听一位忧伤的先生讲的课。他不放弃他所注册的课程,但在哲学家的帮助下,他把更多、更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新哲学上(对他来说是新的)。堂西普里亚诺对他说,起初他一个字也不懂,要初步了解那种唯一的和谐哲学,一年甚至两年都不多;不过,他不应因此而泄气,因为正如教授肯定的那样,要成为哲学家,不需要有才能。苏里塔觉得这些道理并不特别有说服力,因为他既不需要这样的劝慰,也不是不懂得教授讲的每一个字。

对此,堂西普里亚诺反驳说,相信听得懂,纯粹是偏见,是主观的成见;自称听得懂,则是不懂的明证。

对厚道的阿喀琉斯来说,老师讲的学说一天比一天清楚;但是堂西普里亚诺坚持要向他证明:别人学习三年后才隐约

看到的東西，他一下子就明白是不可能的。因此，听话的阿尔卡里亚人相信他生活在黑暗中，看到理智之光的时间尚很遥远。但是他有耐心。

当戴眼镜的教授问他是不是珀琉斯的儿子和在巴伦西亚学习的知识是什么时，阿喀琉斯对堂西普里亚诺诉说了自己的痛苦心情，客栈的这位哲学家却觉得很可笑。

“您听那些纯粹是主观主义的思想家们的课，受到那种侮辱是活该。他们一开始就从抽象的观念对待科学，强使人接受古怪的、仿佛无庸置疑的概念。”

“可是，堂西普里亚诺先生，我需要通过博士学位课程考试……”

“您丢开学位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吧。您不已经是硕士了吗？这还不够吗？”

“可是，我想参加教授考试……”

“那您就参加吧。”

“不是博士怎么能参加呢？”

“可以参加学院的教授考试。”

“可是学院的教授不能晋升，也没有养老金。如果我结婚的话……”

“好好好！科学和消极阶层^①，还有您的将来，有什么相干呢？哲学家如果不能结婚就不结。我的先生啊，您不知道‘为科学而爱科学’吗？……您要满足于一种志向，确定您的爱好，

① 消极阶层，泛指靠养老金或其它救济维持生活的人。

比如致力于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学，放弃其它。这样才能成为哲学家，只有这样。”

苏里塔没有再去听戴烟色眼镜的先生的课。

他放弃了学业，就是说，他连学位的考试也没有参加，也不再想拿博士学位，而在巴伦西亚时，这是他唯一的宏愿。

现在他关心的不再是多获得一种学位，而是在心灵中找到上帝，做一个和上帝在一起，对上帝顶礼膜拜的人。

阿喀琉斯寻找着，但是上帝却不以这种形式出现。

他的(苏里塔的)物质生活中没有发生值得一提的事件。他在大学里或在挨着厨房的他的房间里度日。别人在饭桌上给他留下几口难吃的饭菜，他照样吃下，并不表示抗议。女店主是一位名作家的遗孀，嘴边长着一颗黄痣，痣上长着三根硬毛儿，她用亲热的目光(在厨房里被烟熏的浪漫主义的可怜表示)望着她偏爱的房客——不幸的苏里塔：如果把草鞋底和平日吃的烤面包夹排骨一齐端上来，他也会吃的。阿喀琉斯向来不注意里面的东西和面包下面的任何东西。总之，他只注意排骨。他漫不经心地嚼着，吞着。如果是一口乱麻或别的什么东西顽强地抵抗，不肯被嚼烂，不愿意通过咽喉的话，苏里塔会通过想象认可他吃那种东西的目的的一定不是吞咽，也不是消化，但是他能忍受。而弄清那是肉还是山羊毛，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阿喀琉斯怀着怎样的同情心望着一位房客，那个学药理学学的学生啊！那个房客每天都对堂娜孔恰(女店主)的排骨提出抗议，他说：“那不是住店契约上规定的‘可口的菜’，我不想

成为欺骗行为的受害者！”这个学生的头脑里装满了“偏见”！堂娜孔恰没做排骨，给他做了两个煎鸡蛋。这个学生出于礼貌总是要排骨。但是，他愿意吃鸡蛋，女佣人却端来其他房客称为“不合规定的菜”，学药物学的学生面带威严的表情拒绝了，并说：“换煎鸡蛋！”好像他本可以说“迦太基毁灭了”。据怀有恶意的人们讲，这个学生吃的排骨不是肉的，而是木头的，就像演戏时摆的食物一样。这一点有一天得到了证实，堂娜孔恰在为苏里塔能够忍受的胃辩护时叫道：“这个上帝和学校的天使能够吃药剂师那样的排骨！”

堂西普里亚诺已不在客栈里吃午饭和晚饭，他只到客栈里来睡觉。

苏里塔很少看见他在忧伤的哲学家的课堂上。堂西普里亚诺解释他的缺席说：

“因为现在我去听萨尔梅隆^①和希内尔^②的课了。您还没有条件这样做。”

的确，苏里塔虽然开始怀疑他的和谐哲学教师毫无进步，但是他还是竭力抛开这类主观的猜疑，仍然相信忧伤的学者说的话。

一个夜晚，堂西普里亚诺气呼呼地走进卧室。苏里塔已经上床，但是穿着上身衣服坐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在思考问题，见他进来便从他想象的空间转回来，问他：

“怎么啦，老师？”

① 萨尔梅隆(1837—1908)，西班牙哲学家。

② 希内尔(1839—1915)，西班牙哲学家、教育家、作家。

“您看看这个吧！”堂西普里亚诺叫道，同时把一张印着字的纸放在他眼前。那张纸上，有人把这位交6瑞尔、不吃正菜的哲学家和跟他一样的一些人称为“迷恋者”，就是说克劳泽主义的追随者，但没有提他们的名字。苏里塔耸了耸肩。他不明白堂西普里亚诺为什么生气。他不认为充当科学的追随者是一种耻辱，写那些话的人的看法也不值得重视。那个人纯粹是个说谎的思想家，虽然聪明，却并不理智（按照堂西普里亚诺的温和的行话来说）。

哲学家说苏里塔是个白痴，气鼓鼓地吹灭了灯。



阿喀琉斯非常严肃地对待在他的心灵里看见（作为和上帝在一起的人）他的神圣陛下这件事。他觉得光凭忍受痛苦在自己身上是找不到那个单子^①的。而那个单子，对堂西普里亚诺和忧伤的教授来说，却是平平常常的事情。

哲学家下午出去，但是早晨睡觉。为了在脑袋发热时双脚不致受凉，阿喀琉斯上了床；他坐在像坟墓似的床上，思索了大半夜，最初由小油灯陪伴，半夜后笼罩在黑暗中；因为女店主对他讲过，油灯钱另交，不包括在住宿费里。当堂西普里亚

① 单子，哲学术语，指“最高的单子”上帝。

诺打鼾，有时在梦中笑时，苏里塔却在回想着为舍弃他自己的我，“作为有限的我（就是现在这个我）”而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一切办法。他被困意征服了，当耳中嗡嗡作响，双眼闭上，丧失对地方的意识和触摸的意识时，正是他觉得自己在“分清我和其它东西之前”正进入“我”本身……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不幸的人儿睡着了。结果上帝没有出现。

不幸的人儿抱怨他的老师，堂西普里亚诺对他说：

“您去买个咖啡壶吧，夜里多喝点咖啡。”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阿喀琉斯还是这样做了。由于他往常吃得少，吃得差，为了节省又不常喝咖啡，所以头几天栗色的穆哈咖啡和其它本地的咖啡使他神经兴奋，几乎精神失常了。他不由自主地做怪相，下意识地挤眼睛，不知不觉地蹦跳。但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不会睡着了。

尽管那个单子还没有出现，他仍然满怀着很快就能产生他渴望的幻觉的希望。咖啡使他想起了每件事情！正如他仿学堂西普里亚诺的话说的那样，一种对大地上的人类的异乎寻常的爱也许进入了他的心灵，既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合情合理的原由。想到宇宙的和谐，他哭起来；他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的尊严，使他感到十分得意。这一切都发生在黑暗中，发生在堂西普里亚诺打鼾的时候。

但是，真可惜！几个星期后咖啡就丧失了神秘的效力，他觉得像喝栗色的水一样。的确是这样。在既和整体在一起又不丧失其独立性的化为无限的关键时刻，他又睡着了。

“可是您，堂西普里亚诺，”哲学家醒来时（已经快到中午

12 点了),忧伤的阿喀琉斯难过地问他,“您真的看见上帝在您心中,您和他在一起吗?”

“当然我看见了,”哲学家一面回答,一面穿袜子。对他的袜子我就不做任何描写了。

关于思想家的白衣服,只说没有这样的白色就够了。如果说堂西普里亚诺是一座坟墓,外部刷的不会是白色。带色的衣服好一些,但是衣服那么小,他还是往常那副样子。

“请您告诉我,您是在哪里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看到单子的?”

“在蒙克洛亚^①。不过,那很偶然。您最好去郊外做长时间的散步。我在比斯蒂利亚斯、比尔亨·德尔·普埃尔托、隆达·德·雷科莱托、阿托查、圣灵客栈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地方多次产生过您所渴望的那种内心的幻觉。”

从此后,苏里塔便常去郊区远足,不怕磨烂鞋底子,但是他一无所获;他那块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银表也被抢走了;但是单子还是没出现。

“不过,您看见他了吗?”学生再次问他。

“我对您说看见了就看见了!”

苏里塔开始对“做一个生活中没有偏见的哲学家”产生了怀疑。“这个该死的‘有限的我’,我总是丢不掉!”

那个名叫阿喀琉斯的“我”使他感到绝望了。

不行,不行,没有办法看到他想过的和在上帝的指引下还

^① 蒙克洛亚,马德里北部的皇家宅第。

在想的单子。正是为了这个他才放弃了博士的必修课程！

倘若知晓他的良好心愿的上帝不同情他，让堂西普里亚诺——搬到另一家客栈住了，没有再回苏里塔住的客栈，也没有再去大学——同他断绝交往，为西班牙带来新的哲学派别——这也一定会使阿喀琉斯的头脑发昏，不过是在另一个方面——的话，阿苏克卡的拉丁文教师的儿子肯定会发疯的。

那个时候，他收到巴伦西亚一位从前的女友给他的一封信。她已经移居到马德里，她丈夫在马德里工作。她写信说，他这么好，想请他去给她的一個心肝宝贝儿子上拉丁文课，而她那个孩子年幼无知，讨厌经典作家。苏里塔本不想接受她的请求，因为尽管我们已知他的收入少得可怜，不过还是够用的；再说，哲学也不允许他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把时间浪费在无足轻重的小事上。但是，他还是去见了夫人，要把一切亲自告诉她。

他认为她是一位富有的或喜欢摆阔的夫人，因为她的家显得挺豪华。苏里塔在那里看到、摸到、甚至嗅到了魔鬼为懒惰的感官创造的一切。她家最可悲的事情是她丈夫：差不多是个侏儒，斜眼儿，脾气极坏，从早到晚以辱骂进行发泄。不过，他不常在家，夫人对此感到很满意。这位名叫堂娜恩格拉西娅的夫人，是骄傲的女教徒们的崇拜者。那些女教徒如果听到人们议论品行不端的牧师，她们就面红耳赤，仿佛牧师是她们生养的。她的信仰仿佛是赌注，她要这样的美德与其为了上帝的爱，不如说是为了训练自己的毅力，这就如同没有美德。她总是谈论苦难，谈论悔罪。但是，她似乎并非不快，既不穷困也不

丑陋，不知道这位夫人受的是什么苦：浑身是绸缎和丝绒，脚下踩的是软绵绵的地毯，穿着细薄棉布衣躺在柔软的椅子上，那椅子像拥抱似的，轻轻地抚爱坐在或躺在上面的人。不错，有时为遵守戒规，有时出于虔诚，她经常忌食吃素，不过她的忌食是因为肠胃不好，不能多吃。她吃素是吃美味的海贝和贵重的鱼，喝甜美的葡萄酒。堂娜恩格拉西娅没有情夫，由于眼睛斜、身材矮的丈夫不在乎她，29岁的年华（夫人的）就虚度了。她是有渴望和欲念的，但她把这一切归罪于魔鬼；然而，为了自己的名声，她拒绝了一切怀着犯罪的意图接近她的人。但是，淫荡的邪念折磨着她这个有闲的贵妇，由于性生活得不到满足，使她情乱神迷，她的神经以千百种方式呻吟抱怨。夫人日日夜夜思考着能够满足她的渴望的某种她觉得不坏的办法，使之她的欲念得到满足，而又不招致别人的怀疑。最后，魔鬼（不可能是别人）终于提醒了她：让她在巴伦西亚认识的堂阿喀琉斯·苏里塔出现在她的脑际里。

长话短说（这不是堂娜恩格拉西娅的故事，而是苏里塔的故事），夫人达到了目的：让冒牌哲学家每天“牺牲”（像她说的那样）一个小时教孩子学拉丁文。一开始，课程由老师单独给孩子上；但是一个星期后，孩子的母亲开始把手帕、线团、剪刀和其它东西忘在课堂上，结果她不断地进进出出，到最后她就只进而不出。如此这般，尽管苏里塔有其天生的庄重和正直，但也开始怀疑堂娜恩格拉西娅爱上他了。

真是巧极了！在客栈里，他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因为他发现老板娘堂娜孔恰老叹气，一和他在一起她就低下头摆弄

围裙角。每到夜晚，当阿喀琉斯思考或阅读，而在隔壁睡觉的寡妇孔恰春心荡漾、彻夜难眠时，她的叹息声则响彻客栈。有一次，勤奋学习的阿喀琉斯不得不把无用羽毛笔（用草秆和硬羽毛做成）丢下，他必须赶快去卫生间——学习太刻苦了！半夜里，他光着脚，摸着黑在走廊里走。他迷了路，突然闯进堂娜孔恰的卧房。听见年轻人在走廊里走，寡妇就熄了灯等候着，希望这个小伙子做出勇敢的决定，使她竭力想以象征性的叹息声渴求的事情尽快发生。堂娜孔恰是个感情专一的浪漫女人，她宁肯在花前月下，不慌不忙地、有充分准备地倾诉衷肠，使事情渐渐地、有条不紊地发展。但是，既然欲火中烧的年轻人愿意采用突然的袭击，她也不顾一切豁出去了，当然她可以保留胆怯而软弱的抗议权，这与其说有别的原因，不如说是因为顾忌面子。堂娜孔恰年已40，保养得很好，但是40岁的女人……

当很快发现自己走错房间后，苏里塔竭力辩白，急忙找门口。这时，老板娘的廉耻心像1808年的西班牙之狮^①一般醒悟过来，她连声大叫：“强盗！强盗！你是谁？……你这个面善心黑的东西！”除此，还喊叫了许多其它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说的恼怒的话。寡妇的自尊心使得她不能相信他是走错了房间，她甚至认为谨慎的阿喀琉斯一时欲火狂燃，忽地爬起来，干了这件荒唐事，事后也许为了他的隐秘的爱情的纯洁性而后悔了。

^① 1808年的西班牙之狮，指1808年奋起抗法的英雄的西班牙人民。

于是，寡妇仍然叹息不止。到了春天，她甚至不顾一切地把一束紫罗兰插在一只瓷瓶里，放在“哲学家”的床头桌上。

阿喀琉斯明白，堂娜孔恰的那股热情会影响他的思考，会使他过多地思考有限的“我”的问题，所以他决定离开让房客吃硬如纸板的排骨的客栈，对向他要求总是被拒绝的感官置若罔闻，带着他的箱子、他的书和他在那个魔岛^①的和谐哲学走了。在那个岛上，那位嘴边生着一颗痣的基尔克^②收6瑞尔，提供床铺、饭菜和浪漫的爱情……

更危险的是，堂娜恩格拉西娅卖弄风情。她一天比一天更大胆地撩拨他。这位夫人在家里穿的是用极薄的棉布做的晨衣，衣服像常春藤贴着英国榆一样紧紧地裹着这个可恶的女神的肉体；她坐在单人沙发上、长椅上和长沙发上（这一切都很柔软，充满了刺激性），摆着姿势，弯着身体，露着脚尖，露出些许隐秘的雪白肌体和令人陶醉的曲线，既艺术又迷人，使得可怜的苏里塔没法再想别的事，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对心灵中的最高单子进行考察。他认为，如此崇高的思想和信仰进入他的可怜的住所是值得的。

随着哲学思想的消失和对经典著作的学习的回忆在拉丁文教师的儿子脑海里的醒来，萨福^③和那本《耳中的嗡嗡声》浮现在他眼前。有几次，当堂娜恩格拉西娅向他走来，用她的膝头碰他的膝头时，他不禁大吃一惊。奥维迪奥在《爱情》的

① 魔岛，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写的一个海岛。这里指那家客栈。

② 基尔克，魔岛上的女仙、魔女。这里指老板娘。

③ 萨福（公元前610—公元前580），古希腊女诗人。

《挽歌 4》中写的东西也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在那里，你可以触摸任何东西……

奥维迪奥！阿喀琉斯是在合唱曲中知道他的，不过，太没有兴致了！在快乐的青年时代，阿喀琉斯曾经从艺术的角度解释和赞美过创作《变形记》的诗人的这一切风流韵事。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坏思想出现在他那致力于研究人类学的头脑里。他知道应该怎样追求一个结婚的女人，知道应该利用的机会和为了使女人丈夫不妒忌情夫而采用的抓住她的办法。但是对苏里塔来说，这一切不过是奥维迪奥的玩笑，不过是他用来充实六韵步诗和五韵步诗的美丽谎言。

但是，唉！乔装打扮的诗人的双行诗现在回到了他的脑海里：它们冒着火，充满着醉人的香气，具有双重含义，富有活力。它们是阿喀琉斯从前不理解的东西。当他像一只野雏鸽一样手足无措地待在堂娜恩格拉西娅身边时，淫荡诗人的背信弃义的劝告有多少次出现在他的头脑中啊！

拉丁诗人的诗句和由可爱的布鲁塞尔哲学家蒂贝尔吉思译成通俗法文的《人类戒律》的健康戒条，在他的头脑里多么奇怪地混杂在一起啊！“在我的心灵中寻找和我在一起的上帝的方式见鬼去吧！”苏里塔想。“然而，”他又说，“我不会屈服，因为我决定不对堂娜恩格拉西娅表示爱情，当然她也不敢成为我下赌注的人；因为正如那个该死的异教徒说的那样，不要等着女人开始进攻，尽管她渴望这样做：

让前面的人走来；让她发出请求：
她会温和地提出恳切的要求。
请求吧，为了获得；
她强烈渴望乞求那些东西。

虽然阿喀琉斯和奥维迪奥通晓拉丁文，但这一次他们还是搞错了，因为堂娜恩格拉西娅确信胆怯的人类学教师永远不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她渴望的一步，所以不顾一切地发起疯来。一天傍晚，他们二人单独在一起时，她面色苍白，蓬头散发，声音发抖，不理智地表白了爱情。但是，阿喀琉斯忽地跳起来，把手杖（因为他没有斗篷）丢在那样一个爱上一头四足动物的帕西菲^①的家里。

“对，我是一头四足动物！”他走在街上想。“我本该早点逃走的，可却等着受这种耻辱；在那个女人眼中我多么可笑，而在我的心灵的眼睛中我又是那么不成熟。”

但是，如果说他先是这样咒骂自己，那么后来即那天晚上他思考和读伦理学著作时，却能更公正地评价他的反抗的价值了。跟往常一样，他吃得不香，因为对他来说，换一家客栈，不过是换一种饥饿而已，这里的排骨和那里的排骨的区别仅在于一个是安达卢西亚的劣马的，一个是加利西亚的瘦马的。不过，为了庆祝他所说的“骑马的天使”的这次伦理的胜利，他

^① 帕西菲，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妻子，她和海神送来的一头白毛公牛生了一个半人半牛怪物。

破例奢侈一回，向女侍者要了一瓶价格 2 瑞尔的葡萄酒。平常他是不喝的。然后阿喀琉斯走出房间，去散步。天气炎热，天空明亮耀眼。走到雷克莱托斯大街的几棵树下，苏里塔停下来呼吸醉人的香气，这使他想起了恩格拉西娅身上的香味。啊，是的，他兴奋极了！他战胜了诱惑！美丽的诱惑！……谁对戴茶色眼镜的教授说过这话来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不幸的、如此可笑的阿喀琉斯居然拒绝了两个女人的爱情。我们且不提堂娜孔恰，虽说她并非不值得注意；那么堂娜恩格拉西娅呢，她是配嫁给王子的。可是，她爱上了他，用一切甜言蜜语、一切撩人的叹息、一切勾引人的目光、一切诱惑人的姿势和一切吸引人的接触挑逗他……苍蝇、蝶螈、鱼儿、野兽、飞鸟都没有就擒。那个夫人为什么爱上他呢？苏里塔没有想入非非，即使现在置身在几棵树间的阴影里，他也承认他披上灿烂的星光也比不上太阳神。堂娜恩格拉西娅爱的是他的古怪和神秘。他为人性情胆怯。对他来说，别人传播的胜利是令人厌恶的，是一桩不能赎回的罪孽，他会至死保持沉默。苏里塔的快乐是一种古怪形式的孤独的快乐。“此外，”阿喀琉斯心里想，“我从历史上了解到，名门出身的公主们有过种种异乎常情的爱情经历：有的爱上一只猴子，有的爱上一个侏儒，也有的爱上一个呆小病人……而帕西菲却爱上一头公牛，尽管这是神话。一个任性的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上我呢？”苏里塔以如此真诚的谦卑态度承认自己缺乏魅力，以这般高尚的谦虚态度把自己比作一只猴子，这使他的内心充满了真正的快乐和骄傲。

于是，他望着自己的并不优雅的身影，如释重负似地痛痛

快快舒了一口气；接着，为了听到自己的声音，他提高了嗓门高兴地（他想，他的愿望实现了）喊道：

“啊，从心理上说，我认为……我不是平庸之辈！”



多少个月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苏里塔仍然在马德里听所有的和谐哲学课，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就像他说的那样——，他已经对在自己的“我”（不是作为和别人不同的我，而是在为有限的联系等等而存在之前的我）中找到上帝，找到存在，大写的存在^①，感到绝望了。不幸的人儿不能放弃有限的“我”，哪怕他被绞死。

然而，他不厌弃和谐论，尽管为了和谐论他耽误了学业；他之所以不厌弃，是因为他的伟大的道德力量和对美德的独自享受来自和谐论。当别人说行为端正的快乐不是一种巨大快乐时，他怀着充满神秘的快感微微一笑。做个好人他感到无比愉快！他的心灵总像银盘^②一样随时准备上帝的到来，也许这是一个重要事件。就像某些朝代的肮脏城市接到陛下巡幸的通报而粉刷墙壁、清扫街道一样，苏里塔贫穷的、但是诚实的精神住所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时刻等待着上帝的来访。此

① 大写的存在，指上帝。

② 比喻非常纯洁。

外，一想到他和伟大的整体在一起，就感到心旷神怡，像完美无缺的人物那么骄傲，宁愿忍受痛苦，决不犯罪，连像过错一样受惩罚的罪孽也不犯。他可能找不到上帝，但重要的是，在马德里没有正直的人。

当和某个不信教的人争论时，阿喀琉斯用儿童合唱团的声音得意地说：

“您瞧，我要是不相信上帝，我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无赖；我会去抢，去勾引已婚的女人、未婚的姑娘和寡妇。”

他停顿了一会儿，想象了一番堕落者可能过的生活，然后缺乏信心地放低声音说：

“是的，先生，我会成为一个恶棍，一个凶手，一个强盗，一个浪子……”

那个时期，有些青年开始在协会里讲，星星的谎言是道地的谎言，天上的一切都是猜想；事物的本质就是这样知道的，正如知道“西班牙”是不是巴斯克文字一样。这些青年几乎全是医生，差不多都会治疗感冒，性情快乐，喜欢喧闹，像他们独处一样无忧无虑。他们大谈数学、物理学和化学，说我们西班牙人善于辞令，但是幸运的是，他们在那里处理一切，结束了玄学，看来我们就是被玄学葬送的。

多亏外国的一笔用来挽救协会垮台的预算，苏里塔才成了协会的临时会员。他张着嘴聆听所有那些比他年轻的学者演讲，其中有些人曾在巴黎学习，虽说不过三五个。玄学的敌人坐在左边，跟苏里塔一样。自从成了和谐哲学家，他就是个自由主义者。有几次，反对玄学的讨厌的演说者说：“我们这些

坐在长凳上的人相信这个，相信那个。”坐在蓝色软椅上的苏里塔跳起来，因为他不相信他们的话。他的心灵开始忍受可怕的痛苦。

一天晚上，坐在他身边的一个青年——两年前他曾在大学看见他上希腊文课，在楼梯上玩斗牛游戏——站起来说，克劳泽学说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西班牙所以被一些人接受，是因为我们刚刚脱离 1 世纪或者说神学世纪，现在我们处在形而上学时代，但是必须到达第三世纪，即科学的或真正的世纪。

那天夜里，苏里塔没有睡。他觉得处在第二世纪是落后的，直率地说，他不愿意落在后面。

他回到协会……什么事也没有，天天如此。

没有形而上学。不必再考虑它。此外，一家由于进步而备受政府迫害的很重要的报纸发表了一些讽刺文章，嘲讽那些相信通俗心理学的隐士，把他们比作政治上的反动派。

苏里塔开始模糊地看到上帝。

由于某种原因，他在自己的心灵里，在有限的范围内，没有找到上帝。

“当真只有事实吗？”

“那些曾在巴黎学习的先生和另一些懂得或据说懂得热力学的先生那样说是有道理的。”

在走廊里，同一位事实的卫护者和一个敌视一切先验科学的敌人胆怯地争论时，更懂得逻辑学的苏里塔让后者陷入窘境，但是事实的卫护者却以这样的论据压倒了他：

“我和克劳迪奥·贝尔纳德^① 吃过三次饭，我给普尔皮安^② 递过毛巾，我曾是利特瑞^③ 的私人秘书一个儿子的同学，您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好人？”

苏里塔沮丧地沉默了。当时他尴尬极了！他是老几，竟敢和递毛巾的人争论？……他何时和什么人吃过饭？

两个月后，阿喀琉斯唉声叹气地承认：“我一直在令人痛心浪费时间。”和谐论是一种美丽的、十分美丽的和令人宽慰的假说……但是它缺乏基础，缺乏事实……

“不幸的是，只有事实！”好，不过那伦理呢？依据什么原则要求他今后不要受老板娘和已婚的女人们勾引呢？

“如果另一个恩格拉西娅……”想到这儿，那个勾引人的淫妇的姿容出现在他面前，她齙着雪白的牙嘲讽地大笑。她嘲笑他，说他是呆子，因为他可笑地拒绝了她献给他的甜蜜的爱情……结果只有事实，纯粹的事实，以致罪似戒，乐似苦，恶似德。

“我们太胆怯了！”苏里塔沮丧而羞愧地想，一面用草绿色的手帕擦着从他那宽阔的额头上流下来的汗水……

“与此同时，我既不是博士，也不能向往大学教授的职务。我只能满足于做学院的教授，得不到晋升，也没有养老金。就是说，我必须放弃家庭，放弃纯洁的爱情——我一生的秘密的梦想……唉，倘若现在我花钱收留为我带来这些和谐哲学麻

① 克劳迪奥·贝尔纳德(1813—1878)，法国哲学家。

② 普尔皮安(1826—1887)，法国医生、哲学家。

③ 利特瑞(1801—1881)，法国哲学家。

烦的流浪汉堂西普里亚诺的话……!”

天意,更确切地说是事实——因为苏里塔已不相信天意,至少那几天是这样——,是偶然性,实际上已经让堂西普里亚诺本人来到他面前,他和他的家庭从斗牛场上回来。

是的,带着他的家眷!他穿着黑衣服,一件干干净净、光彩夺目的长礼服,戴着大礼帽,帽子上小心地蒙着一块手帕,因为开始掉雨点了。此外,这位哲学家还穿着宽大的胸衣,胸衣钉着钻石钮扣,挂着一条金链子,脸刮得洁净。看到他令人感到愉快。一位夫人挎着他的右臂,在托莱多街上特别引人注目。她约摸 40 岁,姿色过人,肤色白净,面容清秀,脸孔宽阔,交友不广。这位哲学家夫人大概很喜欢吃鹰嘴豆或肉食,佩戴着许多十分俗气却特别贵重的首饰。在这对夫妻前面,一个打扮得过分的保姆像参加宗教游行似的,领着一个孱弱多病、脑袋硕大的男孩。孩子身上用饰带、丝绸和蓝带子装扮得花枝招展。

如果在其它场合,苏里塔也许不敢拦住堂西普里亚诺,堂西普里亚诺也会扬长而过,装作没看见他。但是此时此刻,阿喀琉斯却有足够的勇气拦住这装腔作势的一对,并且面带忧伤的、充满嘲弄的表情跟他打招呼说:

“您好,我亲爱的导师,久违了!”

正想别的事情的哲学家夫人轻蔑地望了一眼苏里塔,毫不掩饰她的不快情绪。堂西普里亚诺面红耳赤,但是他极力掩饰,礼貌地对待他的先验主义哲学的受害者。

他三言两语把他的近况和财运亨通的过程告诉了他。

他已经结婚。他的妻子是塞戈维亚大街一个富有的马拉加特利亚人的女儿。他们有一个儿子，已经接受了洗礼，因为“必须入世生活”；他已不是克劳泽派哲学家，自从萨尔梅隆到了巴黎，克劳泽派也不存在了。根据堂西普里亚诺说他掌握的信件，堂尼古拉斯本人将成为一名讲求实际的医生。

“我的朋友，”前哲学家又说，同时把一只手搭在苏里塔的肩上，“我们错了。对我们心灵中的存在本质的研究，是难以实现的，是荒唐的，是无益的。和谐论纯粹是空谈（‘讨厌的怪字！’苏里塔想），除了事实什么也没有。那种哲学终结了，当初它是好东西，现在实验……事实……另一方面，今天下午的斗牛是挺有意思的。斗牛，比如‘公鸡’杜克那一场，他拿着红布斗得很出色，不幸的是使剑……拉法埃尔，喜欢打扮，像主妇，有点懒惰，不过很聪明。您知道，如果我能为您效什么劳的话……我住杜克·德尔·阿尔瓦街7号，一层，靠右边……”

马拉加特利亚人的女儿对苏里塔点头致意，没敢放肆，就是说，既没有微笑也没有说话。那一对传递信息的夫妻沿着阿尔卡拉街上行，消失在拆房的尘烟里……

“我们的算盘打错了！”苏里塔站在那里想。“结果连这个卡东^①也投降了摩尔人。只有事实……堂西普里亚诺就是一个事实……他和一个富有的蠢货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胸衣上还缀着钻石……可是我，既不是博士，或许也不能渴求学院的教授职位，因为我不了解现代知识。我善于思考，

① 卡东(公元前234—公元前149)，拉丁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能够按照心灵告诉我的方式生活。但是这与事实有什么关系呢？譬如在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考试中，老师会问我是个好人的吗？实际上不会。”他叹了口气，又说，“我觉得我的路走错了。”

由于失望而头脑发昏——失望也会以其有害的光芒使人头晕目眩——，一气之下他宁肯跳入罪恶的深渊……他向堂娜恩格拉西娅家里跑去，决心跪在她面前向她求爱，表露衷肠，承认他的表现曾像个贝都因人，因为当时他不知道一切都是事实，只有事实……

他跑到那位夫人的家。他站在门口时，他的心脏简直跳到喉咙就要出来了：他很久没有登她的门了……

“某某先生还住在这儿吗？”

“是的，先生。左边三楼上……”

苏里塔上楼了。爬到二楼，他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继续向上爬。

终于来到她的门前，门铃的金黄色按钮在青瓷色的门框上闪光。阿喀琉斯想伸手按按钮……

为什么不能按呢？上帝已不存在，或者说，至少他对上帝一无所知。只有事实，那就为了事实，恩格拉西娅，她太美丽了……

“我要按铃，”为了壮胆，他大声对自己说。

他没有按。

“谁要阻止我？”他对着楼梯上的影子问。

“是坚决的命令……阻止你……做你应该做的事吧，不管

发生什么事情。”

阿喀琉斯怀疑地摇了摇头。

“我不相信，”他说。然后他转过身，慢腾腾地下楼了。

在大门口，看门的女人问他：

“他们出去了吗？我本以为那个夫人在……”

“她在，”苏里塔回答，“不过，她很忙……她有……坚决的命令……她和一个德国人在一起……和魔鬼在一起。夫人！……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从说话的口气看，他气呼呼地离开了那儿。

五

根据一家屈尊刊登消息的省级报纸的说法，当阿喀琉斯·苏里塔竭尽全力终于获得应该得到的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职位的奖赏时，已经40岁了。他将在渔村“卢加鲁科斯”学院任教，那是一个慷慨的美国人为准备当驾驶员的水手的儿子们创建的教育中心。

在“终于获得应该得到的奖赏”前，他进行了五次答辩。他两次想教授修辞学，三次想教授心理学。在首次战斗中，他被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击败；在第二次战斗中，被一个阴谋家击败；第三次战斗中，大臣从中作梗：他不愿意把教授职位给他，尽管在三个候选人中他名列前茅，因为他“认为他对教育来说

是个危险人物”。大臣的根据是，苏里塔在大纲中曾把上帝称为“至高无上的单子”，并且用大写字母。

当阿喀琉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几乎双目失明前来报到时，他已厌恶宫廷任命的学者的机械职务。他曾经不顾自己的兴趣那么热爱的科学，如今却被别人像在大学分汤一样，随意歪曲、删改和肢解后用来挣面包糊口了。

“一些在练习中重复千百次的陈词滥调，一些卖弄学识讲授的众所周知的道理，一些通过法律推行的、为证明某些好思想而以虚假的热情宣讲的原则……这就是答辩的学问。”

“天哪，这一切多么恶心！”永恒的学生苏里塔想。他为了热爱和赞美一切而出世，他所教授的东西他却不热爱，不赞美，不相信了。

“全是极端，全是荒唐的！在协会里，小青年厌恶所学的东西。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们嘲笑良心，嘲笑人类的自由，表示对神圣的陛下的个人仇恨，好像那都是家庭的琐事……在政府面前，这些已经长大的青年和其他类似的青年面对官方节目中的陈腐科学烧香……多令人气愤啊，先生！”

“那不是科学，这也不是科学；这里也好，那里也好，宣讲这一切得拿出多大的勇气啊！问题是，答辩者和协会会员不完全是诚实的……因为他们肯定不知道的事情，坚持感受不到的事情。”

这些话，和其它许多类似的话，是卢加鲁科斯学院的教授在孤寂、凄楚、呈现灰色的沙滩上面对着波浪对自己说的。

苏里塔是镇上最微不足道的人之一，没有人说他好，也没

有人说他坏。他在学院里讲的课，都认为跟中学讲的课一样。学院的创办人坚持要开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课程。这些课开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学院的主课是数学、航海术，其次是地理和物理，也许还有经济贸易。不过，心理学对孩子们有什么用呢？从第一天校长就告诉苏里塔，对学生的功课不要抓得太紧，因为他们需要学习技术，这比哲学重要。

阿喀琉斯低着头，把一根小棍咬碎了。他完全同意。卢加鲁科斯学院驾驶专业的学生绝对毫无必要知道心灵有3种机能，特别是后来证明并没有这种事；更没有必要知道智力有11种功能，实际上也没有这些功能。

“我要防止，”阿喀琉斯对大海说，“我要防止这些强壮的、黑发的、被阳光晒黑皮肤的、机警的、快乐的、勇敢的、轻信的、渴望冒险和新土地的孩子萎靡不振。要让他们学会驾驶船只，不惧怕暴风雨，迎着波浪前进，了解遥远的国家的语言和习俗；要让他们学会在露天里，在广阔的世界里生活……至于心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他们只要会诵圣母颂就够了。学习心理学和其它见鬼的发明的热忱真该死！在肉体上和社交上，它就是这样把我变得软弱无力的。”

为了执行规定，苏里塔在课堂上讲解课文，讲得不痛不痒，解释得很快。如果孩子们不懂，那很好；一点儿也不懂，则更好。天气好的时候，学生们想去海上兜风，那就去吧！苏里塔独自留下来，回忆他的哲学冒险，那仿佛也是他的内疚；回忆时咬着手指，这种坏习惯他是在独自思考时养成的。咬手指，是堂西普里亚诺的克劳泽派哲学留给他的。

有一次，苏里塔在课堂上阐述和谐论，港口上突然响起爆竹声。

“是‘孪生姐妹’号！”课堂上的学生异口同声叫起来。

“怎么回事？”

“萨尔杜亚斯兄弟的双桅船‘孪生姐妹’号进港了……”

学生们都站起来，伸手拿帽子。

“一条双桅船停泊在卢加鲁科斯镇！”

这件事比莱布尼茨^①的哲学重要得多。再说，这是一个事实……

“你们滚吧！”苏里塔叫道，微微一笑，耸了耸肩。他独自留在了课堂。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在卢加鲁科斯没有任何重要性，未来的航海英雄们用不着关心何谓意志，何谓理性，何谓意识。

此外，应该让水手们的这些也要在海上生活的强壮儿子学习什么哲学呢？

“不知道。”苏里塔对海浪说。“叫他们学被认为不怎么神秘的现代哲学吗？绝对不行。不要上帝的哲学……对水手是有害的。他们会对上帝一无所知！……那么，大海呢？还有什么东西更像这种人不愿意谈的无限呢？”

他认为，剥夺必须和暴风雨搏斗的人们的信仰是一种可

^①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

憎的残酷行为。

有多少次，当苏里塔站在码头的高处看见经受过远方的海涛撞击的渔船归来时，总注意年迈的水手们那黝黑、严肃、平静、和善和忧郁的面孔。看见他们那么镇静、沉默、坚定，觉得他们像是信奉什么宗教的教士。在他的想象中，在他几个小时前看见他们消失的地方即遥远的地平线那边，他们接待过神灵的访问；关于上帝的存在，他们一定多少知道一点，只是不愿意或不能对人讲。在那些人的由于奋力划船和拉网而显得疲惫的面孔上，富有想象力的阿喀琉斯看到了他们那显得疲倦却很迷人的幻觉……

除此之外，他既不相信，又不能不相信。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知道，他无论怎样想做个坏人、浪子、伪君子、报复心重的人和个人主义者，但是总做不到。

谁在阻碍他呢？

肯定不是坚决的命令，因为他早就不相信它了；是……是可恶的魔鬼；问题是他只能做一个好人。

然而……水罐有多少次到井台啊！^① ……

水罐就是他的纯洁，井台就是他的女房东堂娜图拉（又一个房东！）。她跟恩格拉西娅一样虚伪，喜欢他的好名声，但更喜欢他的爱情。他又一次受到勾引，又一次胆怯，又一次对放荡和丑闻感到恐惧。这一切诱惑着他的那种使他感到羞怯的欲望。堂娜图拉 30 岁，读过贝洛特的小说，信奉的原则：女人

① 此句谚语意为“多次面临失足的危险”。

应该知道善恶,以便自由地选择善。不然的话,好人还有什么长处呢?

但是,她却自由地选择恶,且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竭力掩饰罪孽的热情,是一种过时的虚荣心。她不愿意支持反动派,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文化、有文学修养的女人。她克制不住她炽烈的欲望,但这仅仅是一个特殊问题,她应该隐而不露。原则是适用的:女人应该知道一切,以便自由地选择善。

堂娜图拉选择了苏里塔,因为她喜欢他对经典作家的了解,喜欢他害怕自己的弱点被人知道。

堂娜图拉有一双烹饪的巧手,特别是炸鱼,更有一手绝活。甚至炖鱼她也无师自通,但是只有真正感兴趣时才肯显露。

她用海贝做精美的食物。如果能让海贝像上帝创造的那样保持其全部的魅力,具有海洋的神秘气息,那么堂娜图拉就能保留清新的香味和柔和而诱人的咸味,而不会损坏洁净的原貌。但是当她全身心地专注于理想主义的烹调术时,她能把蛤蜊、牡蛎、蔓足亚纲动物、鱿鱼做成美味可口的菜肴,让人想一下子吞下去整桌酒菜。难道比这更奔放、更炽烈的欲望的令人陶醉的诱惑……还有吗?有一天,苏里塔本人对堂娜图拉笑盈盈地为他端来的几只蟹非常喜欢,便说,那盘菜比奥维迪奥^①、蒂布洛^②和马尔西亚尔^③的全部色情文学还诱人……

好人阿喀琉斯过去吃得多么苦涩,现在吃得多么香甜!

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时候,上帝来看了他。伦理

① 奥维迪奥(公元前 43—17),拉丁诗人。

② 蒂布洛(公元前 50? —18?),拉丁诗人。

③ 马尔西亚尔(43? —104),西班牙拉丁诗人。

学教授本人并不认识他。既然在哲学上遇到了挫折，他对可笑的哲学便不再那么关心。他渐渐地胖起来。尽管面色还是那么苍白，肌肉像个孩子的肌肉，腹部却肥鼓鼓的，脸上和下巴底下的肉也多了。这全亏了图拉，这个情意缠绵、无忧无虑的女房东正对阿喀琉斯实施险恶的计划。

他是卢加鲁科斯聪明的女房东特意养肥的第一个房客。

图拉(那个时代叫赫特鲁迪斯·坎波亚拉娜)是个地道的夫人。作为一个富有的美国佬的遗孀，她非常讨厌穿寡妇丧服。她先是喜欢乔治·桑，后来喜欢贝洛特。她喜欢的总是男人，这使得她难以忍受孤独的生活。女人陪着她，她感到恼火。由于在卢加鲁科斯没有办法得到正当的解决，对性冲动的不断压制——正如她说的——就导致她假装她的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需要开一家正派的客栈以弥补她的收入。

这样，图拉周围就有了男人，她就可以照管男人们的衣服，闻到烟味儿，在家里感受到男人了。这是她的生活最高的需要。

至于房客们对她的爱慕，图拉认为这很危险，因为他们个个都相当大胆，都想享受甜蜜的特权，难免会发生争风吃醋的事情，客栈就变成了一座地狱，她就成了一个珀涅罗珀^①，她的奥德修斯却一去不回。诱惑在呼唤她，但她躲避着陷阱。她和所有的房客调情，但是她决不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

再说，女房东的职业本身也使她感到很愉快。虽然她很富

^① 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丈夫去特洛伊远征，她守在宫里，拒绝了无数求婚者，终于等到丈夫归来。

有,但是客栈吸引着她,她为艺术而艺术,就是说,她往酒里加水,往肉汤里放动物脂肪,用电刺激排骨,把烹调前塞进食物里的肥肉的养分取出,就像所有的怪僻的女房东一样。她是个厨艺高超的女人,但是她在私下里才施展,就是说只对她的特殊的朋友效劳;对普通的房客,她跟世界上其他的女房东一样对待他们。

但是阿喀琉斯·苏里塔来到了卢加鲁科斯,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前面指出的原因,图拉爱上了这个新房客,并设计了前面提到的险恶的勾引计划。她逐渐地辞退了其他的房客。终于有一天,苏里塔独自在饭桌上。这时,像羚羊一般胆怯,打扮得像公爵夫人的堂娜图拉,建议他们在一起吃,因为她看到他一个人在急急忙忙地吃饭,说这对肠胃是很有害的。阿喀琉斯漫不经心地答应了。

他们同桌共餐,每顿饭都是一次家宴。菜样不多,免得苏里塔大惊小怪,但是因为有爱情的调料,菜的味道鲜美香甜。图拉变成了一位以爱情供人开胃的卢克雷西娅·博尔希娅^①。

心情不快的哲学家吃着美味佳肴,可却没有察觉其中的蹊跷。

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晚饭后,他也感觉到一股异乎寻常的精神力量,阻碍着他建立丰功伟绩,就像他自己、由他本人、面对他本人复兴衰落的克劳泽派哲学或创建一种宗教

^① 卢克雷西娅·博尔希娅(1480—1519),罗马贵妇,美女。

一样。最危险的是淫荡的感伤主义。逢到午睡时刻，或天黑前在殴栗树林和夜鹰栖息的杨树林及凄凉的海滩上散步时，他心里总是充满忧伤。

堂娜图拉让事情顺其自然。她相信化学变化。

她没有过多地暗示，因为她担心心理学教授逃走。她精心地烹调，认真地梳妆打扮。她和蔼可亲，常常盯着他看，但目光平静、温柔。她的衣服散发着浓重的香味。她烹调菜肴时加进许多芥末，烧了很多美味的海贝……这是她的方针，她的爱情艺术。

这说明堂娜图拉比堂娜孔恰和堂娜恩格拉西娅聪明得多。

堂娜孔恰想勾引一个房客，却给他老马排骨吃……这怎么行！

堂娜恩格拉西娅用灼人的目光望着憔悴的人文主义者，却不请他吃饭。

这样，他就能十分勇敢地抗拒这两个笨拙的女人的诱惑。

现在，他要进行的战斗则是艰巨的。当阿喀琉斯明白图拉想达到那两个女人没能达到的目的时，他已经相当健壮，感觉到了一股以前他甚至一无所知的男子气概。他开始感到唯物主义哲学不那么令人厌恶了。由于怀疑除了事实是否还有别的什么，他便倒向了伊壁鸠鲁主义，当然是在拉丁文字上，而不是在实际上。

他读了他的朋友梅塞纳斯写的许多东西，深深地被一时的快乐——贺拉斯的诗歌的兴味——带来的忧伤的安慰所感

动。

奥维迪奥笔下的爱情——无情的心上人门前的不眠之夜，丈夫们的妒忌，快节奏的、热烈的歌声，也再次浮现在他眼前或萦绕于他的脑际……在怀念奥维迪奥时，他忽然意识到巨大的危险：他的纯贞正在受到堂娜图拉的威胁。

这个基尔克想不冒任何危险地诱惑他，企图掐着他的喉咙使他就范。是的，图拉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她一定知道内森的这句诗：

维纳斯在酒里，火在火里。

那些海蟹，那些牡蛎，那些大虾，那些墨鱼，那些泡在酱油里的对虾，那些索登白葡萄酒，都不过是奥维迪奥的诗的意译。

维纳斯在酒里，火在火里。

“我们逃走，现在我们得逃走！”阿喀琉斯心想，接着叹了口气。“不能让别人说，”他对他的知心朋友大海说，“我挨饿和信奉形而上学时我的纯贞就胜利，而在我酒足饭饱 and 信奉实证主义时我的纯贞便屈服。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形而上学，不知道道德的标准是什么……但是现在屈服就是一个胆小鬼。”

尽管某个自然主义新信徒难以置信和可能指责不幸的阿喀琉斯的唯心主义，但是至关重要是苏里塔逃走了，又一次

逃走了：他像逃离孔恰和恩格拉西娅一样离开了图拉。

这样，他现在就断然拒绝了“坚决的命令”。

肉，变成肉的那只海贝在肚子里对他喊道：“爱情，我的权利！”

但是，他甚至不喜欢的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也对他叫喊：戒除恶习，保持美德，纯洁无瑕！……

永恒的约瑟换了一家客栈。



阿喀琉斯怀着不可克制的癖好摆脱了图拉的罗网：那是鱼，尤其是对海贝的癖好。

他虽然曾一度爱上了女房东，但是几个月后他把她完全忘了。然而，她为他做的精美食物一生一世都留在他的心灵中。他在那里吃的东西，他一辈子也不会再吃到！这种使他无比惋惜的想法一直伴随他死去。

如今，他怀着当年致力于在有限的“我”的内心看到上帝的那股热情，致力于在商场和集市上寻找最好吃的鱼。

在他不过是个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教授时，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现在，由于他在鱼类学方面的丰富经验，却引起整个卢加鲁科斯镇的关注。

他考虑了许久，终于确定什么鱼应该下锅，什么鱼不应该

下锅，以及应该放什么佐料。

这位心理学教授的炖鱼很快就在整个行政区出了名。

当在海滩上或市场上人们争论一条海鲷、一条狐鲣或一条无须鲳是否新鲜时，如果他从那里路过，他们总要请他当裁判。

不管鱼的外表多么漂亮，它有多肥，他察看一番，再闻一闻，便带着谦和的表情微笑着说：“新鲜！”或者说：“臭了！”在场的人谁也没话可说。

教授先生们经常聚餐。每逢这个时候，阿喀琉斯总是被一致推为筹办宴席的负责人，并且第一个喝得醉醺醺的。

是的，每次盛宴，最后他总要喝醉。“让我们尽兴！”他说，想起自己是一名拉丁文教师的儿子。

在信任的怀抱里，在这样的时刻，他对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说：

“我从美人鱼那里逃出来了，可是我忘不了她烧制的美味菜肴！我可以像那时一样爱一个女人，但是再也不会吃得那么香了！”

他无比忧伤地倒在地上。

他的同事们都知道阿喀琉斯喝醉酒时的永恒的话题：图拉、海贝、哲学……把这一切搅在一起。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却从来也不谈哲学，也许连想也不想它。在课堂上，他像一架心理学机器一样讲解，如此而已。他认为涉及形而上学问题，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但是，喝得略有醉意却是另一回事。他要求发言，踩着台

布站在桌子上眼泪汪汪地恳求所有在场的酒鬼拯救科学，宣传神圣的和谐论，因为他在心灵深处一直渴望分析与概括、图拉与贞洁、信仰与理智、克劳泽派哲学和协会的医生们之间实现和谐……

“先生们，先生们：让我们拯救人类吧！由于骄傲，人类正在趋于毁灭！”他用双手搭成一个十字叫道，把喝下去的酒全吐了出来。“我告诉诸位：没有什么惊奇的！^① 没有什么惊奇的！我老实地告诉你们。要赞美一切，相信一切，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一个和不变的东西……啊，亲爱的兄弟们，在这些美好的、唤起爱情的时刻，我看到了一个真理，我在我的内心里看到了一切生灵的本质；我看到我自己既是整体中的一个，又是一个整体……”

“这个醉鬼，这个大酒鬼！”有名的实证主义者、喝得同样醉醺醺的农学教授打断他的话，接着抓住他的两条腿拖着围桌子转。阿喀琉斯还在叫嚷：

“一切都在一切中，关键在于：爱一切是因为它是一切，而不是因为认识它！……我绝对爱图拉，我爱她是因为她是图拉，而不是因为我认识她……”

农学教授把阿喀琉斯放在地上。阿喀琉斯中断他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回忆，躺在桌子底下，像正常人喝醉一样睡着了。

这时，就像埃及人对死人进行审判那样，大家面对阿喀琉

^① 此句原文为拉丁文。

斯的躯体，开始议论和指责：

“他迷上了哲学时，多令人厌恶啊！”

“对。不过，他只是在喝醉时才谈这个。”

“那当然！”

“但毋庸置疑的是，大家不能遗弃他。”

“不会的！他是海味的布里拉特—萨瓦林^①”。

“他的手多巧！”

“他的鼻子多尖！”

“他的触觉多灵！”

“他天生就会烹调！”

“他应该写一本海味烹调菜谱。”

“他怕群众舆论。最后当了哲学教授。”

七

苏里塔死去多年了。但是在卢加鲁科斯镇，每当吃鱼时总是有人说：

“你们还记得那位心理学与逻辑学教授吗？”

“啊，苏里塔！”

“伟大的苏里塔！”

大家嘴里的口水不禁流了下来。

① 布里拉特—萨瓦林(1755—1826)，法国美食家、作家。

我的葬礼

——一个精神失常者的讲话

一天晚上，在圣贝尼托咖啡馆和我的朋友罗克·图约下象棋时，我神思恍惚，粗心马虎。回家时路灯已经熄灭，只有天上的星斗还在闪耀。时值春末，已接近6月。天气已热，地下水道的浇水管接口里哗哗地向外流着水，在路边汇成了河，让人觉得肉体比精神还凉爽。我趟着水洼回到家，头热得像火炉，湿漉漉的双脚会对我很有害，譬如说，会使我发疯的。象棋和潮湿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一时觉得那些倚着街角某个深宅大院的车库门，抄着手打盹儿的流浪汉，简直像黑车。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从圣希内斯街上走过，一个巡警给我让路时，我没有对他说“谢谢”，而是对他大叫“王与车易位”，说完我继续向前走。我走到家门口，发现我的房间的阳台敞着，从里头射出一束明亮的烛光。我在门上敲了三下。一个嘶哑的、半睡不醒的人声问道：

“谁？”

“黑王！”我回答，门没有开。

“将军！”我一下子喊了三遍，还是不给我开门。

我呼唤巡夜人。他沿街开着一家家的门，样子气呼呼的。

“孩子，”我对他拱卒时对他说，“除非你是一匹马。瞧你吃东西那副样子！蠢货！”

“你才是蠢货、饭桶，不知羞耻呢……小点声，三楼有一个人死了，还没有埋。”

“一个潮湿的受害者！”我满怀同情地说，双脚湿得像泡在酒里的面包片。

“是的，先生，是潮湿的缘故。据说，是喝醉了酒死的。他非常贪杯，不过，小费付得多。总之，夫人会感到欣慰的，因为她长得漂亮，还很年轻。这样，现在模糊不清的、违法乱纪的事情一定能根据法律查清。”

“长舌头，你知道什么？”

“请别叫外号，少爷。我是守夜人，我这就住口，慎言成君子，不过狗已死……我走了！”那只比利牛斯熊叫道，漫不经心地去开另一家的门。

一个佣人下楼来给我开了门。他是佩里科，我的忠实的佩里科。

“怎么耽搁这么久，畜生！”

“嘘！你别叫，主人死了。”

“谁的主人？”

“我的主人。”

“怎么死的？”

“我想，是大脑炎。他和罗克先生下完象棋后双脚趟湿了……当然，堂克莱门特会对夫人说：‘你别着急，你丈夫那个笨蛋，先角热，后湿脚，在最好的日子像头牲口似的死了。’”

“应该说脑热，就像人们说的那样。”

“不，先生，应该说角热。”

“这是开玩笑。不过，总之，说正事吧。你告诉我，如果你的主人死了，那我谁呢？”

“哼，你是来给他装殓的。堂克莱门特说，叫你这个时间来免得别人说闲话……你上楼吧，你上楼吧。”

我来到我的房间。卧室里有一张床，床周围点着许多大蜡烛，就像《卢克莱西娅·博尔赫斯》中写的棺木周围站着的客人一样。阳台敞开着。床上躺着一个死人。我看了看，果然是我。我穿着衬衣，没穿内裤，但穿着袜子。我开始给自己穿衣服，就是说，我给自己装殓。我取出那件黑色的长衣服。在普里赛马戏团演出会上我第一次穿它，当时马托斯谈到了“萨加斯塔^①式的叛徒们”那件事，尚在世的山塔提起了达那伊得斯^②的水桶。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水桶！不过，总之，我想换下我的袜子，因为袜子湿得让我难受，再说我也想干干净净地去墓地。办不到！袜子牢牢地粘在了肉皮上。那双袜子好像是某人的长衫，只是不让人觉得热，而让人觉得湿。那种潮湿的感觉有时让人感到冷，有时又让人感到热。有时我觉得双

① 萨加斯塔(1825—1903)，西班牙政治家。

② 达那伊得斯，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 50 个，其中 49 个均奉父命把新婚的丈夫杀死。后来，那剩下的一个女儿的丈夫把她们和其父全杀死。她们死后被判罚永远在地狱中向一个无底水槽里注水。

脚像放在后脑勺上，耳朵里直冒火……总之，我穿上了丧服，就像去参加一位死去的最好的朋友的葬礼时那样。这时有一根蜡烛弯曲了，滚烫的烛泪开始落在我的鼻子上。佩里科一个人待在那里，因为为我装殓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他在不远的一把椅子上睡觉。他醒来发现蜡油在往我的脸上滴。他试着把大蜡烛弄直，但是他的手臂够不着烛台……他打着呵欠，又回去平静地睡了。一只猫溜进来，跳到我的床上，蜷起身子在我的腿上躺下了。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夜。

天亮时，双脚冷得更厉害了。我梦见一只脚是密西西比河，另一只脚是亚洲北部的一条大河，我不记得河的名称了。想不起我那只脚的名字，我痛苦极了！当曙光从窗棂里射进来和黄色的烛光交织在一起时，佩里科醒了。他张开嘴，像说加利西亚话似的打了个呵欠，然后取出客店主人用的那种绿钱袋，开始在灵床上数钱。一只大黑蝇落在我的滴满蜡油的鼻子上。佩里科一面用手指头数钱，一面开心地望着那只苍蝇，却不起来为我轰走那个可恶的东西。大约7点钟，我妻子走进来，她穿着黑衣服，就像第三幕发生某种悲哀的事情时喜剧演员总事先穿上丧服那样。我妻子面色苍白，非常难过，但是悲痛的样子在她的脸上与其说像忧伤的表情，不如说像别的什么。那些皱纹和痛苦的怪相，好像用一根无形的细绳捆扎着。确实如此！强加给肌肉的意志，使肌肉被迫保持着紧张状态……在我妻子面前，我感到我这个死人的意识中有一种非凡的机能，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直接相连，我能通过肉体看到别人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我以前没有发觉这种神奇的功能，因

为佩里科是我唯一的伙伴，在佩里科的思想里我看不见别的东西。

“你出去吧，”我妻子对仆人说，然后跪在我的脚边，独自和我在一起。

她的脸色突然平静下来。脸上的悲痛表情消失，剩下的是失眠的神态。她在心里祈祷起来：

“天上的（人能复活，他能在天上看见我吗？）主啊！（另一个男人来得多迟啊！）愿你的名字永受尊崇（我要做便宜的丧服，因为我不愿意花许多钱做黑衣服）；让你的王国降临吧（如果我死去的丈夫的党的人不把葬礼当作自己的事，我会失去理智的）；无论天堂还是人间，你实现你的意愿吧（如果我和另一个男人结婚，我的意愿最重要，不允许别人骑在我身上——骑，我妻子想，骑，就是这么回事）。（这个畜生要下地狱吗？）

8点钟，来了一个人，即拉丁区党委会的委员克莱门特·塞罗霍斯。他曾是我在政界的和私人的朋友，尽管我觉得他对我的事情参预得并不像实际上参预得那么深。他从前下象棋，但是我知道他作弊，偷偷地换棋子，作为棋手我跟他决裂了，我去咖啡馆寻找更正派的对手。克莱门特每天晚上都留在我家里，陪伴我妻子。他穿着店主们穿的那种礼服：用平滑、闪光的黑布料做的又肥又长的外衣，颜色一样的长袜、坎肩和领带。克莱门特·塞罗霍斯右眼斜视。那只眼的眼珠几乎总是一动不动，也没有表情，仿佛那里钉着箱子或门上那种圆钉似的。我妻子抬起头。塞罗霍斯坐在了灵床上，压得灵床上下颤动，嘎嘎作响。有5分钟他们一言不发。但是，哼，我看到了这

两个无耻的东西的思想！我妻子突然想到，在我这具颇为得意的尸体前拥抱那个男人或让他拥抱，该多可怕，该是多大的罪过！塞罗霍斯也在这么想。两人热烈地渴望拥抱。吸引他们的不是爱情，而是无法无天地享受一种巨大的罪恶的快乐，是在恐怖中求得满足的快乐。“如果他大胆行动，我不会拒绝，”她发抖地想道。“倘若她暗示，我不会不干，”他心里想。她咳了一声，拉了拉黑裙子，露出了她的整个脚。他用膝头碰了碰她的肩头。我感觉到罪恶的通奸欲火，通过衣服从一个人传导到另一个人身上。克莱门特把身子俯向我的寡妻……她没有望着他，感觉到他凑近了她……我不能动弹，但是他觉得我动了动。他望了望我的像没有窗框的窗子一样敞开的眼睛，后退了二三步。然后，他向我走来，合上了我的可怜尸体上用来恐吓他的“窗口”。送葬的人来了。

他们把棺材抬到楼下的门厅，放在门口，有一扇门板关着。棺木的尾部被濛濛的细雨打湿了。潮湿总存在！凭着我的神奇的功能，我看见，就是说，我感觉到吊唁的先生们在下楼。他们挤满了宽敞的门厅，都穿着黑衣服；有些人穿着忌戒时穿的长衣服。地区党委会的全体委员和党的许多普通战士都来了。只有在为某个同志的灾祸募捐和签名的名单公布时，他们才露面。其中有我的酒店老板，他很想为追念死者献出一滴眼泪和一丝悲伤的思念。但是，他那件长衣服烦扰着他，绊在他的双腿间。还有领带，使他的脖子发痒，勒得他透不过气来。所以他连一分一秒都不曾想到我。葬礼有条不紊地进行。我被抬上了灵车，送葬人上了马车。有两个主席团。一个是家

庭的，由于我没有亲戚，便由我的朋友和家庭的好友代表；这个主席团以克莱门特·塞罗霍斯为首，右边有罗克·图约，左边有我的佃户，他不时回家去查看，惟恐我们毁坏了他的田产。另一个主席团是政界的，其中有堂马特奥·戈麦斯，他为人正直，始终如一，信守“我的党的同志，就是我的朋友”的准则。他发誓说，马多斯剽窃了他的这句名言：“我要追随我的党，即使它犯错误的时候。”堂马特奥的光荣品德之一是，他的任何一位同志死去，他都要为之送葬。堂马特奥很尊重我，但是说老实话，随着我们向他致的悼词中称之为的最后的住所走，他的脸色一阵黄一阵白；他的喉咙里不知卡住了什么，他在心里直咒骂我出生的时刻，尤其咒骂我死去的时刻。由于我说过的双倍的视力，我从我的灵车里看透了堂马特奥的思想。可怜的名士，他骗不了人，他的讲话是背熟的，差不多就跟报上登的一模一样，那是我们党的一位著名演说家为追悼某个比我有名得多的同志而致的悼词。但是，天真的戈麦斯把用大头针别着的讲话稿忘掉了一半多，比一半多得多。这使他陷入了困境。当他的主席团的同志心平气和地谈论他们所做的粮食生意发生的波折时，堂马特奥竭力地想重建预先考虑好的、却被破坏的演说的大厦。他终于相信他需要即兴讲话，因为凭记忆已经毫无指望了。“要想有话可讲，”他想，“最好是真心诚意地感受隆苏埃洛斯（我的姓）的死亡。”他试着激动，但是徒劳；尽管他的脸上显得难过，隆苏埃洛斯（堂阿加皮托）的死即我的死亡却跟他毫无关系。

“这是一个损失，一个真正的损失！”他高声大噪地说，以

便感染其他人为我从生者的伟大名册上消失(像佩雷斯·埃斯克里奇^①说的那样)感到难过。“一个巨大的损失!”他重复说。

“是的,但是粮食已经烂了,谢天谢地,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卖的。”主席团的另一个成员回答。

“怎么卖?隆苏埃洛斯不能够……他是非常诚实的……对,他非常诚实。”

“不过,谁提隆苏埃洛斯来着,老兄?我们在谈佩雷斯·平托卖的粮食……”

“可是我在谈这位死者。”

“啊,对。他是个坚强的人。”

“对,一个坚强的人,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国家缺少……”

“缺少坚强的人。”插话的人用加重语气接着说。

堂马特奥怀疑那个单词的重音是不是落在了应落的音节上,但是他知道此后应该信守什么了。

我们到了墓地。这时送葬的人第一次想起了我。堂马特奥所追随的党(即使犯错误时)的党员们站在棺材周围。一阵沉默。我不认为那种沉默是严肃的,因为它并不严肃。在场的人都怀着居心不良的好奇心等着戈麦斯讲话。“他是个笨蛋,我们马上就明白了,”有些人说,“他不善讲话,但他是个精力

^① 佩雷斯·埃斯克里奇(1829—1897),西班牙当时众所周知的连载小说作家。

充沛的人。”“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有人插话说，“国家需要的是少说话多做事。”“对……对……对……！”许多人说。“对……！”远方传来阵阵回声。

“先生们，”他咳了两声，把一只手套的扣子解开又扣上，然后说，“先生们，在与蒙昧主义进行的进步斗争中，又一位英雄像遭到电击一样受伤后倒下了（他不知道我是被潮湿杀死的）。作为公民、丈夫和自由主义者的榜样，言行一致的高尚品质在他的品德中像明亮的巨星一般闪耀。他的诚实是少有的，他的心灵是打开的一本书。作为公民、丈夫和自由主义者的榜样……”

堂马特奥突然想起，这句话他已经讲过了。他不禁像挨鞭打一样哆嗦了一阵，觉得他的记忆和全部思想掉进了比即将吞噬我的墓穴还要黑暗的窟窿里。在那个时刻，他非常妒忌我，恨不能和死去的我换个位置。墓地旋转起来，坟墓在舞动，大地在下沉。在众人面前，尚未下葬的我不得不竭力克制着自己，免得笑起来，并在如此悲哀的仪式上努力保持死人应有的庄重。墓地的寂静又一次笼罩着大家。堂马特奥寻找着忘记的词句，众人沉默不语，寂静的气氛可以湮没暴风的呼啸声。只听得见大蜡烛的火花飞爆声和柏树枝叶间的风声。堂马特奥一面寻找词语一面诅咒他的命运，诅咒死者、他的党和讲话的可恶癖好。这种癖好毫无益处，因为人们需要的是行为。“既然我不是西塞罗^①，可现在却在这众多的人（他们不如

① 西塞罗（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演说家。

我言行一致，也不如我爱国)的目光下陷入可笑的境地，”他想。“那么，过一种为了自由而牺牲的生活，对我有什么益处呢？”他终于找到了他所说的讲话的思路，继续说：

“啊，先生们，隆苏埃洛斯，阿加皮托·隆苏埃洛斯，是一位思想(潮湿的思想，我的先生，是潮湿的思想)、神圣的思想、纯洁的思想、无限进步的思想的殉难者！他不是一个善于讲话的人，我是说，他不是演说家，因为在这个不幸的国家里，演说家是多余的，它需要的是刚强、行动和始终如一。”

响起一阵赞同的低语声。堂马特奥趁机结束了他的讲话。送葬的人解散了。这时人们议论起委员会执行主席的讲话，谈到了我。

“事实上，”一个人说，一面在棺材盖上划着一根火柴，“实际上，堂马特奥不过讲了三四句陈词滥调。”

“当然，老兄，”另一个人说，“他的讲话毫不新鲜。再说，这位不幸的隆苏埃洛斯不过是个好人而已。他有什么坚强的！什么言行一致！他的长处是国际象棋下得非常出色。”

“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清楚，”第三个人反驳说。“他能赢，因为他作弊，他常把棋子藏在口袋里。”说这话的是我的对手罗克·图约，走了王后与车易位的卑鄙的家伙！我忍不住了。

“你扯谎！”我叫道，同时从棺木里跳出来。但是我没看见一个人：大家都散去了。

夜幕降临了，月亮从墓地围墙后面升起来。柏树垂着尖尖的树冠悲哀地摇曳，风儿在树枝间呻吟，就像刚才堂马特奥中

断了讲话时那样。

掘墓人走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对我说，有点害怕。

“我是个死人，”我回答。“是的，我是死人，你别怕。听着：我要租下这个墓穴，我在里头住会比你埋死人多付给你钱。我不想回活人住的城市去了……我妻子、佩里科、克莱门特、我的党、堂马特奥……尤其是罗克·图约，都令人讨厌。”

听到这些话，掘墓人只说了声：“阿门！”

我们说定：墓地就是我的客栈，墓穴就是我的卧室。但是，唉，掘墓人也是人，他把我卖了。第二天，克莱门特、佩里科、我妻子和我的党的一个核心委员会在堂马特奥的带领下抓我。我拼命反抗，用一根股骨自卫，但是他们胜利了。他们抓住我，给我穿上一件白工作服，把我放在一间小黑屋里……我待在里面，没有人挪动我，但受到一匹马的威胁；它没有吃我，只是踢我的脑袋。我的脚泡在水里，仿佛我是水稻。

别了，“小羊”！

他们三个，总是他们三个：罗莎、皮宁和“小羊”。

索蒙特牧场是一块三角形的绿茸茸的草地，像挂毯一样铺展在山坡上。最下面那个角，被那条从奥维多通往希洪的铁路切断了。一根电线杆就像征服的旗帜一样立在那里，电线杆上安着许多白瓷瓶和向左右两边平行拉开去的电线。对罗莎和皮宁来说，它代表着那个陌生、神秘、可怕和永远不可知的广阔世界。皮宁一天天无可奈何地望着那根既平静无害又平平常常的显得像一棵枯树的电线杆，并在久久地思索过之后，才慢慢地敢去碰它，充满信心地去搂抱树干，并爬到杆子上靠近铁丝的地方。但是，他始终没有摸过上头那些瓷瓶。瓷瓶使他想起他在普亚奥教区神父的住宅见过的瓷杯。置身在离神圣的神秘之物那么近的地方，他不由得产生一种敬畏的心情，不得不赶快滑下来，直到双脚踩着草地。

罗莎胆子小些，但是她喜欢陌生的东西，只要把耳朵贴在

电线杆上谛听就感到满足了。她几分钟甚至几刻钟地听着风中的枯松纤维和铁丝磨擦所产生的嗡嗡的金属声。铁丝的振动，有时像和声一样强烈（听起来，仿佛用它那种高速的搏动烫你的耳朵）。对罗莎来说，那是飘过的纸片，是用线写的信，是彼此不了解的人讲的不可理解的语言。她并不好奇，想听懂远在天涯的人对世界另一端的人说的话。这跟她有什么相干呢？她的兴趣只在于听到那种嗡嗡声，那种声音的音调和神秘性。

“小羊”，比它的两个朋友严肃得多，事实上，相对说来，它的年龄也比他们大得多。它避免同文明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对那根电线杆它只是远远地望着，对它来说，好像那不过是一种无用的死物，几乎都不能用来蹭痒痒。它是一头饱经沧桑的母牛。它一卧就是多少个小时，因为它吃草有经验，善于利用时间，沉思的时间比吃草的时间还多，它在故乡的平静的灰色天空下愉快地享受着和平的生活，就像人们滋养连呆子们也有的心灵一样。如果不是褻渎的话，可以这么说：经验丰富的母牛的思想一定非常像贺拉斯^①的最平静、最博学的颂歌。

它参加过小牧人像老奶奶一样美化母牛的游戏。倘若可能的话，一想到罗莎和皮宁在牧场上的使命是看守着它，不准它跑远，不准它跑到铁路上去，也不准它闯入邻居的土地上去，它会微微一笑。它干吗乱跑！干吗乱闯呢！

它有时吃草，吃得不多，一天比一天吃得少。但是，吃草时

^① 贺拉斯(公元前 65—公元前 8)，古罗马诗人。

很专心，不抬起头东张西望地浪费时间，而且毫不犹豫地挑选最好吃的草，然后愉快地卧下来反刍，享受不受苦的快乐和其它的冒险活动。它早已不记得苍蝇何时叮过它了。

“艾克萨图(公牛)，在牧场上疯狂地蹦跳……这一切距今是那么遥远！”

那种和平的生活，只是在铁路竣工试行通车的日子里才被打乱。第一次看见火车通过时，“小羊”都疯了。它跳过索蒙特牧场最高处的篱笆，在别人的草地上狂奔；它多日恐惧不安，一看见火车头出现在邻近的深沟里，便程度不同地惊慌一阵儿。后来，它渐渐地习惯了无害的火车声。当它确信危险已经过去，可怕的灾难并没有发生，便谨慎地站在那儿，昂着头正视那个庞然大物，到最后，它甚至对火车都不屑一顾了。通火车的新鲜事，给皮宁和罗莎留下的印象却是更为愉快和持久的。如果说开始是一种交织着些许迷信的恐惧心情的疯狂快乐，是一种使他们又叫又跳、把头发弄乱的紧张的刺激的话，那么后来就成了一种平静、温和、一天重复几次的娱乐了。观看那条钢铁的长蛇风驰电掣般前进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火车本身发出那么大的轰隆声，车厢里载着那么多不同种族的陌生人。

然而，电线杆、铁路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都不过是淹没在索蒙特牧场周围的孤寂的大海中的一个短暂的事件。从那里望不见一座人类的住宅，除了通过的火车外，那里听不见世界上的任何声音。一个个漫无尽头的早晨，有时阳光普照，在蚊虫的嗡嗡声中，孩子们和母牛等待着中午到来，好回家去。

随后是牧场上的寂静、温和而凄凉的永恒下午，直至夜幕降临；长庚星作为无声的见证，闪烁在高高的夜空上。乌云在天空翻滚，树木和岩石的影子落在小山上和小峡谷里，鸟儿归巢栖息了，一些星斗开始在阴暗的蓝天上闪耀。安东·钦塔的女儿——孪生兄妹皮宁和罗莎，心灵上带着肃穆的大自然的梦幻般的令人愉快的平静，在玩过他们那从不喧闹的游戏之后，几个小时一声不响地坐在“小羊”旁边。“小羊”不时以懒洋洋的小钟似的柔和声音打破肃穆的寂静。

在这寂静中，在这懒散平静的平静中，存在着爱心。兄妹二人像一只绿色水果的两半一样彼此相爱，他们被同一个生命连接在一起，几乎意识不到彼此有什么不同，什么能把他们分开；皮宁和罗莎爱这头年迈而高大的黄牛“小羊”，它的颈背很像一个摇篮。“小羊”想起一位诗人写的《罗摩衍那》中的圣牛萨瓦拉，它在它那硕大的形体上和它那缓慢的、贵人般的动作上，表现出了被废黜的、垮掉的、满足其命运——与其做虚假的上帝，不如做一个真正的母牛——的外表和轮廓。既然“小羊”能够推测这些事情，那么就可以说它也喜欢负责放牧它的孪生兄妹。

它不善于表达，但是在他们的游戏中它耐心地让他们当枕头，当藏身处，当坐骑和为这两个牧人干他们异想天开的其它事情。这无声地证明了和气的、喜欢沉思的家畜对他们的感情。

在困难的时刻，皮宁和罗莎想方设法关心和爱护“小羊”。安东·钦塔并非一直就有索蒙特牧场。得到这件礼物，相对说

来是新近的事情。几年前，“小羊”不得不学习“语法”，就是说它必须尽可能地去吃草，必须到光秃、稀少的公共草原牧场的道路和胡同里去碰碰运气。牧场上不仅有街道，而且有牧草。在牧草缺乏的日子里，皮宁和罗莎便把母牛带到牧草最好的小山上去，带到更为安静、不太荒凉的地方去，使它摆脱必须到路上去凭运气寻找饲草的家畜所遭受的千百次的侮辱。

在牲口栏里挨饿的日子里，当草料缺乏、铺母牛卧的温暖
的床需用的玉米秸不足的时候，多亏罗莎和皮宁千方百计想办法，母牛所受的罪才得以减轻。关于母牛分娩和喂养小牛的时期，即在食物、国家的礼物和钦塔一家的利益——把小牛生存绝对不可少的、可怜母牛的全部乳汁挤光——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斗争开始后的日子，又是怎样的呢？面对这样的斗争，罗莎和皮宁总是站在“小羊”一边，一有机会就把吃奶的牛犊的缰绳解开，让还看不清东西的小牛犊发疯似地碰碰撞撞跑去寻找母亲的保护。母牛把它守护在肚子下，同时转过头来怀着感激和热情用自己的方式说：

“让孩子们和小牛都到我这儿来！”

这些往事，这些亲情，是难以忘怀的。

除了这些，还应补充一点：“小羊”有着世界上受苦母牛的最好脾气。当它和任何一个同伴一起套上轭干活时，它总不离轭弓，善于满足同伴的意愿，同伴躺在地上睡觉，它却一连几个小时弯着脖子低着头，用很不舒服的姿势站着，守护着。

当安东·钦塔感觉到他金色的梦——有一处至少喂着两

对牲口的畜栏——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明白他生来就是受穷的人。他想方设法省吃俭用，流了无数汗水，遭受了无数苦难，终于买了第一头母牛“小羊”。可也不过如此。不等他有能力买第二头牛，却为了偿还拖欠的房租，他就不得不把他的心肝、他的两个孩子的宝贝“小羊”牵到市场上去。把“小羊”买到家里来只过了两年，钦塔就死去了。畜栏和双人床仅一墙之隔，他们所谓的墙只不过是栗树枝和玉米秸的编扎物。那时，钦塔是贫穷的家庭中的勤俭持家的女神。她是透过那一道破篱笆墙望着母牛，把“小羊”作为家庭的救命的希望望着它死去的。

“好好喂它。它是我们的指望。”奄奄一息的不幸女人的眼睛好像这样说，她是被饿死、累死的。

这一对孪生兄妹的爱心也就全放在“小羊”身上了。他们在畜栏和索蒙特牧场跟母牛在一起，特别地亲热，有着父亲代替不了的怀抱。

安东以自己的方式模模糊糊地懂得这一切。母牛必需卖掉，不用对孩子说什么。

一个7月的星期六，天色刚亮，安东就闷闷不乐地赶着“小羊”向希洪市集走去，除了带铃铛的脖圈外，“小羊”没有任何其它装饰。皮宁和罗莎还在睡觉。往常，用鞭子才能把他们抽醒。这次，父亲没有惊动他们。起床后，他们发现“小羊”不见了。“肯定，父亲把它带到公牛那儿去了。”没有其它可能。皮宁和罗莎认为母牛一定不愿意去。他们相信它不想多要孩子了，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全失去，既不知道怎么失去的，也不知

道何时失去的。

傍晚的时候，安东和“小羊”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们精疲力尽，浑身是土。父亲没有做什么解释，但孩子们猜到了存在的危险。

他没有把“小羊”卖掉，因为谁也出不起他早就想好的价钱。要价非常高，因为他太爱“小羊”了。由于价钱高，谁也不敢把它带走。有几个买主几乎准备照他的要价付钱了，可却很快又转身走开了，嘴里还恶言恶语地骂安东，因为他总是用恼恨和挑衅的目光盯着敢于一步步接近他坚持的固定价钱的人。安东·钦塔在乌梅达尔控制着厄运发生的时间，直到市场结束前的最后时刻。他想：“不是我不愿意卖，是他们不肯出‘小羊’所值的价钱。”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即使不是心满意足，也总算是一定的安慰了。在周围地区许多教区的村民按照自古以来主人和家畜之间的关系，或费劲或省力地赶着的猪、小牛、公牛和母牛的嘈杂声中，他重新顺着坎达斯公路向前走去。

走到两条路的交叉路口纳塔奥约，安东·钦塔仍然面临着失去“小羊”的危险：卡里奥的一个村民整天都缠着他，总想以比安东要的少几个杜罗的价钱买他的牛，这时他醉醺醺地对安东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

卡里奥的村民一点一点地往上加钱，他在贪心和把牛买走的渴望之间斗争着。安东却像块石头。他们已经把手拉在一起，站在路中央，挡住了路……最终还是贪心占了上风；50多个杜罗像一座深渊把他们分开；两个人的手又松开了，各自

走了。安东顺着一条两边长着尚未开花的金银花和已经开花的莓果的小巷一直走到家。

从猜到危险的那天起，皮宁和罗莎的心情一直感到不安。半个星期后，房东来到安东的牲口棚里。他是同一个教区的村民，脾气不好，对拖欠房租的人不留情面。安东不能容忍房东的严厉斥责，面对被辞退的威胁气得脸色发青。

房东不能再等了。好吧，就以微不足道的价钱，甚至一顿饭，把母牛卖掉吧。不交房租，就得流落街头。

在下一个星期六，皮宁陪父亲去了乌梅达尔。皮宁恐惧地望着那些签合同买肉的人，他们是市场上的暴君。“小羊”被卡斯蒂利亚一个出价高的买主以它应值的价格买去了。“小羊”身上被打了一个烙印，重新被牵回普亚奥的它的棚子里，它已经被卖掉，属于了别人。在返回的路上，“小羊”悲伤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愁眉不展的安东·钦塔和睁着发呆的大眼睛的皮宁跟在后面。知道“小羊”被卖了，罗莎不禁跑过去搂住了它的脑袋。“小羊”像戴牛轭时一样，低下头让她抚爱。

“老母牛要走了！”孤僻的安东心碎肠断地想道。

“它是一头牲口，可是它的儿女再也没有母亲和奶奶了！”

那些日子，在牧场上，在绿油油的索蒙特，笼罩着悲哀的沉默气氛。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的“小羊”，跟往常一样休息、吃草，它将会永远像被粗暴的棍子打倒死去一分钟前那样休息、吃草。但是，罗莎和皮宁忧伤地躺在以后再也没有用的草地上，愤怒地望着开过的火车和电线杆上的铁丝。就是那个

陌生的、各个方面都离他们远的世界把他们的“小羊”带走的。

星期五天黑的时候，分别的时刻到了。卡斯蒂利亚那个买主的代理人来牵母牛了。他付了钱，安东和代理人喝了一杯，“小羊”被牵出牛栏。安东喝了一瓶酒，非常兴奋，口袋里的沉甸甸的钱也使他振奋起了精神。他的头脑有点发昏，话很多，不停地夸赞母牛的好处。对方听了只是微笑，因为安东的赞扬有点离谱儿。这头乳牛会产那么多罐奶吗？戴着轭有那么高贵吗？它有力气驮东西吗？既然过几天它就会变成排骨和其它鲜美肉块，它还有什么可夸的呢？安东不愿意想象这一切，只想象它活着，在干活，在为别的农民效力，把他和他的儿女忘了，但是它还活着，很幸福……皮宁和罗莎坐在一堆牛粪上，对他们来说，粪是“小羊”和它付出的辛劳留下来的纪念物；他们两个拉着手，用恐惧的眼睛望着敌人。在分别的时刻，他们扑向他们心爱的母牛，又是亲吻又是拥抱——什么表达形式都使用了。他们不能离开它。安东喝酒产生的兴奋情绪突然消失，像累垮了似的倒在地上，之后他抱着双臂钻进了黑暗的牛棚。

在两旁立着高高的篱笆的胡同里，他的两个孩子远远地跟着无情的代理人和在这个时刻不愿意跟一个陌生人走的“小羊”，郁郁不乐。最后，不得不离开“小羊”。安东站在家门口气急败坏地叫喊：

“唉，唉！孩子们，你们回来，别犯傻了！”父亲用哭泣的声音在远处叫着。

夜幕降临了。在远处，仿佛变黑了的“小羊”的身影消失在

几乎被高高的、差不多形成拱顶的篱笆遮黑了的昏暗的胡同里。后来只听得见铃铛的缓慢的丁零声。随着距离的加长，这铃声终于被淹没在无数蝉儿的凄凉的吱吱声中。

“别了，‘小羊’！”罗莎痛哭流涕地喊着。“别了，我心爱的‘小羊’！”

“别了，‘小羊’！”皮宁也喊起来，声音并不比罗莎平静。

“别了！”铃儿以它的方式最后一次回答，它那凄楚的、无可奈何的呻吟般的声音渐渐消失在乡村的7月之夜的其它声音里……

第二天大清早，皮宁和罗莎在跟往常一样的时刻去了索蒙特牧场。对他们来说，那里的孤寂从没有那么凄惨。那一天，没有了“小羊”的索蒙特，仿佛变成了一片荒漠。

突然传来一阵火车的笛声，出现了一团浓烟，接着驶来一列火车。在一节封闭的运货车的几扇高高的窄窗口里或透气孔里，兄妹二人看到几头母牛，它们呆呆地从气窗口向外望着。

“别了，‘小羊’！”罗莎喊道，她猜想她的朋友、当了奶奶的母牛一定在车上。

“别了，‘小羊’！”皮宁也怀着同样的信念叫道，同时对向卡斯蒂利亚飞驰而去的火车挥动拳头。

他哭着，重复着这句话。他比妹妹更了解世道的黑暗、卑劣：

“他们把它送向了屠宰场……把它变成供老爷、牧师……

在美洲发了财的人吃的牛肉。”

“别了，‘小羊’！”

“别了，‘小羊’！”

罗莎和皮宁怨恨地望着铁路和电线杆这些象征着那个敌对的世界的东西。正是那个可恶的世界，把他们那个在孤独的处境、无声的柔情中伴随他们的朋友抢光了，吞噬了，以便满足其欲望，把它变成有钱人贪吃的美味佳肴……

“别了，‘小羊’！……”

“别了，‘小羊’！……”

许多年后，皮宁长成了小伙子，被国王带走了。卡洛斯派点燃的战火在燃烧。安东·钦塔租住着一位胜利者首领的房子，他没有权势声明已经长得身强力壮的皮宁不能服役。

10月的一个凄凉的下午，罗莎独自在索蒙特牧场上等待着开往希洪的把她唯一的爱——她哥哥带走的邮政列车通过。远方响起车头的笛声，火车出现在深沟里，闪电般飞驰而过。罗莎几乎钻到车轮下，刹那间看见一节三等车上的一些不幸的新兵的头。他们叫喊着，挥动着手，向树木、土地、田野、亲切的故乡、小小的家园致意；他们抛下这一切，去为一个国王和他们不了解的思想效劳，在大祖国的杀害兄弟姐妹的斗争中死去。

皮宁把上半身伸出窗外，把双手伸向妹妹，几乎碰着了。在火车车轮的轧轧声和新兵的叫喊声中，罗莎清楚地听到了她哥哥的声音。他仿佛想起了一桩久远的痛苦往事，一边啜泣

一边叫着：

“别了，罗莎！……别了，‘小羊’！”

“别了，皮宁！我亲爱的皮宁！……”

“他跟那一个，跟那头母牛一样走了，被世界带走了。牛肉，为了贪婪的有钱人，为了在美洲发财的人；她心爱的人，为了替发疯的世界，为了替别人的野心当炮灰。”

在痛苦和百感交集中，可怜的妹妹看见火车凄凉地鸣着笛——笛声回荡在栗树林、低洼地和岩石上空——消失在远方时这样想道。

剩下她一个人多孤单！现在，现在索蒙特牧场真的成了一片荒漠。

“别了，皮宁！别了，‘小羊’！”

罗莎怀着多么深的仇恨望着被熄灭的黑炭染黑的铁路啊！她怀着多么强烈的怒火望着电线杆上的铁丝啊！啊！“小羊”不肯靠近它是对的。那就是把一切都给她带走的世界，那个陌生的世界。罗莎不假思索地把头靠在像一面旗帜一样插在索蒙特牧场尖端的电线杆上。风儿在干枯的松林深处唱着它那响亮的歌儿。现在罗莎才听懂了那歌声。那是眼泪、孤独、遗弃和死亡的歌曲。

在呻吟似的迅速颤动中，她觉得听到了顺着铁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啜泣声：

“别了，罗莎！别了，‘小羊’！”

咳嗽二重唱

高大的“鹰旅馆”把它那巨大的身影铺在人工港的平静水面上。那是一幢正方形的、并不美观的五层楼，偶尔曾做居民楼、旅客的住所、无关紧要的无名合作所、股票交易所、不断变化的契约签订处，有 20 个佣人（每八天换一次），住着几十位房客——他们互不相识，彼此视而不见，总是陌生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前一天才来的。

“住在这儿比在街上还孤单，同在荒漠上一样孤单。”有一个人影想。他身上裹着一件夏天穿的肥大衣，嘴里吸着烟，双臂撑在阳台的铁窗上。他住在三层楼，在阴沉沉的黑夜里，烟头像萤火虫一样在那高处闪烁。那颗凄凉的火星，有时移动，有时变暗，有时消失，然后又亮起来。

“那是一个房客在吸烟。”同一层楼右边阳台上的另一个人影想。一个女人虚弱的胸部像叹气似的在呼吸，她为那个在孤独和痛苦中出现的意外同伴而产生一种无名的快乐，心中

并感到一丝安慰。

“倘若我突然感到极度不适，倘若为了我不致孤单地死去而大叫的时候，那个吸烟的人一定会听到的。”女人继续想着，她用一条冬天用的、散发着香味的厚披巾束着她那脆弱的胸部。

“中间有一个阳台，然后就是 36 号房间了。今天早晨，当我起身呼唤没听见铃声的女服务员时，我看到在门口，在走廊里，有一双高贵的男人的皮靴。”

远方的一束强光突然消失，令人觉得仿佛是一道闪电一闪而逝。

“小山上的探照灯熄灭了。”36 号房间的人影痛苦地想，他感到更加孤独了。“一个人更难熬夜了。只有一个人睡觉了。”

在旅馆的墙下，人工港的轮船和停在码头上的大肚子驳船，现在像阴影中的阴影。在黑暗中，海水在作响，微微地泛光，像眼睛眨动，像视网膜上已经熄灭的光辉的余光。那种磷火般的闪烁，仿佛是神经的错觉。在那一片凄楚的黑暗中，借助微弱的光和模糊的形体的想象，才能在下方的十分混乱的地方看清少许的东西。驳船稍微比大钟的分针明显一点地移动着，但是它们有时互相碰撞，发出微弱、凄凉、单调的声音，伴随着在远方作响的潮水声，猫头鹰的叫声仿佛盖过这一切。

生意人和沐浴者的村镇在沉睡。旅馆在沉睡。

在寂静的孤独和黑暗中，36 号房间的人影感到不安。

突然，仿佛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种单调的咳嗽声

使他浑身颤动。那声音是从右边的两座阳台那边传来，像早晨鹌鹑的悦耳的歌声一样重复了三次。36号房间的人影望了望，看见一个比周围的黑夜和比下面的驳船的颜色还深的人影。“那是一个病人的咳声，女人的咳声。”36号房间的人影颤抖着，想起了他自己。他忘记自己正在干一件蠢事，正在发疯。这支烟！在露天的夜晚进行的痛苦的观望！悲哀的纵欲！禁止吸烟，禁止在此刻开窗子。尽管时值8月，没有一丝微风。“进去！进去！到坟墓里去，到可怕的牢笼去，进36号房间去，到床上去，到墓穴里去！”

36号不再想32号，消失了，关上了阳台门。阳台的门发出凄凉的金属声音，使右边的人影产生忧伤的感觉，犹如小山的探照灯熄灭时在吸烟人的心中产生的感觉。

“我孤独极了。”女人想，她还在咳嗽。只要那个同伴在那里，她就依然站在那里。……二人相伴，就像我们从这儿看到的两颗成双成对的星辰，它们在无限的宇宙中既无法相见，也不能相知。

几分钟后，36号房间的房客没有再到阳台上来，咳嗽的女人感到失望，也回房间去了，仿佛一个死者像鬼火一样呼吸过夜晚的香气，然后又回到土地里去了。

过了一个、两个小时。一个喜欢熬夜的房客的脚步声不时地在旅馆的楼梯上和走廊里回荡；光线从门缝透进豪华的（单调而平庸的奢侈）、令人害怕的单人房间，转了一圈消失了。

城市的两三只钟报了时辰，旅馆里也有一只钟重复了钟

点。

又过去了半小时。钟也打了半点。

“知道了，知道了。”36号房客想，他已躺在被单下。在他的想象中，钟声是那么隆重，就像期票公司把它的债权人的死亡摆在了生命面前。再也没有房客进来住店了。不久后，一切都该睡了。已经没有旁观者。猛兽可以出来了，只剩下它和猎物了。

果然，在36号房间里，像在地下室的拱顶下，回荡起急速而有力的咳嗽声。咳嗽声里，夹带着嘶哑的呻吟。

“是死亡的钟声。”36号房客想。他是一个30岁的男人，对失望早已习惯。他孤单地活在世界上，跟他做伴的只有对父亲家庭的、已经消失在不幸和错误的远方的回忆与一张像贴在包裹上的火车发货票一样贴在胸前的死亡判决书。

他像个幽灵似的在世界上流浪，为患病的胸腔寻找有益于健康的空气；他从一家客栈换到另一家客栈，像从一座坟走到另一座坟，遇到的每个投宿处都像一家医院。他的生活极端痛苦，可却没有人对他表示同情。关心肺病患者的浪漫主义时代早已过去。世界已不喜欢多愁善感，或许从多愁善感转向了其它方面。同心怀妒忌和某种无声的怨恨的人相反，36号对无产阶级感到不满，因为它带走了公众的同情心。“不幸的日工，不幸的日工！”他重复着。谁也不记得不幸的痨病病人和不幸被判处死刑的人，报纸也不屑提提他们。某人的死亡是不值得法布拉新闻社注意的，对世界来说他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在留宿的客栈阴森的寂静中咳嗽着，不停地咳嗽着，像

在荒漠中一样无人关心。突然，他仿佛听到他的咳声的遥远而轻微的回声……轻轻的……回声。那是 32 号房间的女房客的咳嗽声。那个晚上 34 号房没有客人。那是一座空墓。

不错，是 32 号房间的女客在咳嗽。但是，她的咳声……怎么说呢？她的咳声更富有诗意，更柔和，更克制。36 号房客的咳声却像提抗议，有时像吼叫。32 号的咳声几乎像祷词的迭句，像亚萨的诗；那是一种谨慎、胆怯的呻吟，不愿吵醒任何人的咳嗽。严格说来，36 号房客还没有学会咳嗽，就像大多数忍受着痛苦然后死去的人，并不会忍受痛苦，不会死亡一样。32 号房客咳嗽得很艺术，那是一种忍受痛苦的、古老而聪慧的艺术，它常常表现在女人身上。

36 号房客注意到，32 号房客的咳声像陪伴他的一位不眠的姐妹，她咳嗽仿佛是为了陪伴他。

渐渐地，在似睡非睡的朦胧状态下，在有点发烧的梦幻中，36 号房客把 32 号房客的咳声变成了语言，变成了音乐，他觉得似乎懂得那咳声的意思了，就像人们模模糊糊地懂得音乐一样。

32 号女房客 25 岁，是个外国人，由于食不果腹而来到西班牙，在一个富贵人家当家庭教师。后因患病而被那个家庭辞退。那户人家给了她不少钱，使她能够在世界上生活，住客栈并过上一阵子的。但是，她不能再和学生们在一起，这是自然的，担心她把病传染给别人。她不抱怨。最初她想回祖国去。回去干什么呢？那里没有人等待她，再说西班牙的气候比较温和。她不喜欢温和。那种温和对她来说太冷了，发蓝的天空太

凄凉了，简直是一片荒漠。她到过北方，那里有点像她的祖国。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换座城镇，但还是咳嗽。她焦急地希望遇到某个城镇或村庄，那儿的居民能够喜欢患病的陌生人。

36号房客的咳嗽引起她的同情，激起她的怜悯。他很快得知，她也是不幸的。“我们在唱二重唱，”他想。他甚至为自己的廉耻感到不安了，好像那样想太冒失了，好像是夜晚的约会。他咳嗽是因为克制不住，但是他竭力控制第一声咳嗽。

32号房客也处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也有点发烧，几乎也神志不清了。她也把36号的咳声带进了自己的梦境：一切声音都在她的梦境中回荡。那个男人的咳声，在黑暗中、孤独中和寂静中保护着她，支撑着她，她觉得自己的咳嗽不那么痛苦了。“炼狱中的灵魂就是这样相伴相随的。”出于幻想，她觉得自己从炼狱进入了地狱，但丁的地狱，看见保罗和弗兰西斯卡在空中拥抱着，被地狱的热情驱使着。

关于夫妻、爱情和二重唱的想法最先出现在32号房客的脑海里，然后出现在36号房客的心中。

由于发烧，女家庭教师的心底里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性爱欲念。“性爱！”不，不是这个字眼儿。是爱情，健康的、世俗的爱情。和性爱有什么相干呢？不过，总而言之，它是爱情，古老而和平的夫妻之爱，是在痛苦中、在世界的孤独中的伴侣。所以，32号房客的咳声真正想告诉36号房客的事情，和神志不清的36号所猜想的事情相差并不很远：

“你年轻吗？我也年轻。你在世界上孤单吗？我也孤单。你害怕在孤独中死去吗？我也害怕。倘若我们认识的话！倘

若我们相爱的话！我可以保护你，安慰你。从我的咳嗽方式中，你听不出我是个好女人、细心的女人、谨慎的女人、热心家务的女人吗？我可以把不富裕的生活变成一个安乐窝，让我们一面想着别的事情，想着爱情，一面一起了却残生。你多么孤独！我多么孤单！我会尽心照顾你！你会竭力保护我！我们就像两块坠入深渊的石头，下落时撞了一次，却没有说话，也没有看见，也不互相同情……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现在我们为什么不爬起来，把我们的痛苦合在一起，一起哭泣呢？也许，把两个人的哭声连接在一起会产生微笑。我的心灵要求这样，你的心灵也要求这样。尽管如此，你还是一动不动，我也没有动。”

32号女房客在36号房客的咳嗽声中听到了36号房客的渴望和想法：

“是的，我要到你那里去。我应该过去。这是当然的。我是个病人，但我也是个有情人，一个男人。我知道我的责任。我要过去。你会看到，含着眼泪，面对着死亡。你根据书本和推测了解的那种爱情多幸福啊！我要过去，我要过去……如果咳嗽……这样的咳嗽！……允许我过去的话……请帮助我，保护我，安慰我吧！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胸前，把你的声音对着我的耳朵，把你的目光对着我的眼睛……”

天亮了。在这个时代，甚至连癆病患者也不是必然的浪漫主义者。36号房客醒了，但是他已不记得夜里的幻梦和咳嗽的二重唱。

32号女房客也许没有忘记，但是，她有什么办法呢？不幸

的女肺病患者多愁善感，但是她不是疯子，不是呆子。她一分钟也没有去寻找和夜里的幻想相关的现实，和夜间伴随她的咳声给她的安慰相适应的现实。但是，她确实诚心诚意地许诺过，即使醒来后在明亮的天空下，她也承认自己的意愿，她可以把自己的余生，把自己不幸的余生用来照顾那个咳嗽的男人……他是谁呢？他是怎样一个人呢？咳！他和梦中的那许多俄罗斯王子没有什么区别。想见见他……干什么呢？

夜晚又到来了。32号女房客没有听见咳声。她痛苦地咳嗽了几声，这才确信36号房间已经无人睡觉。那个房间和34号房间一样是空的。

的确如此。36号患者没有忘记，改变状态只不过是改变一种痛苦，所以他离开那个客栈走了；同在别的客栈一样，他在那家客栈受够了罪……几天后，他彻底离开了那座城镇。他一直走到潘蒂科萨^①。他在那里住进了最后一家客店。不知道他是不是再也没有回想那一次咳嗽的二重唱。

两三年后，女房客又回来了。后来她死在一家医院里，因为她不愿意在客栈里故去。她在慈善机构的修女们的关怀下死去。在可怕的时刻，她们给了她一些安慰。科学的心理学使我们推想，在某个夜晚，在痛苦的失眠中，她曾怀念那次的咳嗽二重唱；但是不是在最后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刻太严肃了。不过，也许是在那个时刻。

^① 潘蒂科萨，位于比利牛斯山脚下的西班牙城镇。

顶替者



他咬着左手的指甲，刚刚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写了这两行诗：

祖国啊，看到你遭受痛苦……

我要歌唱你的荣誉，抑制我的哭声……

咬手指甲是他由来已久的坏习惯，他对人们说，这样他会有灵感。

埃莱乌特里奥·米兰达，是他的诗神所在的行政区的最优秀的诗人。他咬着手指甲闷闷不乐地思考，差一点把——不是把七弦琴摔毁，说实话，他没有七弦琴，而是把他正在用来写一首别人托他写的颂歌或挽歌（酌情而定）的羽毛笔摔坏。

原来，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或者说人们让米兰达的城镇的人相信是这样的。于是，当地的精英们便在镇长率领下

来见埃莱乌特里奥，恳求他为隆重庆祝某个爱国节日写几行尽量铿锵有声的诗，正如咨议院代表说的那样，诗中要提到奥顿巴、帕维亚……等著名将军。节日的剩余收入将用于战争。

埃莱乌特里奥既不是提尔泰奥斯^①，也不是品达罗斯^②；他不是这样的诗人，也不是居心不良、缺乏真知灼见的独臂人。他明白，事实上他或多或少想借用金塔纳^③诗歌的十一音节和七音节来表达心中的忧虑，可是用那种东西来帮助拯救祖国是多么的荒谬。

他 16 岁时在马德里，是巴黎《费加罗报》的收订者。当时他是个史诗诗人，歌唱过祖国、道德和政治上的利益。现在完全不同了，他不相信史诗，也不相信其它类型的客观诗，只相信表达内心感情的诗……相信生活的散文。为了这种散文，为了鹰嘴豆的散文，他决定探索品达罗斯式的抒情诗。因为他看中了市政厅的文书职务，所以便顺从请他写颂歌的市政会议的委员们。想到这儿，他又咬起手指甲，读了一遍刚才写的诗句：

祖国啊，看到你遭受痛苦……

我要歌唱你的荣誉，抑制我的哭声……

他又停下来，不是由于技巧上的问题，因为在他的笔下，

① 提尔泰奥斯(公元前 7 世纪)，古希腊诗人。

② 品达罗斯(公元前 518—公元前 438?)，古希腊诗人。

③ 金塔纳(1772—1857)，西班牙诗人、政治家。

“苦”、“哭”之类的韵脚绰绰有余；他之所以停下来，是因为他的脑海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回忆似的念头，那个念头随即变成了强烈的内疚。于是他继续往下写，写到最后，他想这样来结束颂歌：

啊！我无所畏惧，
为了到达在天国的
祖国之爱的圣堂，
我拼命飞翔。
然而，如果我微弱的声音，
我可怜的想象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在我的祖国牺牲的时刻，
我宁肯流血，就像泪水流淌。
战争！我不再多讲……
你们不要给我灵感，给我一把剑吧！
如果我把生命献给你，就不能再献给你什么，
祖国啊，它不应属于你；
因为我在为你流血时，
我欠你的生命，已经归还。

正当他感到满意时——尽管“圣堂”和“那么大的力量”^①是近似韵，他却觉得别扭——，突然听到脑海里响起一个吹哨

① “圣堂”和“那么大的力量”，西班牙文韵近似。

似的叫喊声：“拉蒙！”

埃莱乌特里奥不得不站起来，开始在书房里踱步；从镜子前走过时，他发现自己的脸绯红。

“可恶的拉蒙！就是说……他不可恶，相反，他是个大好人。一个老实人！”

一个好人……一个勇士。勇士……母鸡。因为他胆怯，镇上的人便叫他母鸡，但是他是一只勇敢的母鸡，就像所有的母鸡在哺育和保卫它们的雏鸡时那样。

拉蒙没有雏鸡，相反，他就是雏鸡。养育他的母鸡却因饥寒交迫而死。那个可怜的老人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不能继续干活为她的儿女挣每天的面包了。

拉蒙的母亲，一个可怜的寡妇，租住在埃莱乌特里奥的父亲堂佩德罗·米兰达的某一块贫瘠的田地上。不幸的妇人交不起房租。她没有钱，她拿什么交呢？年复一年，她欠下了一笔债，对她来说是一笔巨额的债务。堂佩德罗容忍了她。但是到最后，由于时代对谁都不利，捐税扼杀着孩子和成年人。一天，就如他说的，他“满载着理由”来到老人家里说，基督忍受不了十字架，他也忍受不了；换句话说，拉蒙的母亲玛丽亚·彭多内斯必须交拖欠的地租，不然……就离开他的田地。“要么交租，要么离去。”堂佩德罗说这是“选择”，玛丽亚说“完了”，是世界末日，是她和儿女的死亡。她有四个孩子，拉蒙是老大。

但是这时，命运降临在埃莱乌特里奥的头上。他是堂佩德

罗的独生子，他父亲和全家的宝贝儿，因为他心灵手巧，具有写作天才，甚至在京城的报纸上还发表过文章。这种天赋不是镇上的任何一个孩子能有的。由于当权者不是他的党，而是他的敌人，所以无论在市政厅还是省议会上，都不能宣布埃莱乌特里奥不去服兵役，因为仅仅作为一个抒情诗人，他是不足以获得豁免的，唯一的办法是花一大笔钱来免除儿子的兵役。但是，时代不好。现金，现金，靠上帝发慈悲。不过，这是个极妙的主意！

“彭多内斯的儿子，那个老大……对！”堂佩德罗改变了我们已知的“选择”态度，说要么让她退佃，要么让拉蒙代替埃莱乌特里奥去服役，这样则免去她拖欠的地租。说办就办。彭多内斯寡妇哭了，跪下恳求。在最后抉择的可怕时刻，她下定了决心：宁愿退佃，宁愿带着四个孩子流浪街头（一个也不能少，四个都在她身边）。然而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时而患间日热病，时而患风湿病）的母鸡拉蒙，平生第一次背着母亲把自己卖了，同堂佩德罗结了账：他以自己的身价偿还了拖欠的和当时的地租。他知道他的身价很高，除还所欠地租还能拿出一些钱来给母亲做几个月的生活费，给他的女朋友佩帕·罗莎利娅买一个鸡心盒^①。鸡心盒花去他一大笔钱，因为那是一个镀金的银盒。

佩帕·罗莎利娅要拉蒙的头发干什么呢？他的头发苍白稀少，纤细干燥，呈灰黄色，表明彭多内斯的体弱多病的儿子

① 鸡心盒，一种鸡心形的装饰品、纪念物，可装入头发留作纪念。

生理上的缺陷。诸位会明白，这是爱情的秘密。佩帕要他的头发不是出于兴趣。人们不知道她为什么要他的头发。也许为了忠贞，为了永恒，为了诚实，为了谦卑，为了善良。在此之前，镇上英俊小伙儿们感到意外，貌美的佩帕·罗莎利娅和母鸡拉蒙居然成了未婚夫妻。但是如今，他们不得不分开。他去服兵役了，把鸡心盒送给了她。她不时收到一位班长写来的信，因为拉蒙不会写字，得请记录员写，自然要经常付钱。信上的署名是一个“十”字。

这就是镇上优秀抒情诗人在结束他的挽歌或祖国颂时脑海里浮现的那个拉蒙。内疚以讽刺的形式唤起了他这个主意：“别着急，老兄。就像堂吉诃德在结束献给杜尔西内娅的某首诗的诗节时考虑到真实性而加上托博索^①地方的短诗句一样，你也可以给你所献的“流血”抒情诗加一个说明，譬如说：

祖国啊，我代替我的抒情诗
想为你献出热血，
如果仔细想想，它属于我的
只有我花的钱。

多么无情的讽刺啊！是的，真是无地自容！歌唱祖国，而不幸的“母鸡”却在摩尔人的土地上代替这位先生冲锋陷阵！

他把颂歌或挽歌撕了。这歌是最无辜的，它马上就可以为

^① 托博索，西班牙托莱多省的一个镇，杜尔西内娅的家乡。

祖国服务了。当市长、咨议会委员和其他市政会议成员来拿诗歌时，看到埃莱乌特里奥让他们这么失望，禁不住大叫起来。他们含糊地提到了文书的职务问题。米兰达家的孩子非常害怕丢掉那个很有希望的职务，他只得用即兴讲话顶替（对他来说这个字眼儿是可怕的）没有完成的诗歌。这种讲话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被带到庆祝爱国节日的剧院，他果然讲了话。那是一篇散文诗，但它是一篇比他所撕毁的挽歌或颂歌还要好的散文诗。他的讲话鼓舞了听众，他自己也真正受到了鼓舞。在感人的结尾，拉蒙的苍白形象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当他在人群的欢呼声和掌声中表示，如果祖国需要的话，他可以用他的热血来实现所有那些关于爱和牺牲的言语时，他心理暗自发誓，那天晚上他要跑步奔向非洲，以志愿者的身份和拉蒙并肩战斗。

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但是赶到马拉加^①搭船时，他得知在两天前从非洲运回的伤员中，有他的一位不幸的同乡正躺在医院里。他感到不妙，于是向医院跑去……果然，他看到不幸的拉蒙·彭多内斯正奄奄一息。

他受了伤，但伤势不重。造成他死亡的不是伤口，而是往常的热病。在前线的艰苦生活中，间日热把他变成了一团炽热的火和一团冰冷的雪，耗尽了他的血和肉，把他变成了一把灰。在漫长的一个月间，他是医院的英雄。他遭受的折磨啊！

① 马拉加，西班牙地中海边的港口城市。

他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全身疼痛，心中充满无限凄凉、寒冷、不安和忧伤！那他是怎么受的伤呢？很简单：一天夜里，他在站岗，由于腹中不适——所谓的下泻，稍微离开了点哨位。他这样做，好像为了体面，为了不使他自己日后染上瘟疫，在月光下蹲在那里……啪！一个摩尔人好像发现了他，啪！击中了，不过力量不大。总的说来不算什么。那不算什么。但是，寒冷、疲劳、恐惧、痛苦却很要命！……还有热病，这是他最重的病，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的死亡。

拉蒙·彭多内斯死在了少爷的怀里，他很感激，并把母亲和未婚妻托付给了他。

少爷是一个比他自己想象的还好的诗人，而且是个史诗诗人、客观诗人。他离开马拉加，渡过大海，直接去见拉蒙的连长——一位聪明、善良、富有幻想的勇士，对他说：

“我从马拉加来，贵连的战士拉蒙·彭多内斯死在那儿的医院里。我穿过大海，来填补死者的岗位。您权当彭多内斯已经康复，我就是彭多内斯。他是顶替我来的，他在队列里站的是我的位置，我想站在他的位置上。替我服役的不幸的拉蒙的母亲和未婚妻还不知道他已死去，永远不要让她们知道他患热病痛苦地、默默无闻地死了……”

连长很理解米兰达。

“好吧，”他对他说，“从现在起你就是彭多内斯了。不过，将来，战争一结束……你明白……”

“喔，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埃莱乌特里奥回答。

从这天起，点名时入伍后的彭多内斯总要回答两次。发觉

这种变化的战友们非常称赞少爷的主意，这样，顶替者的秘密则成了全连的秘密。

拉蒙死前已告诉埃莱乌特里奥怎样同他母亲和未婚妻取得联系。经常替拉蒙写信的班长本人，现在按照米兰达的口授写信，署名仍然是个“十”字。

“但是这一切，”按照口授写信的班长问，“他母亲和他的未婚妻早晚会知道，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别担心，”埃莱乌特里奥满不在乎地说，“这总是一种安慰……将来……天知道。”

埃莱乌特里奥的想法很朴实，实现他的想法的方式多得是。他想报答为他献出生命的拉蒙，他想成为顶替者的顶替者，并想给拉蒙的亲人们留下名声和荣誉上的大笔遗产及一些有益的东西。

事实上，他一直在窥伺成为英雄的机遇，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杀死了大批摩尔人，拯救了一面旗帜，阻止了一次撤退，并以他的光辉榜样把撤退变成了一次辉煌的胜利。

除了勇敢，他也不愧为一位诗人，一位比自己梦想的还优秀的史诗诗人。他对《伊利亚特》、《罗摩衍那》、《埃涅阿斯纪》、《卢济塔尼亚人之歌》、《阿劳卡纳》和《贝尔纳多》等的记忆丰富了他的想象，使他产生了光荣牺牲的念头。要成为英雄、艺术家、剧作家，这也需要想象。他死了，但不是像不幸的拉蒙那样死去，而是非常光荣、高尚地死去。他的死，十分轰动，他不能当一个无名英雄。他虽然是个普通士兵，他的事迹和光荣的结局却引起了各方关注，激发了全军的热情，总司令公开隆重

地嘉奖了他，为他晋升了军衔。他的名字用大字印在所有的报纸上：《拉蒙·彭多内斯——一位英雄》。将为他母亲立一个十字架，并发给她养老金，这帮助她在有生之年能够向她的独生子交付捐税。当然，她儿子也死了，可能是在战争中阵亡的。这是居民们的揣测，但不知道他是在何时何地死去的。

若干年后，当上尉秘密地对他的亲人们讲述这段历史时，许多人常这样说：

“埃莱乌特里奥的牺牲是过分之举。他没有被迫这样做。总之，别人是顶替者，顶替者得到了报答，而他是自愿签署契约的。”

的确。埃莱乌特里奥的行为是过分的。不过，不应该忘记他是位血气方刚的诗人。

不完美的已婚女

费尔南多·奥索里奥的贞洁妻子玛丽基塔·瓦雷拉发现，从某个时候以来，她变得愈来愈聪明了。而她并没有热烈渴望这样，也不曾打算从她的智慧中汲取什么好处。原来，自从两个大孩子费尔南迪托和马里亚诺长大成人，能够独自睡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学校里度过，她除了尽其全部职责外，有许多时间无事可干，觉得烦透了。为了不致游手好闲，不致老从坏处想她过世的丈夫，一味地指责他，原谅他，而整日沉溺于徒劳的想象中，她便产生了阅读，多多地阅读的欲望。这对她来说是那么新鲜，一开始她竟感到事情奇怪得有点滑稽可笑。

她什么都读。最初她读的是丈夫的专业书，她丈夫是个医生。但是不久，她就对让人产生恐惧和恐怖的疾病感到厌倦了，尤其是吓人的手术。许多手术图都像真的一样画在大插图上，奥索里奥的书里这种图比比皆是。

她改变了方向，开始读文学、伦理学和哲学。她渐渐明白，简单地说，从大量的阅读中，她感受到一种介于快乐和容忍的模糊的痛苦，但是这不像在医生们的书中读到的人的具体病痛那么可怕。

她不止一次找到有益的基督教文学的杰作。她怀着热情阅读那些书，并严肃地对待每一本读物，因为她在书中读到了某些有用的、适合她的情况的东西。她的情况是：美丽快活，有人向她献殷勤，有人爱恋她，生活幸福，开始隐约看到了不幸的衰老、皱纹、白发和性机能的衰退。尽管这种可怕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但是不祥的兆头是她总想这件事。但是，她所读的关于伦理和宗教的书，有力地帮助了她面对那一切。然而，她总是遇到在这些情况下发生的事情：她当新教徒时比较幸福，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原因是她有良好的思想和极好的意图，还因为她喜欢那些读物，喜欢进行正直的思考；而当她开始看到什么是没有欺骗、不求虚荣、不疯狂相信什么美德的完美婚姻时，她却觉得不那么幸福了。所以当她看到真正的美德——不抱幻想的实际美德那么遥远（比老年及其贫困还遥远！）时，她感到心中痛苦极了，处在寒冷的孤独中：

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上帝，

像洛佩^①说的那样。没有我，就是说，没有她自己，因为她看不

① 洛佩·维加(1562—1635)，西班牙诗人。

起自己,不了解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虚荣心和利己主义;没有你,就是说,没有她丈夫,因为,唉! 爱情,爱情中的爱情,早已飞走;没有上帝,因为上帝仅仅在美德——真正的美德所在的地方,而不在她身上。为了继续探测她心中的那座深渊,需要勇气。经过那么多卑微的努力、对辱骂的原谅和她自己对婚后的义务的热心,她发现一切都是自负,是伪装同情的浪漫主义,是对她的孤独的提醒,是忍受漫不经心生活在世间的丈夫的死亡的缓和剂……实际的美德、真正的美德在遥远的地方,远在天边。

必须轻视自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坏,就是因为自己不好——所造成的这些苦恼,是她唯一敢于享受的快乐。毫无疑问,正是依靠这种快乐,当她干完她全部日常的、平庸的、容易的(正如她现在想的那样)、但心里感到困难的活计后,她才能孤单地守着煤油灯,等待奥索里奥归来。丈夫归来时时辰已晚,他两眼通红,睡眼惺忪,面颊发红,和气、快活、拼命地亲吻他的永恒的伴侣的后颈、前额,但她的疑惧和本能告诉她他的嘴在亲吻,他的心却在别处,在很远的地方。

一天晚上,她在读杰出的作家路易斯·莱翁修士的《完美的已婚女》。她读着读着,面孔不禁羞得绯红,但心里却还是冷的:

“……这样,出于同样的理由,上帝便不和已婚的、正直而忠诚的女人来往了,因为他不愿意让她继续想象自己可能是个坏女人。因为她如果讲真话,不正派的表现现在纯洁的女人身

上就等于认为她不是纯洁的女人,或者说,如果她是纯洁的女人,她做了什么,人们就应该感谢她。”

仿佛路易斯修士在那个时刻是为她个人写的,而且不是在写,而是在她耳畔对她说话。玛丽基塔羞得无地自容,不由得用双手掩住了脸,觉得后颈上不是她丈夫在假惺惺地吻她,而是奥古斯汀^①的哈气,他在用圣灵的话语穿过头骨烧灼她的脑海。

她想在懊悔中鼓起勇气,继续阅读,直到一会儿后读到这一段:

“是的,就像启程前往圣地亚哥的人,虽然没有到圣地亚哥,仍被称为香客一样,无疑,她是刚开始做的、冒昧地谈论这些事的妓女。”

她总是用双手抱着奥索里奥的头思索:“就是由于那件事我开始当了妓女。既然我现在感到良心不安,痛苦不堪,我就永远把那件事视为无情的考验,视为我忍受折磨的美德,视为我的痛苦!”

她的历史,最近的历史,可敬可爱,不想入非非、总之是孤单的、几乎总是远离世界的妻子的历史,像一连串凄凉的灰色图画一样掠过玛丽基塔的脑海。

几乎总是远离世界,因为她偶尔才到世界上去待几天,待几个小时。最初,是完全疏远,是母亲的斗争:怀孕,分娩,哺乳,关怀,担忧,守在摇篮旁;然后又从头开始:怀孕,越来越担

^① 奥古斯汀(354—430),教会之父,伊波纳城的主教。

心,力气少了,恐惧的预感多了;分娩,和保姆斗争,保姆胜利了,因为孱弱征服了母亲;更多的不眠,更多的小心,更多的担心……丈夫开始逃避,在他身上几乎什么也没有消失,消失的恰恰是爱情,最宝贵的爱情,对妻子的全部生活的幻想,他唯一的情爱,唯一正当的、总是克制的快感。

像春天的一线阳光,随着母性的宽慰,女人复活了,她仍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别人的赞美,一连串的卖弄风情……她像个泛神论者,她的调情那么巧妙,那么普遍;她是那么快乐,那么愉快,不觉得是伤风化。她的渴望是,像出现在镜中一样出现在世人的眼睛中。

丈夫亲自为她提供了重返剧院、舞会、宴席、游乐场的机会。丈夫感到内疚,不愿意把事儿推向极端,他坚持——哼,什么坚持——要他妻子,见鬼!重新去透空气,重返世界,正经地娱乐。玛丽基塔重返世界了,但那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时,她竟不会穿戴了,就是人们所说的穿戴。不知为什么,她连首饰都不戴了,仿佛它们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她不敢把衣服扎紧,也不敢把内衣脱得太多。为了避免她的母性带来的可能导致重病的小病,现在她穿的内衣很多。此外,她也明白,在追求时髦方面,她已迷失了方向。一种隐秘的本能告诉她,她应该尽量穿得朴实一些,像剧院和舞会上的众多女人那样穿衣,不要引人注目。到了深夜某个时刻,她打了呵欠,没有想到克制它。如果娱乐活动是音乐或感人的戏剧,看到动人之处,她会想起她的儿子,那几个留着金发的脑袋:在温和的灯光下,他们躺在枕头上,母亲不在身边。可恶的罪过!多么深切的内疚

啊！这一切为了什么？为了怀着些许可爱的好奇心打听别人的爱情，监视别人的目光，观赏美丽女子的胜利。今天她们像她过去一样放射着光彩……多么沉的懒腰！多么深的内疚啊！

对这样夜晚的毫无甜蜜可言的回忆，玛丽基塔决定不再返回那个世界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她没有食言。她的虚伪的丈夫徒劳地逼迫她做出牺牲，但她总是不出家门。

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长大了。最后一次分娩已过去多年。年纪使她增加了一些肌肉，达到了生理上的平衡，即健康的身体和丰富而优良的血液。内脏的春天在欢跳。她不禁回忆起昔日模糊不清的卖弄风情，怀念起早年的幻想和无益的消遣，忆念起丈夫的严肃、得意、但也是死亡的爱情。

在读路易斯的作品时，玛丽基塔回想起那个时代晚上看戏时的情景。

她进戏院时，戏已经开演，因为儿女拦着她，因为由于化妆方法笨拙，故怎么做也不能在镜子里找到昔日有过众多崇拜者的玛丽基塔，所以总是梳妆个没完。

她早年的那些崇拜者啊！一想到这，她就感到良心不安，就像头上泼了一盆冰水，感到失望、痛苦、羞愧……在池座和包厢里，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她过去的崇拜者……他们比她年轻，因为他们不抚养孩子，也不年复一年地待在家里。在那些尊贵而风流的“雄鸡”身上，岁月是停滞的！……现在……看来，他们依然是崇拜者。但是，他们崇拜的是别的女人，是新的年轻女子；他们反复无常，卑鄙无耻，只崇拜和钟爱年轻的。残留的妒忌，为幻想的存在和性机能的存在进行的斗争，几乎使

她……发疯，使她在当年精神上的情夫身上重温她的目光和微笑对他们产生的强大诱惑。她像过去那样望着他们。总是有人回想起昔日的挑逗，总是有人和她分享忧伤和甜蜜的回忆……玛丽基塔于是精神振作了，变得年轻了；她那双由于守在摇篮旁而变得暗淡无光的眼睛又放射出了热情、志满意得和诱人的卖弄风情的光辉……这一切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闪电！那些昔日的崇拜者无意中明白，这是不值得恢复的爱情。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他们又回到眼前对年轻女人的新鲜的崇拜和欣赏上去了；那些人昔日崇拜的美人儿玛丽基塔不时地碰到他们那多余的、近乎同情的和虚情假意的目光。多么可怕、多么羞愧啊！那种令她厌倦的失望心情全是来自一点点可怜的理想的爱！她不知所措，心寒似冰。出于骄傲，为了自尊，她不再自命不凡，不再暗送秋波。当然得如此！但是那种痛苦——现在她读着路易斯修士的书想道——，那种失望的痛苦……完全是一种男女私情！

多少罪过，却无一丝快乐！那是以罪过形式表现的失望。它的代价是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和良心不安。为了赎回其它日常的、可宽恕的罪过，她已把她的虚荣心的失败，某种比虚荣心还好的东西的失败，为享乐而牺牲爱情的纯粹思想的失败，都交给了上帝！

是的，她怀着掩饰不住的愉快心情在圣地亚哥之路上走完了那几步……然后成了香客……妓女。啊，不，不是妓女！这有点过分，请天使般的诗人原谅……但是，如果她不完全是罪人，那么她也不完全是坏女人。她不好，也不那么坏，她遭受了

多少痛苦！她经受了无穷的折磨，她不是完美的。无论上帝还是她丈夫，都不能爱她。丈夫不能爱她，因为他厌倦了；上帝不能爱她，因为受到了伤害。

她一边在不眠之夜等待着未归的、也许正在纵欲的丈夫，一边思索着：

“上帝啊！我的上帝啊！真正的美德在那么高的地方。上天那么高不可攀，难以达到，我有时觉得那是梦想，那是幻觉。”

奇里帕的皈依

大雨滂沱，狂风大作。奇里帕不知道这叫南风。南风无情地席卷着一切，像骑兵冲锋一般把街上的行人驱散。狂风把从高高的云端泻下的雨帘吹弯，使之像抽打人的鞭子一样倾斜着泼下。无论在廊下还是门廊里都不能避雨，因为风雨交加，无孔不入。鸟归各巢。家家户户的门砰砰地关上了。工业城市的嘈杂声渐渐止息了。肆虐的风雨像突袭占领了设防的城市的军队一样留下来了。

在格兰公园的长凳上躺着的奇里帕遇上暴雨，先是跑到一棵栗树下躲雨（实际上，他已经像谚语说的，两次被浇湿），后来爬到音乐亭的平台上，但转眼间便被可恶的大雨赶了出来，因为雨柱弯曲着，用透明的毒蛇似的鞭子猛烈地抽打着他，像淫荡地亲吻他那打补丁的破衣烂衫中间露出来的苍白的肌肉。他那顶帽子又旧又硬，形似干酪，其颜色让人怀疑是不是浸透了胆汁，因为它已由黑变黄，仿佛得了黄疸病。帽子

看上去就像有许多喷水孔的莲蓬头。至于他的脚，穿一双像赤陶做的凉鞋，一抬脚就仿佛拉起两条可移动的树根。是的，奇里帕就像一棵可怜的小树或灌木，他那身被雨淋湿的破布条似的衣服就像挂在干枯的树枝上……他为了躲避恶劣的气候，走着，跑着，仿佛把一动不动的小树变成了可动的稻草人。

奇里帕 40 岁了。当脚夫的差事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并且没有任何形式的养老金，他几乎不想干了。所以他的积蓄少得可怜，所以在那个倒霉的早晨他就被从他过夜的那间破房子里赶了出来，因为他们厌倦了他这个年复一年不交房费的无节制的熬夜者的胡闹。

“哼，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奇里帕对自己说，却不知道说的什么。然后躺在公共散步场的长凳上，他觉得躺在那里身上的骨头都变硬了。他一直躺到上天的愤怒^①使他猛醒。

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说，工作的原则是以最少的力气满足需要。奇里帕模模糊糊地想，最少的力气是主要的，但需要也得和它相适应，尽管需要微不足道。他心不在焉，喝得醉醺醺。他睡了许久，由于肠胃不适，总是幻觉重重。他肚子发胀，饮食不香，吃的饭菜又冷又差，喝了许多葡萄酒，如果喝的是白酒，就是白兰地。他穿的衣服，是别的穷人穿得不能再穿而扔掉的衣服。他为自己的节俭精神感到骄傲，认为有权在绝对需要一个比塞塔时才偶尔去为人搬箱子。

一天，他看见一支工人游行队伍在街上走过，队前的旗子

① 这里是指风雨。

上写着：“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奇里帕发着抖想：“天哪，八小时工作！居然为此而扔炸弹！整个夏天我都把八小时花在为洗海澡的人搬运东西方面了。而这个季节，是最难熬的。”

口袋里只有两个瑞尔，奇里帕是买不起手提箱的，他根本没有这种权利。

但是，他有忍受饥饿和寒冷的消极勇气，甚至达到了英勇的地步。

一般说来，他沉默寡言，心情忧伤。他怀着某种虚荣心相信自己的运气不佳。他不说自己运气如何，而说自己生来就是穷鬼……总之，这是荒唐的。

奇里帕^①是他的外号（他姓什么，他不记得了；他的名字可能是贝尔纳多，但是他不敢说是）。从遥远的童年时代起，他就叫奇里帕，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叫尼尔森、内伊或穆勒一样。倘若他知道这个绰号的含义是讽刺的话……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那是在大约30年前（饥寒交迫的岁月），皮帕、奇里帕和皮胡埃塔是活动在街头的三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三个下流社会的游手好闲者。奇里帕知道皮帕的悲惨历史已刊登在报纸上，他自己的历史却没有，因为他是靠他的荣誉幸存下来的。他作为一个年纪小小的痞子的劣迹已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声几乎是对他的下流举止做的一种解释。他的名声已经死亡，已经烟消云散，仿佛村民们已经衰老，脾气变得不好了，不愿意开玩笑。他自己则竭力避免

① 奇里帕，西班牙原文意为“运气，幸运”。

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和游手好闲辩解：说它们是小无赖的骗局，是奇里帕的习惯。

“哼！世界遭透了。是不是见过你，我不记得了。”他看见那些满头白发的先生走过，心里想道。过去他们曾嘲笑他的恶作剧，厌恶他过早养成的坏毛病。他看见他们走过，可是他却向他们乞讨一个硬币，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认识他。

他心里清楚，他是孤零零地待在人世间。有时他想起，一张报或一本又旧又破的书（他听见一位工人拼读）曾是他的好朋友。但是他不识字，他什么也不会。他走到广场的一角，那里有些人装作找工作来消磨时间，他默默地听着他们关于政治或社会问题的交谈。他向来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他有自己的看法。他的主要看法是，认为要求八小时工作是极其错误的。他宁肯听别人读报，也不愿意听他们胡说八道。听人读报时，他更为专心。报纸上的文章往往写得很好。但是，铅字印的东西几乎说不到点子上。人们都抱怨钱挣得少，都说日工资不够花用的……这是夸大其词。他们倘若跟他一样，几乎不花钱就能生活！在别人要求的至少工作八小时的时间里（当然他不考虑至少多少小时的问题），他倘若工作的话，他挣的钱早就使他变成为百万富翁了！一切都成了要求劳动工具、土地、机器和资本……见鬼的怪癖！被忘记的穷人的另一件事情，是尊敬、尊重，是奇里帕所说的“来往”。这个词儿是他为便于他这个脚夫哲学家思考问题而选用的。何谓来往？这没什么，据他几次所听的，那是基督在布道时讲的。那个基督，只有他自己认识，他认识他并非为了为他效劳，而是为了骂他一顿，当

然不是怀着恶意，也不是想念他；只是为了像别人那样说话，像所有的人那样咒骂。“来往”就是有礼貌的交往，是自由出入任何地方，是和老爷们友好相处，是会读书写字，是出入剧院。他没有钱，可没有钱同有文化和进行娱乐毫无关系。“来往”就是不因为谁穿得破烂（仅仅因为他穿得破烂），而把谁排斥在一切美丽宜人的、温暖欢愉的地方之外。既然看来在金钱方面大家一律平等，那每个人都可以体面地穿上新裁衣服的时代很久以后才能实现，既然没有足够的金钱使所有的人都能买点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在可以不花钱能办事的情况下在其它方面实现平等和兄弟友谊呢？譬如富人和穷人都以“你”相称，请你喝一杯，每个人都把自己学会的东西教给穷人，脱帽向他们致意，让他们坐在炉边，在地毯上走，让他们当议员和主教，总之，让他们不受到伤害地过安逸的生活，甚至偶尔也能让他们外表上好看，如果别人没有什么顾虑的话。这就是“来往”，这就是他理解的基督教和民主，社会主义应该也是这样……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社会主义……是社会问题，交往问题，就是在一起……就是来往。

他跑出了音乐亭，被雨浇得像个落汤鸡。他对“来往”的创造者感到恼火，对他父亲感到恼火。他走进居民区，寻找好一些的住处。但是，一切门户都已关闭。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走到一家咖啡馆，不敢进去。那是公共场所，服务员一发现他进去就把他轰出来，因为他身上那么脏，穿得那么破，看了令人不快，再说，他也不想花一点钱。对积极肯干的脚夫，公共

场所是让进去的。可是他呢？他几乎落到了乞丐的地步……一个体面的乞丐，因为他不乞讨，虽说他穿得像乞丐，所以他差不多会被他们用棍子打出来。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一定会这样……他走到省政府门前，那里有警察局。我要是喝醉了，他们会让我进去的。但是，我神志清醒，没干什么坏事，绝对没有。奇里帕不知道那幢高大的房子里有什么，但对他来说，那里的一切都是警察局，是抓人或罚款，或为男孩子量身高，带他们去打仗的地方。他走到一所大学门前。下雨时，一些在法院里没事干的法官在学校的回廊里散步。他几乎没有文化，而那里的一切人却都是学者。看门人也会把他赶出来的。他走到法院前……不过那不是让假证人出庭的时间。作假证是奇里帕能够承当的唯一体面的差事，因为被告的席位他不能坐。而作为假证人，他意识不到自己的罪过，他曾经多次在那里宣誓讲实话。事实上，他一直是说实话的……是按照别人的吩咐说的。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做那种事是错误的，但是那是出于一些非常复杂的原因！此外，当律师、公证人、检察官先生们和阔佬们向他取证时，事情倒是不那么坏，因为在整个镇子，派他去作证的人都被认为是正人君子。他所作的证，不管怎样，他们告诉他的时候，是真实的。

他走到图书馆前。它也是公共场所，但是他认为那不是为名副其实的穷人设立的。他的本能告诉他，他若进那间有两个壁炉（从街上就能看见）的温暖的大厅，也会被赶出来的。他们怕他偷那里的书。

他走到银行、兵营、剧院、医院门口，全都一样，对他关闭

着。处处都有戴着带飘带的帽子的人，他们守在门口，不准奇里帕们闯入。

商店他可以进去……只是他必须立刻出来，因为他明白自己没有什么东西能买，尽管他什么东西都需要。在酒馆里，情况也差不多。在酒馆里几乎没有人理睬他！

直到这个时候，天空依然在下着暴雨，他被冻得直发抖……寒气刺入他的骨肉……像被风雨追赶着似的，奇里帕只能在街上跑来跑去。

他来到一座教堂前，大门开着。他走进去，一直走到主祭坛前，谁也没有对他说什么。大概是一位教堂神父从他身边穿过中殿，看了看他，对他的出现并不感到奇怪，也不担心，就像对待众多的幸运的人儿一样。就在附近，在布道台前，他看见另一个乞丐：他跪在那里，低头祈祷。那是个白胡子老人，喘着气，咳嗽得很厉害。他的咳嗽声在大殿里回荡，令人不快，叫人厌恶，一定使散布在殿堂和祈祷室里的教徒们感到不满。但是，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人注意他。

和街头相比，教堂是暖和的。奇里帕觉得舒服多了。他走进一间祈祷室，坐在一条长凳上。那里散发着香味。“是烧的香，还是点的蜡，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使他想起了孩提时代的往事。蜡烛的火花具有家庭的气氛。一尊尊神像平静、安详、慈善地望着他，对他和蔼可亲。一位主教手里拿着主教帽子，好像问候他，说：“欢迎你，奇里帕！”作为恰当的回答，他想画十字，可是不知道怎样画。

他什么也不懂。他渐渐习惯了黑暗的祈祷室。当眼前的

黑影变亮的时候，他看见一群女人在一个角落里跪着，在忏悔室前形成一个圆圈儿。不时有一个黑影离开人群走到大柜子前，另一个类似的黑影从那里走回来。

“那里头准有一个保皇派，”奇里帕心想。他无意伤害那位教士，真诚地相信保皇派和“神父”一样重要。

他渐渐喜欢了这一切。“但是那位先生需要多大耐心才能在大柜子里忍受那么长时间啊！干他那种工作收入是多少呢？”突然，祈祷室变得空空荡荡了。女教徒们没付钱就走了。

没什么。他不会被人从那里赶走。当祈祷室里的女教徒不久即离开后，奇里帕发现留下来的女人在注意他。“难道我迟到了吗？”他想。也许他应该跪下。木板台上的声响引起忏悔牧师的注意，他从面前的小门探出头，仔细地看了看奇里帕。

“他会把她赶走吗？”决不会。忏悔牧师当听完在百叶窗的小窗口外面的女教徒的忏悔后，即又把头探到门外，并举手对奇里帕打手势。

“是叫我吗？”当过脚夫的人想。

是叫他。他面红耳赤，事情是异乎寻常的。

“奇怪！”他对自己说，但是喜出望外，感到无比轻松。忏悔牧师叫他，相信他会忏悔，于是让他从排队的小姐们面前走过去。这对奇里帕是多大的荣誉啊！从未有人这样对待过他。

牧师仍在打手势，以为奇里帕没看到。

“为什么不过去呢？”奇里帕对自己说，“什么都该试试。”这不像在市政厅里，在那里我希望大家投我的票，以便了解什么叫选举。结果是，对大家来说是选择，对我来说却不是，不知

为什么父母那么过分地担心。

他站起来，走到女教徒腾出来的位置跪下来。

“别跪在那里，跪在这儿，”牧师说，让奇里帕跪在他的面前。

奇里帕觉得胸中有什么古怪的东西，感到脸上发烧，心里既感到羞愧，又有一种无名的亲切感。

“我的孩子，请诵悔罪经吧。”

“我不会念，”奇里帕谦卑地回答。他明白在那个地方必须说实话……真心话，跟在法庭上不同。此外，“我的孩子”的呼唤声已传入他的内心，他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牧师帮助他念《耶稣基督我的主》。

“你有多久没有忏悔了？”

“这……生来就没有忏悔过。”

“什么！”

“从没有忏悔过。”

他就像一座原始森林，不虔诚。他只受过洗礼，没有接受过坚信礼。谁也没有想到挽救他，他只关心自己不要被饿死。这是不幸的。

谨慎而富有同情心的牧师引导着他，在短暂的时间里尽其所能教给他更多的东西。从疏忽罪的观点看，奇里帕不是一个严重的罪人。除此之外，最不幸的是他连续不断地喝醉了酒，他缺乏虔诚之心，并粗野而卑劣地亵渎神明。如果奇里帕向来就没有忏悔过自己的罪过，牧师一定感到痛苦。牧师对他的帮助相当大，寒冷、雨水和坚硬的地板曾长久地折磨过他的

肉体。在这方面，他就像准备过荒凉生活的预备役青年，却只有隐士的肉身。

奇里帕的心灵渐渐地进入了严肃而善意的牧师为他营造的改邪归正的境界。心灵会比头脑改正得更好，因为头脑往往顽固不化。

牧师让他一遍遍重复信仰和拥护教会的誓言。奇里帕非常高兴地宣了誓，不过牧师还要求他做一件事：以自己的方式发自肺腑地谈谈内心的感受及对庇护他的教会的爱和忠诚。奇里帕想了想后，像受到启示似的叫道：

“卡洛斯七世万岁！”

“不，老弟，不是这个！……不对，”忏悔牧师微笑着说。

“因为都把卡洛斯派称为憎恶教士的人……”

“也不对，老弟！……”

“啊，人们管牧师叫……”

总之，牧师决定推迟解决这个纯属形式和语言的问题，让奇里帕继续在那座已经对他敞开的教堂里学习新教友的课程，而此时其它的门户对他都已紧闭。他在那里再也遭受不到风雨的鞭打了。

“这么说，你已经变成侍童了，奇里帕？”其他的饿汉们对他说。他们嘲弄他的认真态度，因为他这个老实人在日复一日地改邪归正，皈依教会。

奇里帕回答说：

“是的，我不感到羞耻，我参加了教会，因为那里起码有……人和我来往。”

两个学者

阿瓜奇莱浴场疗养地位于西班牙一个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地区最葱郁的地带。在疗养地，除了两个令人尊敬的老人外，大家都很喜欢，彼此尊重，彼此理解。而那两个老人，不但瞧不起身世卑微的平民沐浴者，而且彼此也憎恶对方。

他们是谁呢？疗养地的人对他们所知甚少。这是他们来这儿的头一年。人们不知晓他们的来历。肯定他们不是本省人，但不知是不是一个来自北方，另一个来自南方，或者相反……或者来自其它任何地方。人们只知道，一个叫堂佩德罗·佩雷斯，另一个叫阿尔瓦罗·阿尔瓦雷斯。两个人经常收到非常大的邮包，邮包里常常装着大量的信件、报纸、杂志和图书。大家都说他们俩是大学者。

可是，他们知道的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知道什么，他们不说。两个人彼此彬彬有礼，但对世人却冷若冰霜，不露声色。最初，大家让他们离群索居，不思不想他们，因为快

乐的平民蔑视学识渊博的人的高傲态度。归根结底，他们一定是一对精神错乱的怪人，是在家庭关系方面喜欢发怒的苛求者，只是外表上表现出一副冷静的具有良好教养的神情。但是仅仅几天后，两位先生的举止便成了无忧无虑的游泳者们议论的话题。他们看到，两个老人的彼此厌倦和竞争，不过是一出十分可笑的喜剧。

人们偷偷地——因为他们让人害怕，谁也不敢当着他们的面笑——观察他们，对他们彼此厌倦的变化评头品足；他们由于兴趣和癖好相同而经常相互迁怒，这使他们既寻找同样的东西，又逃避同样的东西，并且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底。

佩雷斯比阿尔瓦雷斯早几天来到阿瓜奇莱。他什么都抱怨：抱怨安排他住的房间，抱怨他在圆桌上的位子，抱怨浴场服务员，抱怨钢琴演奏者、医生、女招待、擦皮鞋的人，抱怨小教堂的钟声，抱怨厨师，抱怨邻居的公鸡和狗，说它们吵得他不能安眠。他不敢抱怨洗澡的人，但他们是最大的烦扰。“可怜而令人恼火的人群！好色的老东西、举止做作的姑娘、可笑的妈妈、自私自利的受俸牧师、令人讨厌的孩子、下流而吝啬的西印度人、可疑的绅士、让人受不了的狂躁患者、讨厌的病人、中产阶级的烦人处！想一想，这还算幸运！因为人民……呜呼！人民！严格说来，贵族并不存在。普遍愚昧无知！不情愿地在桌上听那些胡说八道，那些使他的心灵充满厌烦和痛苦的陈词滥调，要忍受多大的折磨啊！”

有些爱管闲事的人，浴场上总是有他们的影子，竭力要佩

雷斯说说他的想法、他的爱好；要他讲话，要他参加社交，强迫他参加共同的游戏；甚至有一个疯疯傻傻的人要他和某个女人跳交谊舞……佩雷斯有特殊的手段摆脱这些讨厌的人。对谨慎的人，他几句话就叫他们远远地躲开了他；对不谨慎的人，他要费点劲儿，要用不可避免的冷淡态度；但是不用很久，他就能完全摆脱掉所有的人。

此外，那些不幸的人还妨碍他为舒适的生活条件和为浴场答应提供的不多的舒适条件而斗争。其他人，有的住着最好的房间，进餐时坐着最好的位子；有的在他之前占据了最好的卫生设备和浴缸；还有的吃着最好的食物。

中心餐桌上的荣誉席，体现着餐厅主任与下属的最大热情和宽待的座位，不会受到佩雷斯最怕的门窗之间的任何风吹的位子，属于一位身材肥胖、十分健谈的受俸牧师先生，不知是因为他资格老，还是由于他具有可憎的特权。

佩雷斯的座位离受俸牧师不远，他以特别鄙视的态度对着他；他妒忌他，蔑视他，用挑战的眼睛望着他，但没有让任何人察觉。受俸牧师叫堂辛杜尔弗，他有几次想跟佩雷斯攀谈，但佩雷斯总是用生硬的“对、不、嗯、啊”等单音节字回答他。堂辛杜尔弗对此没有理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他认为就餐时交谈对消化是十分有益的。

堂辛杜尔弗有一副好肠胃，很爱吃客栈那种加了辛辣的调味品和其它开胃物的饭菜。佩雷斯的肠胃却很差，厌恶那种让人受不了的法国风味的食物。堂辛杜尔弗睁着眼睛都梦见吃饭的时刻，而堂佩德罗·佩雷斯却一临近可怕的吃饭时刻

(不想吃也得吃)就浑身发抖。

“铃声响过一遍了!”堂辛杜尔弗微笑着对大家说,他指的是餐厅的铃声。

“铃声响过二遍了!”过一会儿他又叫道,声音快活得发颤。

听他这么叫喊,佩雷斯发誓要写完他已开始写的文章,他要提议取消大教堂的教士会。

他是个不驯服的、有意无意中伤人的学者。他鼓动女服务员及高级职员,甚至叫他们起誓,一旦受俸牧师离去——他很快就走——,不管怎样,荣誉席和一切好处都要属于他。他们还答应把楼房某个角上的房间给他住。那个房间最凉爽宜人,离周围尘世的喧闹声最远,窗外的景致最赏心悦目。为了喝咖啡方便,他们保证把离钢琴远的、现在由一位敢于向同他争地盘儿的人开枪的退役上校占据的角落让给他。上校一旦离店——不会很久了——,那个角落就归他占用。

就在这时,阿尔瓦雷斯来了。上面提到的有关佩雷斯的一切,都适用于他。应该补充的是,阿尔瓦雷斯具有更暴躁的性格、更暴烈的脾气,在要求珍馐方面更苛刻、更无耻。

他也厌恶那一群呆板、庸俗的人,也讨厌那个牙齿整齐、得意忘形、在圆桌上占据最好座位的受俸牧师。阿尔瓦雷斯也用挑战的目光望着堂辛杜尔弗;如果教士对他讲话,他也几乎不回答。阿尔瓦雷斯也想住佩雷斯所要的那个房间和上校喝咖啡的那个角落。

进餐时阿尔瓦雷斯注意到，在座的人中有的是讨厌鬼，有的是饶舌者……只有一位像他一样谢顶的老先生例外。此公坐在他对面，聆听人们讲述荒唐可笑的事情，既不说话，也不发笑。

“他不是饶舌者，但可能是讨厌鬼。为什么不会呢？”阿尔瓦雷斯开始反感地打量他，发现他脾气很坏，是个利己主义者，由于固执地要求舒适的条件而变得怪僻。

“他准是一位学院的教授，或者是一位自命不凡的档案专家。”而他，阿尔瓦雷斯，是一位闻名欧洲的学者，为了躲避好奇的人和讨厌的崇拜者，他隐姓埋名出来旅行。他非常憎恨喜欢卖弄学问、在浴场疗养地混乱的人群中自认为高人一等的蠢人。此外，他觉得那个档案专家在用轻蔑的目光气呼呼地望着他。他太无礼了！

这还不是最糟的。最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好和兴趣一样，这使两个人彼此多次不能相容。

他俩不能同时在浴场某个地方共处。在钢琴家演奏《匈牙利狂想曲》时，阿尔瓦雷斯躲到走廊里去……在那里不料遇到佩雷斯，他也是为躲避私通的利斯特而待在那里的。在阅览室里，只有档案专家才看《时代报》……而在这个时刻，化名的阿尔瓦雷斯也想通过疗养地仅有的一份不可轻视的报纸来了解国际政治。

“这个档案专家居然懂英语。卖弄学识的家伙！”

早晨6点整，阿尔瓦雷斯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去办理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他的动物天性向最低、最平庸的法则交纳的

赋税……可恨的对头佩雷斯似乎也有这样的习惯，同样悄悄地去寻找同一个地方……这是不能客忍的！

阿尔瓦雷斯不喜欢在浴场的普通花园里乘凉，而到绿草丛生的清静的草地去，草地在浴场的房舍背后高高的陡坡上……而在草地的最高处，在那里的一棵苹果树荫里……每天下午他都会遇见做梦也不愿意受到打扰的佩雷斯。

无论佩雷斯还是阿尔瓦雷斯，都不愿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坐的地方相距咫尺，可却谁也不对谁说话，只是不时用闪电般的眼光斜视对方。

如果所谓的档案专家佩雷斯向化名的阿尔瓦雷斯表示具有同感，那阿尔瓦雷斯会对佩雷斯感到非常恼火。如果佩雷斯不顾忌阿尔瓦雷斯比他有力气，并且可能比他胆子大，他一定会公开对他进行挑战的。

佩雷斯是厄瓜多尔的一位西班牙美洲学者，在西班牙居住多年，学习我们的文学和科学，经常去巴黎、伦敦、圣彼得堡、柏林和其它首都旅行。佩雷斯并不叫佩雷斯，而叫希列多，有时化名旅行去西班牙学习我们的东西。知道他是什么人后，谁也不再对他隐瞒什么。希列多或佩雷斯曾认为不速之客阿尔瓦雷斯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士和装腔作势的学者，他古怪的脾气不过是丑恶的表演。这对他是很有害的，因为毫无疑问，为了模仿他，那个可能是药剂师的陌生人在散步场、走廊、阅览室和与其名字不相称的地方参与了他的一切活动。

佩雷斯还注意到，阿尔瓦雷斯蔑视或假装蔑视生活单调

的人群，愤怒而无耻地望着主持宴席的受俸牧师。

反感，可以说是憎恨，两个隐姓埋名的学者都对对方怀有这种情绪，并且一天比一天强烈；看到他们彼此如此憎恶的人们，甚至担心喜剧会演变成悲剧，两个可敬而神秘的老人会动手打起来。

关键的一天到了。受俸牧师、住在最舒适的房间里的浴场游泳者和把离钢琴最远的角落留给别人的上校，凑巧在同一辆火车上旅行。可怕的冲突！人们发现，浴场疗养地的主人确定了堂辛杜尔弗走后住该房间的人的顺序：佩雷斯先住，阿尔瓦雷斯后住。

毫无疑问，佩雷斯有优先权，但是阿尔瓦雷斯……是个有性格的人。多么严峻的时刻！两个人气得发抖，伸手抓住了椅背。不知道他们要争夺一把椅子，还是一种投掷武器。

二人没有互相辱骂，只是瞪着眼睛恨不得把对方吃了。浴场主人得知他们发生了冲突，径直向餐厅跑来。

“你说！”两个学者同时大叫。

应该承认，佩雷斯的权利是有效的。

阿尔瓦雷斯用拉丁语表示让步，就是说，他引用了罗马法条文，证明他的对手有理。他希望对方明白，他是向真理低头，而不是向恐惧投降。

但是，争夺房间的时刻到了，麻烦事就要发生了！在时间上，佩雷斯也是来得最早的……但是阿尔瓦雷斯宣称，如果事情一开始就是荒谬的，那它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合

理；由于佩雷斯在吃美味方面荒谬地占有全部优势，他只好依靠得到的许诺……当然住在舒适的房间里。实际上，他已经把手提箱放进去了。

他站在门口，握紧双拳对大家挥动着，并叫道：

“在适当的时候，占有者就会享有更好的条件。”

他走进房间，关上了门。

佩雷斯让步了，不是因为罗马法条文，而是因为恐惧。

至于上校占据过的那个角落，他们每天都争夺，谁先到谁就急忙占据，对方只得低声嘟哝，表示不满。两个人近在咫尺地坐在同一张桌上。他们彼此憎恶，总是为同样的喜好和不快、同情和反感躲避着去同一个地方，可又寻找着同一个地方。

一天下午，佩雷斯躲开《匈牙利狂想曲》去走廊，拿着一叠报纸和信件坐在一把摇椅上。

不一会儿，阿尔瓦雷斯也拿着一叠报纸和信件走来，坐在佩雷斯对面的另一把摇椅上。彼此当然没有问好。

两个人专心致志地阅读自己的书信。

阿尔瓦雷斯从自己那叠东西中拿出一张卡片，惊讶地望着。

与此同时，佩雷斯也在惊恐地观看一张同样的卡片。

阿尔瓦雷斯抬起头，惊愕地望着他的对手。

不一会儿，佩雷斯也抬起眼，张着嘴注视可恶的阿尔瓦雷斯。

阿尔瓦雷斯站起来，伸出一只手，用发抖的声音说：

“那么……您，我的先生……您……好像是……希列多……博士吧……？”

“那您……也许我是在梦里……也许……您……是……著名的丰塞卡……”

“丰塞卡，希列多老师的朋友、学生、崇拜者……使徒……也是您的学说的……”

“是我们的学说，因为它属于两个人：我是开创者，您是杰出的、博学的、深刻的、雄辩的改革者、发扬光大者……一切都归功于您。”

“我们遇在一起了！……”

“相识恨晚啊！……”

“如果不是我这种……荒谬的……坦白地说，这种软弱态度，如果不是愿意通过这些照片相认识的话……”

“对，如果不是因为这些……”

丰塞卡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希列多，当然是以学者们那种有分寸的庄重方式。

对这个事件的解释很简单。就像前边说的那样，两个人都产生了隐姓埋名旅行的想法。丰塞卡从马德里他的家，希列多不知从什么地方，各自用包裹向浴场疗养地的佩雷斯和阿尔瓦雷斯寄书信。

多年前，希列多和丰塞卡在科学领域里曾亲如手足。希列多是关于原始种族和其它史前问题的发展变化的复杂理论的创始者；丰塞卡毫不妒忌地、热情地接受了他的假说，并在语

言学和社会学方面加以运用，由于他的著作比希列多的著作更具雄辩力，从而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希列多高度评价他的思想的传播者所做的杰出的普及工作，但丰塞卡仍然承认它的创始者，他真诚地尊之为导师的人的崇高权威。他们一道同其他学者进行的论争，加深了他们的友情。如果说一开始在他们那永远不会间断的通信中只谈科学，那么彼此的感情和些许虚荣则使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甚至使得他们比同事之间还密切地彼此写信。

更为热情的阿尔瓦雷斯(或叫丰塞卡)非常盼望得到他朋友的真实肖像，并从此认识他。他们在信中表达了这种几乎是可笑的癖好，于是彼此说定在同一天给对方寄一张自己的照片……凑巧的是——在这类故事中，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两张也许避免了一桩罪行的照片于同一天到达了目的地。

更奇怪的好像是，他们二人谁也没有写信告诉对方自己要去浴场疗养地，也没有说明自己采用的化名……但是，这些情况却在寄照片的信里告诉了对方。

阿尔瓦雷斯和佩雷斯彼此尊重，非常尊重。我们所以这样称呼他们，是为了替他们保密，因为关于发生的事情，他们希望客栈的人一无所知。

他们是如此尊重，如此谨慎，如此博学，以致在他们不认识时使他们势不两立的争吵和怨恨消除后，他们不但相敬如宾，彼此尊重，不争你高我低……而且在他们那伟大的发现发生后的第二天，再一次一致决定尽快地忘记过去，从哪里来再

回到哪里去。果真,当天下午希列多坐火车去了南方,丰塞卡去了北方。

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每个人都曾暗自思量,自己曾像马尔克·奥雷利奥^①那样谨慎,为彻底解决问题,应尽快地彼此分手。人类的事情是多么复杂、多么不幸啊!一场相识枉徒劳,陌生朋友之间产生的天真而具体的反感情绪依然不能消除。

理想的、有血有肉的、相识前彼此憎恨和蔑视的两个人物是仍然存在的人;真实的、通过书信和共同的学说结识的朋友不见了……对丰塞卡来说,他见过的希列多仍然是可憎的档案专家;对希列多来说,丰塞卡仍然是可恨的药剂师。

一年后,一部德国年鉴发表一篇在全世界建筑师中引起轰动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是《分歧》。

文章署名“丰塞卡”。他试图证明那些种族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从西向东迁徙,而是按照太阳运转的方向……从东向西迁徙……

^① 马尔克·奥雷利奥(121—180),罗马皇帝和哲学家。

沙丁鱼的葬礼

雷斯奥科尔多，更准确地说，波拉·雷斯科尔多，是一座居民众多的城市。它坐落在一座寒冷的高山的北麓。山上布满了低矮的树木，那里出产着十分丰富的木炭。木炭是那些正直的山民创造的主要财富之一。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波拉山民冷得打牙战，为了暖脚而频频地跺地；但是严酷的气候夺不走山民的欢乐，每逢节日来临之际，人们则按照地方上的传统坚定不移地进行娱乐。雷斯科尔多有主教管区、初级法庭和隶属于省城学院的中等专科学校。但是，优雅的地方，山民的骄傲，却是英国榆林游乐场，那是一片古树林，四周环绕着市政厅精心管理的草地和花园。春天人们在那里举办有名的朝圣节，夏天在那里举办圣约翰节和圣地亚哥节。那时候，披着鲜亮的绿色的树木把阴影洒在 100 份临时准备的午餐上，就餐者们的快乐仿佛受到温和的天气、蓝色的天空和落满啼叫和欢闹的鸟儿的树枝的保护和鼓舞。但是，趣味在于大家表

现着同样的幽默、同样的玩笑和娱乐的精神。如果是在2月的圣灰星期三的午夜，在那片树林子里，在简单而光秃的树干和树枝之间，在霜冻的土地上，在散发臭味的火把的红光下，那会更加有趣。一般来说，雷斯科尔多是个住着被称为利未族人的村庄。从外面派来的牧师和僧侣，日益增多。那里的小剧院几乎总是关闭着，当它开门的时候，一家极端保守的报纸即雷斯科尔多的《女先知》就对它发动了战争。每逢秋冬，总要来一些穿各种法衣的传教士，他们像在昏暗的天空下哀鸣的鹤。

他们走了，留下的是可怕的痛苦和厌倦，像盐一样把这一切撒在波拉的年轻人的快乐和幻想上。在春天，适婚龄的姑娘们以她们的闲聊和美丽使英国榆林游乐场充满欢乐，可是现在仿佛都进了修道院，很难在大教堂或圣衣会和九日祭中看见她们了。重视这种短暂的快乐生活的小伙子们怒气冲天，中伤尘世的、受教规束缚的、本地的和路过的教士，是他们扼杀了正直的娱乐活动。

但是，既然这种集体的虔诚活动有点墨守陈规，在某种程度上是机械的，那么当传统节日到来时，娱乐和欢闹的天然敌人就不得不让步；因为就像家庭以古老的方式信仰宗教一样，朝圣节、圣约翰节和圣地亚哥节也以喧闹、欢乐、舞蹈、野餐、露天的娱乐来度过，伴随着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犯罪。穿着白色、玫瑰色和蓝色衣服的、在英国榆林游乐场的青草上欢歌跳舞的姑娘，与在秋天和冬天包裹得严严实实、天色很黑即去参加九日斋，躲避舞蹈、戏剧和散步的姑娘，好像都变样儿了。

不过，从传教士的观点来看，最糟的不是这个，而是狂欢节。正因冬天屈服于了长礼服，变成了公众娱乐的荒漠，所以狂欢节就被看成了沙漠中的绿洲；在那里，人们怀着尽兴的欲望，满足对娱乐的渴求：连渣滓都不剩地喝干如此不体面的快乐的酒杯，据僧侣们说，杯口上有蜜，杯里头有毒。来自教廷的教士所干的坏事，是对波拉山的年轻姑娘谈论尘世的快乐和物质上的享受引起的厌食，因为不幸的姑娘们总是模模糊糊地听见他的讲话。当大家玩得正开心的时候，圣灰到了……别了，令人陶醉的舞蹈、面具、玩笑和欢闹。

令人痛苦的……可怕的反应到来了，一切变成了布道、斋戒、守夜、40 个小时、去教堂祈祷、念玫瑰经……

在雷斯科尔多，狂欢节持续三天：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圣灰星期三不用戴面具……狂欢节、悔罪、诵弥撒经……都结束了。不幸的波拉山姑娘啊！不过，唉，朋友，黑夜降临了……出现最后一道疯狂的闪电，发生咬最后一口诱人的苹果的痛苦罪孽。可是，那是怎样的一口啊！

这里要讲的是沙丁鱼的葬礼，狂欢节结束后的一口气。正因为是改正后、醒悟后产生的，正因为是转瞬即逝的，没有明天的希望，所以是最富有刺激性的快乐，是死亡中的快乐。

没有一个雷斯科尔多的居民，无论男女，如果他（她）坦率的话，不会不承认城镇所有的最大的世俗之乐，是在圣灰星期三夜里把沙丁鱼埋在英国榆林游乐场的时候。如果不下雨，不下雪，节日活动肯定会举行。天寒地冻没关系。干树枝间，可以望见星斗在高空闪烁；在树枝下的古树干之间，火把和红、

绿、蓝色的提灯来来往往；雷斯科尔多的大部分洁净的床单在那里流动，或像长达脚后跟的衣服或像突然出现的幽灵。那些幽灵戴着又高又尖的白纸帽，翘起靴子望着天空。有车有马的少爷们在这样的夜晚里炫耀着自己的车马，用极好的马具、马衣和神奇的艺术般的盔饰装饰着车马。如果仔细察看一番，一切都不但珍贵，而且极为华丽。可是，在火把和提灯的光辉中，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想象力在起作用，葡萄酒在运输，玻璃由于明亮而可以穿过，细棉布变成了丝绸，晾在露天里的内衣变成了卡拉拉^①大理石，甚至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肉。一切最不和谐的乐器发出的回响震撼着天空，所有的乐器都想成为最后审判的小号。总而言之，所有这些乐器都起着可笑的启示录、欢乐的古怪气氛、狂热、娱乐的作用。“我们是灰，”牧师早晨说。“我们已经知道，”全体雷斯科尔多人晚上说。人们在蹦跳，舞蹈，叫喊，歌唱，喝酒，吃甜食，偷偷地相爱，嘲笑关于“生存的贫穷与短暂”的普遍信条……

塞尔索·阿特亚加是雷斯科尔多最守规矩的男人之一。他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有时担任市法官。他作为优秀的教育者的信誉，盖于他由来已久的严肃态度，而教育者则离不开鹰嘴豆。他从没有去过脏地方，没有去过最高贵的少爷们经常光顾的酒馆，没有去过夜总会禁止赌博的大厅，也没有去过其它令人作呕的地方，即淫邪的波拉山民的堕落场所。

^① 卡拉拉，意大利城市，盛产大理石。

他的弱点是埋葬沙丁鱼。在黑暗中，在幽灵和可怕的号声中间，不怕冰冻的伤害，不怕圣灰的忧伤而进行的享受，目睹冬天朝圣的死亡的干树林（像几个月前它披着绿色，充满生机看到夏天的朝圣一样）的那种对抗，对善良的塞尔索那颗有克制能力、谨小慎微的而实际上充满热情、善于幻想的心灵来说是不可抵抗的诱惑。

圣灰星期三，波拉山民经常聚在一起踏踏实实地吃一顿晚饭。人口多的家庭聚集在祖居的餐厅里。茶会上的快活的人群整个冬天都在筹集从客栈取来的丰盛晚餐的费用。单身汉、没有头脑的鳏夫、结婚的或独身的人，在夜总会或咖啡馆里举行欢宴。所有这些吃鼓了肚皮、喝了点酒脑袋即兴奋的人群，为英国榆林游乐场带来了生机，因为他们在露天里继续举行他们所说的家庭的夜点品尝会。在这样的场合，塞尔索几乎每年都和学校的教师、财产登记员和其他可敬的人物一道进晚餐。这些人物都很可敬，都很严肃，但是他们都为这样进晚餐感到高兴。当大约晚上10点人们组成沙丁鱼送葬队伍开始走向树林时，最规矩的人都成了最欢闹的人。

大家已经知道，在丰盛的晚餐上，塞尔索喝得醉醺醺，发表了20次讲话，拥抱所有的进餐者，鼓吹世界和平、普遍的兄弟友谊和世界的欢乐。按他的说法，世界应该永远是一个节日，处在不中断的半醉状态，享有完全幸福的爱情，没有世俗、宗教或刑事方面的障碍。娱乐万岁！此人一年到头像垫子那么严肃，通过言传身教，把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礼节教给孩子们。

有一年，塞尔索快 30 岁了，这位优秀的教育家喝得似醉非醉，庄重地来到英国榆林娱乐场（他相信人们认为他会从半醉到完全醉），想积极参加埋葬沙丁鱼的隆重的戏谑活动。他穿着带风帽的白衣服，戴着尖帽子，鼻子像镜子骑士的侍从的鼻子，在欢闹的人群面前他要求讲话，想在火把光辉中为他面前装在一个黑匣子里的一条普通沙丁鱼致悼词。应该说明的是，这项仪式总是预备一条用白色金属精心制作的沙丁鱼。敢于在全体人民面前致悼词的好汉，如果能满足由年轻而快乐的人组成的评委会的意愿，他就有权得到那只金属沙丁鱼，并可以当场把它送给围着他、听他讲话的女人中最喜欢他的女人。

学校的教师堂塞尔索居然要求发表这种戏谑性的讲话，使聚集在那里的居民大吃一惊，因为这种讲话必须具有滑稽可笑、幽默诙谐、风趣俏皮以及其它种种特点。但是，众人并不了解塞尔索·阿特亚加。可是大家一致认为他的讲话非常动人，每讲完一段话，疯狂的掌声便打断他的丰富的内心自白。在醉意的支配下，塞尔索让自己的对欢乐、对异教的快乐和对伊斯兰教的天堂的渴望，像洪水一般自由地奔流。他用强烈的太阳的光和火描绘天然的生命，描绘穿无花果树叶前的亚当和夏娃的生命的生命的美丽。他的讲话没有摆脱严肃的语言，但是确实摆脱了令人不安的和他所说的“因袭的”道德。赤脚和不赤脚的僧侣们正是用这种道德压得雷斯科尔多人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列举个人名字和集体名称，不过大家都明白是影射教

士阶层和他们冬天的胜利。

通过塞尔索的嘴讲出了被可憎的宗教奴役的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渴望。达到婚龄的姑娘和不少已婚的中年胖女人，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这位魔鬼似的讲话者在她们心中激起的热情。最有意思的是想到此人竟然是学校的老师堂塞尔索，他从没有交过女朋友，也不曾有过什么风流事！

塞西利娅·普拉，一个非常正派的姑娘，出身于最朴实的中产阶级，貌美而不傲慢，目光和表情不但可爱，而且温柔。她属于那种虽然不让人眼花缭乱，却能够慢慢进入你的心灵的美人儿。她距离讲话者大约两三步远的地方，睁大双眼，激动地喘着气，陶醉地听着他讲话。当狂欢节上这位获胜的德摩斯提尼把捕到的宝贝送给他最喜欢的女人的极庄重的时刻到来时，塞西利娅的喉咙顿时梗住了，面孔像火山一般炽热；像似幻觉一样，她看到塞尔索突然跪在她面前，面带唐璜的表情把他获得的演说奖奉献给她，伴随着一番热烈的爱情表白，使用的词语就像索里利亚^①的诗句……总之，太迷人了。

当然，这全是玩笑。但是，开玩笑时那种令人失望的场面，给苍白、瘦弱、端庄、内向、美丽、纯朴的金发姑娘带来怎样的伤害啊！

对学校老师——著名的堂塞尔索当场表现的热情，观众又是笑又是欢呼。这没有恶意。塞西利娅的父亲，铁路机械仓库的一名职员，目睹了这幅场景，怀着某种虚荣心第一个赞扬

^① 索里利亚(1817—1893)，西班牙诗人。

这一事件。他对众人说：

“有意思，有意思……狂欢节上什么事都会发生。好一个堂塞尔索！”

当然，半个小时后，谁也不记得这件事了。英国榆林笼罩着黑暗，一片凄凉，只有干树枝发出的沙沙声。鸟各自归巢。玩笑过去了，玩笑忘记了。四旬节的气氛笼罩一切。教士从布道台上和忏悔室里撒网捕捉犯罪的人，往日的情形又恢复了：寒冷的痛苦，无可慰藉的厌倦。

星期四，塞尔索·阿特亚加很早就又开始干他往常的工作了。他神态严肃、平静，既不内疚，也不高兴。前一天的玩笑给他留下的味道，既不苦，也不甜。事有其时。他相信，在狂欢节的那种娱乐中，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因为狂欢节是村民的最古老的传统；他相信，在老乡们的眼中，他仍然会受到尊重。所以，他便重新投入了他这位有觉悟的教育者的严肃工作中去。

有那么几天，他想起了那个姑娘——他突然跪在她面前，把具有象征意义的沙丁鱼献给了她。关于她，他做了什么呢？他在等她吗？这个想法并没有使阿特亚加先生感到不愉快。他见过那个姑娘，她是一位铁路职员的女儿，总是穿着深色的、朴素的衣服，即使在快活的时候，也不常去娱乐场、舞会和剧院。他记得她低着眼睛走路。“她长得挺甜，”他想。后来又想：“我想，她一定不认为我可笑”。如此等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年间他仅在街上遇见她两三次。她

连看都没有看他，至少没有面对面望他。“唉，这是自然的。狂欢节是狂欢节，现在是现在。”他心安理得。

可是奇怪的是，沙丁鱼埋葬节到来时，公众要求堂塞尔索再讲一次，因为没有谁的讲话能让人忘记去年的讲话。阿特亚加当然会到场，他说他是个即时行乐者，他没有让人恳求他……他讲了话，很成功，……真是奇妙！当他像去年那样跪在一个美丽的姑娘面前，把别在西服扣眼儿上的一朵花——因为那一年沙丁鱼不是金属的（由于一种恶作剧），而是从大洋上捕来的——献给她时，发现面前的姑娘竟然还是他早已熟知的塞西利娅·普拉。“多么凑巧啊！真是太巧了！太巧了！”依然记得去年那一幕的人这样重复说。

确实很凑巧，因为塞西利娅没有寻找塞尔索，塞尔索也没有寻找塞西利娅。他在似醉非醉的糊涂状态下想：“又一次发生了这种事，我在这个姑娘面前跪过一次了……”

第二天，前一日饮酒留给他的苦味已经消失，他像往常一样心情平静。但是，他感到很想重新见到铁路职员家的普拉姑娘。

他在街上遇见她几次，毫无疑问，塞西利娅脸红了。毫无虚荣心的塞尔索可以肯定这一点。一个春天的早晨，在英国榆林娱乐场散步时，两人迎面而过时撞在了一起。塞西利娅吃惊地望着塞尔索，一双眼睛含情脉脉，流露出诱人的微笑；阿特亚加分外惬意，心中觉得无比甜蜜。

那年冬天，塞尔索和一位颇有影响的行政长官的侄女结

为合法夫妻。如果阿特亚加参加法官考试，那位长官保证给他安排工作。三年过去了，在安达卢西亚一个城镇任初级法官的塞尔索带着夫人和孩子到雷斯科尔多来避暑。

有好几次他在街上看见塞西利娅·普拉，可是他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注意到他了。但是，他确实看到她很瘦，比从前瘦多了。

他这个法官后来渐渐地当了审判官，当了法庭庭长，最后老了，退休了。妻子死了，他和已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他想在雷斯科尔多度过晚年。在那个地方，对他来说，人间的诗情画意已经寥寥无几了。

他在客栈里住了几个月，可是他厌倦了那种伪劣的法国餐，决定安个家，于是开始走访出租的房屋。后来他找到了一处适合他住的三楼——虽然狭小，但是干净明亮——，一位老处女接待了他，并把那个贵而大的房间让给了他。塞尔索一开始没注意穿丧服的夫人的面孔。她以世界上最大的热情把房间一一指给他看。

他喜欢这幢房子，于是决定去见房东。那位夫人把他送到大门口时，他打量了她一下。他觉得她骨瘦如柴，完全像个幽灵，头发闪着银光，紧紧地贴在鬓角上。

“她像一条沙丁鱼，”阿特亚加心想，身后的门随之关上了。

响亮的关门声仿佛惊醒了他的回忆。堂塞尔索叫道：

“天哪！这不是那个……葬礼上那个女人吗！……她认出

我了吗？……塞西利娅……姓是卡塔卢尼亚人的……我想……对，是塞西利娅·普拉……是的。”

堂塞尔索带着他的管家搬进塞西利娅让给他的房子。实际上，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亲人了。

有一天，阿特亚加在卧室的一个壁橱里翻弄东西，发现一件闪闪发光的金属物品。他拿起来……察看……是一条用白色金属做的沙丁鱼，已经发黄，但是很干净。

“那个女人一直没忘记我！”退休的官员想，心里感到非常快活。可是，想到箭一般飞逝了的岁月，他自己觉得这种高兴的心情是荒唐的。

不过，谁也没有发现他的想法和感觉。他继续徒劳地追溯着昔日的快乐的爱情。“是的，她一直记着我，她至今保存着埋葬沙丁鱼那个夜晚我送给她的礼物就证明了这一点……”随后他又想：“可是，她把它丢在这儿，无疑认为它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把它忘记了，这也是事实……再说，天晓得是不是为了让我能见到它呢？但不管怎样，我们不能结婚，这是荒唐的。不过……女管家总比我用的这个军曹强，一定强……”

老人叹了口气，对他浪漫的追忆的平淡结尾感到可笑。

这就是生活！一个圣灰星期三，一次沙丁鱼葬礼……后来是盛大的四旬节。雷斯科尔多这样的地方，就是整个世界。欢乐，像一道闪电；而整年，却都是厌烦和忧伤。

一个寒冷、阴暗、落雨的下午，退休的堂塞尔索·阿特亚加离开娱乐场，穿着雨鞋，打着雨伞，竭力地抵御着恶劣的天气。

在狭窄的街上，他看见身后走来一支送葬的队伍。

“倒霉的运气！”他想，因为他看到了，尽管他多日患感冒不好，也必须把帽子摘下来。“夜里我要咳嗽了！”他对自己说，一面漫不经心地望着那口棺材。他在棺木头上看到了金字：“C. P. M”^①。参加葬礼的人不多，多数是老人。他认识一个卖蜡的，是他的同代人。阿特亚加问他：

“谁过世了？”

“一个叫塞西利娅·普拉的女人……我们那个时代的……您不记得了？”

“啊，记得！”堂塞尔索说。

他不胜悲伤，早把感冒忘在脑后。他夹在送葬的先生们中间向前走去。

他突然想起了他最后一次看见不幸的塞西利娅时心想的那句话：“她像一条沙丁鱼。”

总是躲在我们心里的爱开玩笑的魔鬼对他说：

“是的，很对，她是一条沙丁鱼。因此，这是‘沙丁鱼的葬礼’。你要是想笑，你就笑吧。”

^① 死者的名字，即塞西利娅·普拉。

“青 蛙”

他只有 50 岁，却像 70 岁的老人。他穿的那件长礼服却不老气，颜色是街头的流行色，即遇到溪水会发绿的那种灰色。胡子稀疏、平常，颜色和长礼服一样。口中只剩下三四颗牙了。他还穿一件衬衫。他具有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甚至哲学和神学的信仰。他是在古巴学会识字的，当时他作为一支地方连队的志愿者参加了上一次战争。现在他正倚着市政厅门廊的柱子看报，他总是借报看，因为他把仅有的几个钱全花在饮酒和吸烟上了。他是个泥水匠，不过几乎老是闲待着不干活，他和世界的发展格格不入。他年轻时，“反动的黄金”是万恶之源；现在呢，“无耻的资产者”似乎成了敌人。“好吧，”“青蛙”说过。像从前咒骂蒙昧主义和吞噬预算者一样，现在他又咒骂资产者、穿长礼服的寄生虫了。尽管由于不可克服的爱好他总是穿着长礼服，但事实上那是多亏某个可憎的资产者的慷慨馈赠。他是镇上最有名的酒鬼，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认为“青蛙”可

笑,也许把他视为了著名的垮掉的一代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说,垮掉的一代是城市的骄傲,因为他们都很聪明,他们那种富有刺激性的想象力具有新奇的、十分滑稽的特点。尽管“青蛙”思想颓废,无节制地嗜饮“巴拉·拉萨”^①(纯正的白酒),但是他没有一个敌人,甚至在他怀着傲慢的平静心情鄙视的教士阶层也没有。然而,在他对神学进行刻苦研究时,由于与其说对内容勿宁说对形式的偏见,他不只一次睡着了。当地方上的报纸强调必需追查咒骂者时,“青蛙”没有逃脱严厉的白色恐怖。但是,他出狱时没有放弃他的任何原则。当天夜里,他又像以前那样醉醺醺地、高傲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进行冷酷无情的否定和吵吵嚷嚷的咒骂。

他愿意和时代一道前进,但他拒绝成为共和党人,因为市政厅街角上的青年们都嘲笑政治。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持不同政见,因为持这种意见的人十分严肃地把他逐出了他们的团体,其轻浮的借口是,他嗜酒成癖,他是资产者们的笑料,他接受他们的小钱、衣物和其它有辱人格的东西。

但是,“青蛙”望着天空摇摇晃晃地走路,他一天到晚和老天说话,因为向云朵、向上帝诉说一切,已是他的习惯,可他却不屑于和可怜的人类交谈。不过,“青蛙”原谅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完全像对待高层和低层的教士们一样冲他们轻蔑地微笑。除了在喝酒方面和他的党的信仰(他这么说)不一致外,他还反对宣扬世界主义,因为他是爱国者,为了奇林德拉伊纳的生命,他曾冒着生命的

^① “巴拉·拉萨”,意为“光滑的炮弹”。

危险为所谓的祖国……参加过100次战斗。“西班牙的古巴万岁！”“青蛙”喊道。在这方面，他不允许开玩笑，也不允许玩新花样。共和国不过是个……神话，对，神话……但是在祖国问题上，是卡尔·马斯^①（马克思）、卡尔·梅诺斯^②，还是卡尔·恰帕^③……都没关系……因为“青蛙”在人们看见过他的地方，曾是圣母英雄营的志愿军。“赞美她，”“青蛙”又说。他仅仅和圣母一家的男人不一致，尽管是口头上的。

“我们有1000人，”他在广场上热情地宣讲说。“我们顺着通往上卡斯蒂利亚的公路行进时，我们有1000人。我们这些从古巴回来的共140人……其余的人，都死了……一个一个地全都死了！无政府主义和目无法纪万岁！对资产阶级分子要开火，再开火……但是，我和西班牙的古巴面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和这个神父臭味相投，和‘青蛙’这个地方上的圣母营的杰出老战士作对，赞美圣母……”

如果有一个警察经过那里，“青蛙”会被作为亵渎神明的人抓进警察局的。

12月间的一个寒冷的早晨，“青蛙”很早就走出他睡觉的小屋，事先照例用手揉了揉眼睛。他踏着坚硬的冰霜，向北方火车站走去，一面对手指哈着热气，对“腐烂的”云团含糊不清地说着话。他说话时吐字不清，但是内容是这个：讨厌的寒冷、讨厌的饥饿、无耻的资产阶级分子、主教、市长、省长和其他蒙

①②③ 马斯、梅诺斯、恰帕，西班牙原文意为“多、少、牌子”。

味主义者即资产者，都可恶地缺乏爱国主义。

“青蛙”前一天在一张地方报纸上看到，那天早晨将有 15 位志愿者在北方车站乘车出发，然后在科鲁尼亚搭船去古巴。一个星期前，全城就曾在爱国主义的热烈欢呼中送走了上前线的一整营步兵。人们把香烟、冷食、酒、一份份的钱送给士兵们，对他们表达了充满爱国热忱的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很好。“青蛙”最先对这种表示报以掌声。但现在……

“我担心！”走到站台上后他叹道。他骂了四五声后，人家才放他进了车站。

“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一个人也没有！……把资产阶级分子杀死！打倒存在的一切！……一个人也没有！你们就为此当英雄吧！……当然，当志愿兵的人是穷光蛋，像我，像我‘青蛙’在正当年的时候一样……他们是‘干酪’、‘皮涅利亚’、‘侯爵’、‘天花’、‘病毒’、‘残余’^①……四只猫，渣滓，对，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渣滓……来一次扫除，嗯？你说呀，无耻的资产阶级分子！来一次扫除！……你清楚地说呀！”

“青蛙”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向前走，进了一家冷清的酒馆，要了一杯白酒，把几个硬币放在柜台上，但手不离钱。那种举止是由于对老板娘缺乏信任而被迫做的一种表示。意思是说，他付得起酒钱，但不是肯定要付。

老板娘以嘲讽的目光望了望他，并不急于为他拿酒。“青蛙”完全像欧墨尼得斯^②那样皱着眉头，面对面望着可怜的老老板娘，用上百句诅咒和咒语的重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① “干酪”、“皮涅利亚”、“侯爵”、“天花”、“病毒”、“残余”，均为志愿者们的绰号。

^② 欧墨尼得斯，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

“你怀疑什么？顾客的正直还是他对……祖国的热爱？”

“他有没有尊严呢？他有没有道理呢？无论主教、市长还是母老鼠，都没有来欢送将像微不足道的将军或士官生那样为西班牙献身的 15 位英雄……”他喝了两三杯。他在柜台上留了几个硬币，把剩下的拿回来。他不断地和云朵说着话，向那群志愿者走去。他们在向手指哈热气，牙齿打着战，用脚跺着地，在准备开动的火车旁挤成一团。

“喂，‘青蛙’，还差你 5 分钱呢！……”老板娘并非不快地对 he 叫道。

“青蛙”耸了耸肩，大方地喊道：

“送给你了。”他走到那群志愿者面前，受到热情的欢迎。“干酪”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祝拉纳幸福！圣母的爱国者万岁！”

“赞美圣母。不过，腐朽的主教今天为什么不来祝福？还有市长，他何时才能停止吸烟，听不见万岁声呢？……”

“因为你们是渣滓，‘干酪’！这是一次扫除……扫掉你们的饥饿，把你们推向死亡，赶到涵洞里去，赶到葬原上去，需要……当然……在市政厅的清洁工清扫的时刻……老爷们，资产阶级分子们是不会起床的……”

实际上，车站上既没有政府官员，也没有多少围观者或爱国者。几乎一个人也没有。有倒是有，只有衣衫褴褛的女人，哭泣或傻笑的穷孩子，裹着破衣烂衫的心肝宝贝儿。那些衣衫是那些不知去……可能是为了……祖国去受苦的小伙子丢在镇上的。

“青蛙”解释不清——因为咒骂不是讲道理——，但是他

看得清楚：拨开笼罩他心灵的酒精的雾气，把他这个有名的酒鬼浸透了酒的心中产生的东西译成通常的语言，就是这些话：

“15 并不比 1 000 差。人数这么少，那些孩子并没有过错。更不要说几天前人民表现的热情了。在这些情况下，厌倦是没用的。对志愿为西班牙去死的城镇渣滓的蔑视态度，是忘恩负义，是残酷无情。志愿者是真正为国王服务的士兵，因为分派到了他头上。到那里，他们是一样的兵；但是刚开始，志愿者显得更为光荣。不要认为‘干酪’、‘侯爵’、‘天花’是因为贫穷，为了避免饥饿，为了养活母亲或老婆、孩子而被迫去的……”

不！他明白了什么……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如果没有……祖国的那个事件，他们将不会去。他们干吗不到别的地方去呢？那里有钱，但没有危险，没有艰苦的生活。为什么谁也没有想到遥远的海上或陆地上去进行其它冒险，安全地谋生，以改变家乡的贫穷呢？总之，“干酪”内心里想的，和“青蛙”当年想的一样。西班牙是什么？祖国是什么？他不清楚。音乐……里埃哥^① 的国歌，路过的军队，似懂非懂的演说，报纸上的爱国主义的只言片语……佩拉约^② ……熙德^③ ……法国对西班牙的侵略^④ ……5 月 2 日^⑤ ……“青蛙”像别的同志一样把时代都弄混了，他不清楚佩拉约和科瓦东加^⑥ 事件比达奥伊

① 里埃哥—努涅斯(1785—1823)，西班牙自由派将军，后被国王处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颂歌(乌埃尔塔作)被采用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国歌。

② 佩拉约(?—718)，哥特人，718 年在科瓦东加打败穆斯林军队，遂称阿斯图里亚斯王。

③ 熙德(1043—1099)，西班牙民族英雄。

④ 法国对西班牙的侵略，指 1808 年法国对西班牙的入侵。

⑤ 5 月 2 日，即 1808 年 5 月 2 日，马德里人民抗法起义纪念日。

⑥ 科瓦东加，奥维多省一村庄，佩拉约在那里战胜了摩尔人。

斯^① 事件发生得略早一些还是同时……不过，总之，情况是……西班牙万岁！从心里喊出来的话来自内心……总之，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很高兴，很得意，他入伍了……他作为自愿者和许多诚实的人混合在一起，和他们一样奔赴前线。他作战很勇敢，在战争中他宽恕了那里的西班牙人，原谅了反动派（今天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曾到通往上卡斯蒂利亚的公路上去欢送圣母营的战士，他们一边陪伴志愿者们走一边说：

“再说，那是什么扫除啊！圣母营带走了‘青蛙’，带走了‘蚱蜢’，带走了‘鹿’……带走了……是的，把他们都带走了。镇上只剩下一些无赖。多数人走了，没有再回来……是什么扫除啊！在许多十分理智、无可挑剔的人中，存在着城市的堕落现象，这是事实。酒鬼、赌徒、亵渎神明者，小广场上殴斗……但是在部队，大家都一样，都是志愿军！‘青蛙’和‘鹿’入伍并不只是为了有饭吃和等待什么机会。不，先生……他们是心血来潮，是受到里埃戈国歌的鼓舞，为了起义者抵抗摩尔人的斗争……为了佩拉约对法国人的战斗……总之……像其他人一样……让雷电落在资产阶级分子头上！那是什么扫除呀，嗯？啊！倘若你们在莽原上看见被扫除的人死去的话！……”

长官的哨声响了。车门关上了，人们拥抱，亲吻，流泪，神经质地大笑，疯狂地叫喊。突然，出现一阵忧伤的沉默。在沉

^① 达奥伊斯(1767—1808)，西班牙独立战争英雄。

默中，突然响起“青蛙”的声音。他开始讲话，但没人理睬他：

“喂，人民在哪里？资产阶级分子在哪里？主教在哪里？还有那些比塞塔，省议会的先生们，以及那些雪茄烟，市长先生？”

“青蛙”受到自己的讲话的鼓舞，火车开动时他头脑中产生了一个慷慨激奋的想法。

他从公路色的长礼服的口袋儿里掏出半包尚未吸掉的最廉价的雪茄烟，面带无比骄傲的表情一支支地向已经开动的火车的窗口扔去……

“给你，‘干酪’！给你，‘天花’！给你，‘草茎’……西班牙古巴万岁！”

“‘青蛙’万岁！”已经走远的志愿者们喊着。“祖国统一万岁！”

“对！对！”我们的人喊道。“祖国统一万岁！我在某年某月结婚……”

他不顾一切地骂起来，一个警察走过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住口，‘青蛙’，如果星期二你不愿意睡在星期天睡的地方的话……”

“青蛙”十分蔑视地紧紧盯着警察，没有骂他，只这样叫道：

“喂，你，去告诉主教……说他是个逃兵……西班牙古巴万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堂娜贝尔塔和其它故事

作者= (西) L . A . 克拉林著；朱景冬译

页数= 2 0 0

S S 号= 1 2 2 5 3 1 8 5

出版日期= 1 9 9 6 . 1 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堂娜贝尔塔
苏里塔
我的葬礼
别了，“小羊”！
咳嗽二重唱
顶替者
不完美的已婚女
奇里帕的皈依
两个学者
沙丁鱼的葬礼
“青蛙”